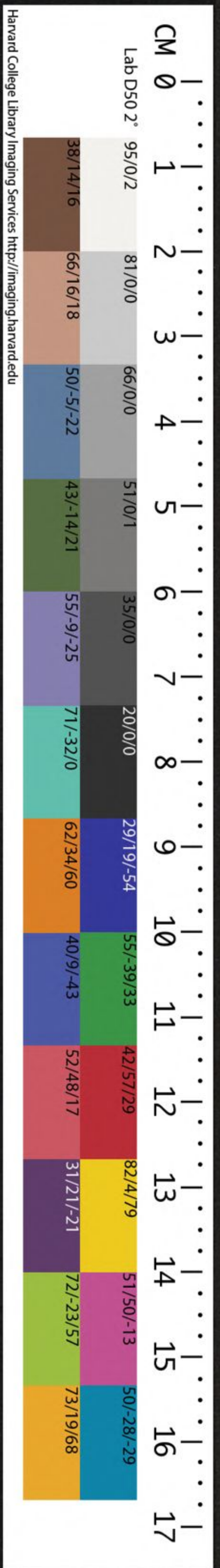


35

T 2512.2543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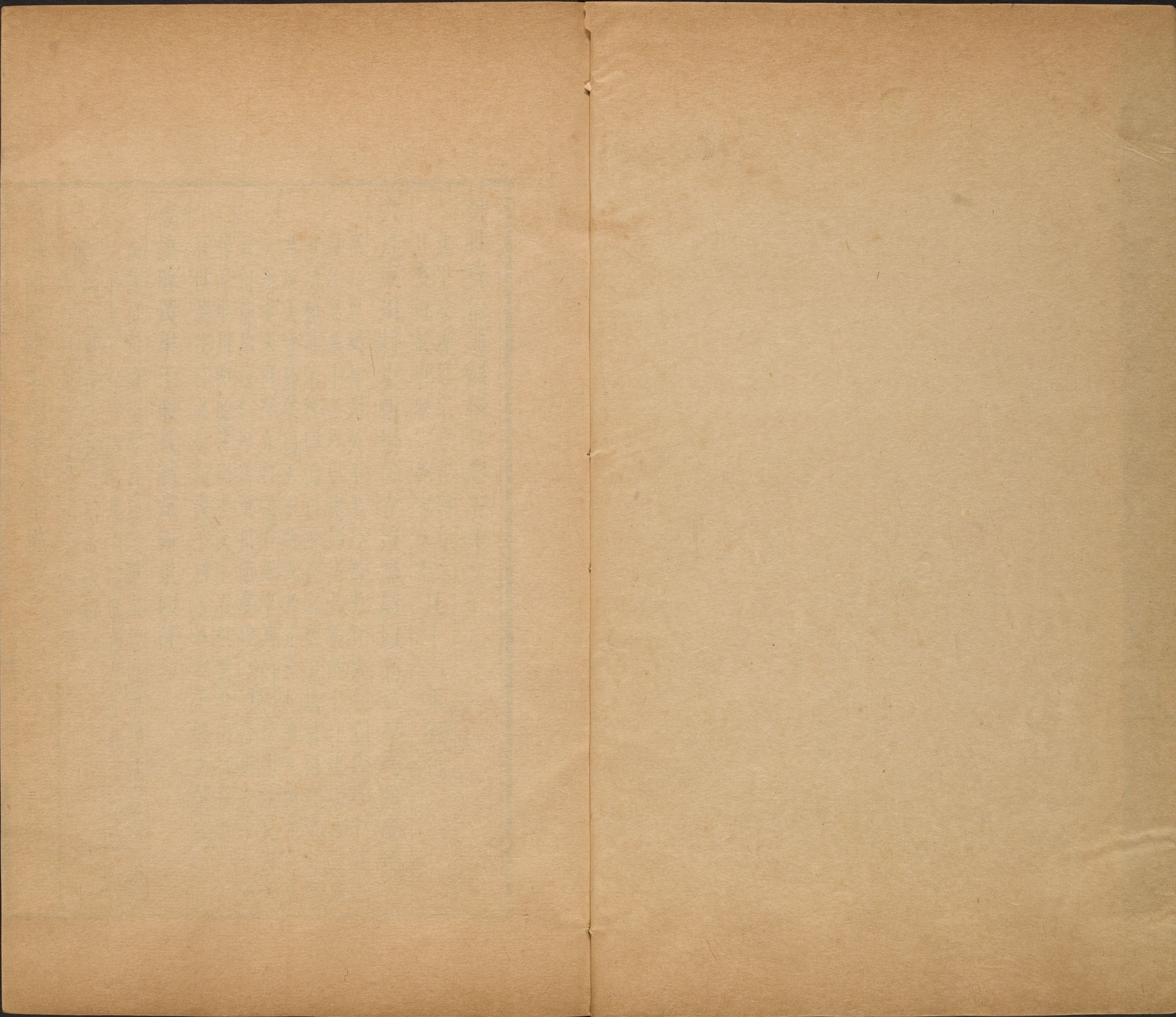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DEPOSITED B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NOV 20 1935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正編

唐 卷五十二之五十三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十二

起甲辰唐僖宗中和四年六月。盡丙辰唐昭宗乾寧三年。凡十二年有奇。

六月。東川將吏斬楊師立以降。詔以高仁厚為節度使。

高仁厚圍梓州久不下。乃為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為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如其不然。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鄭君雄大呼於眾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眾大譟。突入府。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詔以仁厚為東川節度使。
質實梓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梓潼。東川節度。注同上。文。玉石俱焚。書眉征篇。玉石俱焚。注。言火炎崑崙。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

尚讓敗黃巢于瑕丘。賊黨斬巢以降。

尚讓追黃巢至瑕丘。敗之。巢眾殆盡。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沙陀軍奪之。并斬言以獻。
質實瑕丘。縣名。注見宋明帝泰始二年。沙陀軍。注見睿宗太極元年。

天平節度使朱瑄擊秦宗權。敗之。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秦宗權縱兵四出。侵噬鄰道。天平節度使朱瑄。有眾三萬。從父弟瑾。勇冠軍中。朱全忠為宗權所攻。勢甚窘。求救於瑄。瑄遣瑾將兵。質實。天平節度。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東平合鄉。城名。統志云。在徐州城西北一百八十里沛縣。古互鄉地。互鄉。蓋孔子難與言者。

秋七月。時溥獻黃巢首。

時溥遣使獻黃巢首。并其姬妾。上御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眾。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乃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皆戮之。

集覽

時溥。姓名。感化軍節度使也。是時在徐州。質實。巴蜀。注見楚義帝元年。注見漢光武建武

二十七年。

李克用表乞討朱全忠。詔諭解之。

李克用還晉陽。大治甲兵。奉表自陳為朱全忠所圖。將佐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乞遣使按問。發兵討之。朝廷方務姑息。得表大恐。但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八表。稱全忠陰狡禍賊。異日必為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

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上累遣楊復恭等諭旨。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為之辯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稟受矣。范氏曰。天子所以制御天下者。賞善罰惡。辨是非。枉直。使人各當其所。物各安其分。而不相陵暴也。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輒欲殺之。克用不敢專兵復讐。而赴訴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為天子者。詰其孰是孰非。使征伐號令。出於天子。則誅一鎮而天下莫敢不從矣。僖宗則不然。知其直者而不恤。置其不直者而不問。不惟全忠無所忌憚。而克用心亦不服。欲兩存之。乃兩失之。自是以後。藩鎮擅相攻伐。不復稟命。以天子不足訴也。書曰。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刑罰者所以為天罰也。王者之於天下。懲勸可不明哉。集覽。子曷敢有越厥志。書泰誓篇文。蔡氏傳曰。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質實。晉陽縣名。注見周威

烈王二十三年。

書法

討者何。罪全忠也。克用親救全忠。而全忠襲之。曲在彼矣。克用不敢專兵相攻。上表請討。不可謂不知有天子者。書曰。表乞。予之也。而朝廷兩無予奪。詔諭解之。是何以為天下君哉。書詔。所以病僖宗

也。自是州鎮觀望。擅兵相攻。無復稟命。宜矣。

發明

前書全忠襲克用。則其曲固有在矣。至是又書克用乞討全忠。言討則罪在全忠。言乞則見克用不敢專兵之意。唐朝至是。蓋亦分別曲直。使之各得其所可也。兩置不問。果何為者。故綱目但書詔諭解之。以見當時臧否不分之失爾。自是而後。諸鎮交攻。無所稟受。唐室亦未如之何也已。是果誰之咎哉。

八月。以李克脩為昭義節度使。

李克用請以其弟克脩鎮潞。從之。由是昭義分為二。**質實**潞州名。注見周赧王五

注同。上文。

進李克用爵為隴西郡王。**質實**隴西郡。注見秦王政三年。○以王徽知

京兆尹事。

上以長安宮室焚毀。故久留蜀未歸。**質實**王徽。京兆人。以徽為京兆尹。招撫流散。繕治宮室。**質實**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蜀郡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

書法

書京兆多矣。未有書知京兆尹事者。此其書何徽宰相也。唐世書以為京兆尹七。詳德宗貞元九年。書知京兆尹事一而已。

冬十一月。鹿晏弘據許州。詔以為忠武節度使。

晏弘之去河中也。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其眾與之俱。晏弘猜忍。眾心不附。田令孜密遣人誘之。二建與張造帥眾數千奔行在。令孜養以為假子。拜諸衛將軍。使各將其眾。號隨駕五都。又遣諸將討晏弘。晏弘棄輿元。陷襄州。轉掠襄鄧。還據許州。自為留後。朝廷不能討。因以為節度使。**質實**河中。府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王建。許州人。行在。注見漢武帝天漢二年。興元。府名。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襄鄧。二州名。襄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鄧。注見周赧王十四年。穰。許州。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

田令孜殺內常侍曹知愨。

初宦者曹知愨有膽畧。黃巢陷長安。知愨集壯士據嗟峨山。數遣人變服。夜入長安攻賊營。賊驚疑不自安。朝廷聞而嘉之。就除內常侍。田令孜惡之。矯詔使邠寧節度使王行瑜襲殺之。令孜由是益驕橫。禁制天子不得

有所主斷。上時

質實

嗟峨山。一統志云。在西安府涇陽縣北五十里。一名巖巖。又名慈峨。

山巖雲起。輒雨。人以為候。邪

發明

盜賊縱橫。不能撲滅。藩鎮跋扈。不能制御。既失其所。以為君矣。然尚有可諉者。至於宦人擅權。

專殺不顧。雖近在左右。亦莫誰何。則是被袞冕。位黼

何益哉。

十二月。以陳巖為福建觀察使。

初。黃巢轉掠福建。建州人陳巖聚眾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觀察使鄭鑑表以自代。巖為治。有威惠。閩人安之。

質實

福建觀察使。注見德宗貞元七年。建州。注見晉武帝泰始五年。建安。閩州名。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

掠。力酌反。劫取財物也。

盜殺中書令王鐸。

鐸厚於奉養。徙義昌節度使。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華。魏博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圍而殺之。掠其侍妾。

彥禎以遇盜聞。朝廷不能詰。胡氏曰。鐸在相位。不明是非。用盧攜而沮鄭畋。信裴渥而庇宋威。一年之間。使賊大熾。及為都統。又不能式遏黃巢。更生劉漢宏一寇。然則謀議乖刺。施置乖方。政之所殺多矣。晚而陷禍。豈特驕奢汰侈之罪哉。
質實 王鐸。太原人。播之弟。義昌節度使。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滄州。魏州。注見漢成帝

緩和二年。魏郡。魏博節度。注同上文。

書法

殺王鐸者。樂從訓也。曷為書盜。罪鐸也。從訓非盜。而鐸之後。麗有以誨盜矣。罪之則何以具官。

若曰。身為首相。天子蒙塵。而侈於自奉。致寇取禍。有愧於高位甚矣。綱目書盜殺十一。詳周威烈王二十四年。費禕書大將軍。鐸書中書令。皆明不在人也。

發明

樂彥禎為節將。其子何為以盜書之。已實殺人。而託言以盜。是亦盜賊而已。王鐸書爵。豈予之

乎。鐸身為相。臣慢藏誨盜。故反書其官。以見其有愧是職。且以重樂彥禎之罪也。然則武元衡何以亦書盜殺。曰。元衡以身殉國。固非王鐸以身殉貨之比。故元衡之書官。所以美其能盡忠之義。而王鐸之書官。所以削其節度使之職也。

以馮行襲為均州刺史。

賊帥孫喜聚眾數千人攻均州。刺史呂曄不知所為。都將馮行襲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從卒太多。州人懼其剽掠。尚以為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為前道。告諭州人。無不服者矣。喜從之。既度江。伏兵發。行襲手擊喜。斬之。詔以行襲為刺史。**質實**均州。注見武元年。武當。馮行襲均州人。

光啓元年春正月。詔招撫秦宗權。

黃巢雖平。宗權復熾。寇掠焚剪。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屍以從。北至衛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極目千里。無復煙火。上將還長安。畏宗權為患。詔招撫之。**集覽**關輔。關中有

輔。質實。衛滑。二州名。衛。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滑。注見云。隋恭帝。皇泰二年。青齊。二州名。青。注見漢桓帝

永康元年。齊。注見漢景帝三年。濟南。

車駕發成都。質實。

成都府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

○淮南叛將張瓌

據荆南。郭禹據歸州。

雷滿屢攻掠荆南。淮南將張瓌。韓師德。叛高駢。據復岳二州。荆南節度使陳儒。請瓌攝行軍司馬。使將兵擊雷滿。瓌還兵。逐儒而代之。瓌性貪暴。荆南舊將。夷滅殆盡。惡牙將郭禹。慄悍。欲殺之。禹亡去。襲歸州。據之。禹。成內也。因殺人亡命。更其姓名。**集覽**禹。成內也。郭禹。本姓成。名內。**質實**荆南。軍名。注見三年。南郡。淮南。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復岳。二州名。復。注見晉孝武太元六年。竟陵。岳。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年。巴陵。歸州。注見漢和帝永元十二年。

王緒陷汀漳二州。

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刺史王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二州兵五千。人渡江。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質實**光壽。二州名。光。注見晉武帝泰始然皆不能守也。**質實**五年。弋陽。壽。注見秦王政六年。壽

春。江。洪。虔。三州名。江。注見晉明帝泰寧二年。潯陽。洪。注見漢武帝元鼎五年。豫章。虔。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南康。汀漳。二州名。按一統志。汀。本周之七閩地。秦屬閩中郡。漢屬閩越國。後為治縣地。屬會稽郡。東漢屬會稽

南部都尉。三國吳屬建安郡。晉於此置新羅縣。屬晉安郡。宋齊梁陳隋皆省。唐開元末始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因長汀溪為名。天寶初改臨汀郡。乾元初復為汀州。初治新羅。大曆中徙治白石。皆長汀縣地。五代時初屬閩王氏。後屬南唐。宋隸福建路。元改為汀州路。本朝初改為汀州府。隸福建道。漳。注見憲宗元和五年。

三月車駕至京師

京師荆棘滿城。狐兔縱橫。上凄然不樂。時朝廷號令所及。惟河西。山南。劔南。嶺南。數十州而已。**質實**京師

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縱橫。注見周安王十五年。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山南。道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劔南。道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嶺南。道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

秦宗權僭號。詔以時溥為行營都統討之。○夏四月。田令

孜自兼兩池權鹽使。

初。田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又南牙北司官共萬餘員。而上供不至。賞賚不時。士卒有怨言。令孜患之。先是安邑解縣兩池皆隸鹽鐵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

舊制。自兼兩池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論訴不已。而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驕傲。重榮數責之。匡祐脫歸。勸令孜圖重榮。乃徙重榮為泰寧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仍詔李克用以河東兵援處存赴鎮。重榮自以有復京城之功。為令孜所擯。不肯之。竟州累表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昌符昌言之。弟也。**集覽**玫莫質實南牙北司。注見文宗開成元年。安解縣。注見周赧王二十一年。兩池。注見梁武帝天監五年。鹽池。河中節度。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阪。王重榮太原人。泰寧節度。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竟州。王處存。京兆萬年人。竟州。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鳳翔節度。注見周顯王八年。岐。

書法

志禍始也。自是河中旅拒。天子再辱。則令孜之罪也。書曰自兼。深罪之。

發明

權鹽果欲追復。則播告之脩。出於天子。必待藩方服從。然後取之。則無患矣。今令孜怙權。奪而有之。遂召旅拒之爭。故特書自兼。以著其專輒無君之罪。且以見貽禍播遷之由也。

李可舉王鎔寇易定。王處存擊破之。

考異

擊當作討。

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鏐。惡李克用之疆。而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又河北唯義武尚屬朝廷。可舉等慮其害已。約共滅而分之。可舉遣其將李全忠攻易州。鏐亦遣將攻無極。盧龍裨將劉仁恭穴地入城。陷易州。李克用自將救無極。大敗成德兵。拔新城。處存夜遣兵蒙羊皮襲盧龍軍。復取易州。**質實**

易定。一州名。易。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定。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盧龍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成德節度。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義武節度。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一統志云。無極。漢之縣名。屬中山國。晉省。後魏復置。尋省。北齊又置。屬恒山郡。隋屬定州。唐屬廉州。宋。金。元。俱屬中山府。本朝改屬真定府。新城。本漢新昌侯國地。屬涿郡。東漢於郡北置北新城。唐太和中以故督亢地置新城縣。屬涿州。五代。遼。金。因之。元陞為新泰州。後復置新城縣。至元初屬雄州。本朝改屬保定府。

書法

方鎮相攻耳。書寇何。內易定也。於是易定猶稟朝命。二鎮慮其害已而攻之。是犯王土也。故書寇。是後州鎮往往無上自恣。其加之兵者。雖秦宗權不書寇而書攻矣。

六月。盧龍將李全忠殺李可舉而代之。

全忠既喪師。恐獲罪。還襲幽州。**質實** 幽州。注見高祖武德四年。李可舉自焚死。全忠自為留後。

書法

李可舉何。節度使也。曷為不書節度使。削之也。可舉嘗書寇矣。故削之。將校殺帥。有書詔以為節度使者矣。有書自為留後者矣。然必邀其大將表請節鉞也。未有直書代之者。直書代之。不用朝命也。於是綱紀掃地。天子擁虛位而已矣。後書朱謹代齊克讓。義同。

秦宗權遣將孫儒陷東都。

留守李罕之與儒相拒數月。兵少食盡。棄城。西保澠池。儒據東都月餘。焚掠而去。城中寂無雞犬。**質實**

澠池。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秋。七月。殺右補闕常濬。

濬上疏曰。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并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貶濬萬州司戶。尋賜死。范氏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故侯昌業。孟昭圖。常濬。皆以諫死。而唐亡之兆決矣。何必天變。彗孛之為妖乎。夫忠臣欲救社稷之危。人君不惟棄其言。而又戮其

身不祥莫大焉。此其國所以為墟也。

質實

萬州。注見代宗大曆十二年南浦。慧字。注見懿宗咸通五年。

書法

僖宗於是三殺諫臣矣。有不亡國者哉。

發明

當是之時。唐已亡矣。而未滅也。又殺諫臣以趣之。綱目一書再書。固非特為唐設。亦所以垂後

鑒耳。

八月以趙犇為蔡州節度使。

秦宗權攻鄰道二十餘州。陷之。唯陳距蔡百餘里。兵力甚弱。刺史趙犇日與宗權戰。宗權不能屈。詔以犇為蔡州節度使。犇德朱全忠之援。凡所調發。無不立至。

質實

陳州名。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蔡州名。注見漢

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趙犇。青州人。

王緒前鋒將擒緒。奉王潮為將軍。

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唯王潮兄弟扶其母以從。緒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令也。潮等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柰何使人棄其母乎。緒怒。命

斬其母。潮等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為之請。乃捨之。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卒有勇畧。及氣質魁岸者。皆殺之。眾皆自危。行至南安。潮說其前鋒將伏壯士篁竹中擒緒。反縛以徇。遂奉潮為將軍。引兵將還光州。約其屬所過。秋毫無犯。行及沙縣。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彥若貪暴。帥耆老奉牛酒請潮為州將。潮乃引兵圍泉州。

集覽

魁岸。注見中宗

質

實

王潮。光州固始人。南安縣名。注見中宗嗣聖七年。沙

為沙縣。尋廢。唐初復置。屬建州。後省入建安。永徽中復置。後屬汀州。南唐屬劍州。宋元仍舊。本朝改屬延平

府。泉州。禹貢揚州之域。周職方為七閩地。秦屬閩中郡。漢初屬閩越國。武帝時以其地屬會稽郡。三國吳屬建安郡。晉屬晉安郡。梁置南安郡。治晉安縣。隋廢郡。以其

地屬閩州。唐初以南安縣置豐州。貞觀初州廢。聖曆初置武榮州。治晉江縣。景雲初改置泉州。天寶初改清源

郡。乾元初復為泉州。五代時南唐置清源軍節度。宋改平海軍。元為泉州路。本朝

初改為泉州府。隸福建道。

冬十月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攻河中李克用救之。

十二月。進逼京城。上奔鳳翔。**考異**上。當作帝。**考證**上。當作帝。

十月。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為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朱玫。李昌符。亦陰附於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還滅全忠。以雪讐恥。上遣使者諭釋。冠蓋相望。朱玫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殺近侍。聲云。克用所為。於是京師震恐。令玫遣玫。昌符將本軍及神策等軍合三萬人。屯沙苑。以討王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告急於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二月。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玫。及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合戰。玫。昌符大敗。克用進逼京城。令玫奉天子幸鳳翔。長安宮室復為亂兵焚掠。無子。**質實**汴州。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除君側之遺矣。**質實**惡。注見漢桓帝延熹八年。沙苑。地名。一統志云。在西安府朝邑縣南七十里。唐置監。養隴右諸牧牛羊。以供祭祀燕會。及尚食所用。今有故城在焉。子遺。注見齊主昭業。隆昌元年。

丙午

二年春正月。田令孜劫上如寶雞。**考異**上。當作帝。**考證**上。當作帝。

書法史書討河中。此其書攻何。令孜專也。故書令孜遣。而二帥不書官。播遷之禍。令孜為之也。
發明征伐自天子出。使河中果有其罪。宦者豈得攻之。故書令孜遣朱玫。李昌符攻河中。以見其專輒無君。而二人為令孜所使。則皆有罪矣。然則克用獨無貶乎。曰。投鼠忌器。克用烏得無罪。然書克用救河中。則見曲在令孜。至書進逼京城。上奔鳳翔。則克用之罪。始不可追。而推原禍始。在令孜。尤可誅矣。此固書法之深意。所以為曲直之繩墨也。

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上還官。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令孜引兵入宮。劫上幸寶雞。從者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承旨杜讓能獨追及之。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緯等數人繼至。太廟神主皆失之。上以緯為御史大夫。使還召百官。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耻為之用。且憚蒲晉之疆。更與之合。蕭遘召玫。亟迎車駕。玫引步騎五千至鳳翔。孔緯詣宰相宣詔。蕭遘。裴澈以令孜在上側。辭疾不見。緯令臺史趣百官赴行在。皆辭以無袍笏。緯召三院御史泣謂曰。布衣親舊有急。猶當赴之。豈有天子蒙

塵而臣子累召不往邪。御史請辨裝數日而行。緝拂衣起曰。吾妻病垂死。且不顧。諸君善自為謀。請從此辭。遂復走。寶雞。鳳翔府寶雞縣。又寶雞山。在鳳翔陳倉行在。縣東。三秦記云。太白山。山西有陳倉山。山有石雞。與山雞不別。因名寶雞山。蒲晉。蒲。謂河中王重榮。晉謂晉陽李克用。質實。寶雞縣名。注初四年。陳倉。杜讓能。京兆杜陵人。審權之子。孔緯。冀州人。戮之孫。蕭邁。蘭陵人。寘之子。蒙塵。注見漢獻帝初平年。

二

書法

綱目如書却二。是年寶雞。昭宗鳳翔。

發明

僖宗荒淫不道。與宦者為一。至於大權在其掌握。雖欲悔悟。亦已無及。綱目書田令孜劫上如寶雞。令孜之罪。固不可勝誅。而所以使之至此者。誰實尸之。其為後王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朱玫李昌符追逼車駕上復走入大散關

考異

上。當作帝。考證

上。當作帝。

邠岐兵追逼乘輿。鉦鼓之聲。聞於行宮。田令孜奉上發寶雞。神策軍使王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

前。上以傳國寶授建。使負之以從。登大散嶺。李昌符焚閣道丈餘。將摧折矣。王建掖上自煙焰中躍過。夜宿板下。玫攻散關不克。嗣襄王煜。肅宗之玄孫也。為玫所得。與之俱還。鳳翔。克用還太原。重榮與玫。昌符表請誅田令孜。集覽。鉦鼓。鉦音征。鏡也。似鈴。柄中上下通。周禮以金散關也。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閣道。大散嶺路險不容行。架木為柵。而度曰閣道。嗣襄王煜。襄王名煜。煜音於云於問二反。唐制爵有九等。一曰王。二曰嗣王。其皇兄弟。皇子。皆封國為親王。親王之子承嫡者為嗣王。實。邠岐。邠。謂邠寧朱玫。岐。謂鳳翔李昌符。大散嶺。在鳳翔府寶雞縣南五十二里。嶺下有關。通褒斜大路。太原。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

發明

前書田令孜。朱玫。李昌符。攻河中。則是二人為令孜所使明矣。今又書二人追逼乘輿。則是二人

人之亂。令孜召之也。夫僖宗不君。奔竄失國。走興元。幸成都。僅乃克復。又以令孜貽禍。奔鳳翔。如寶雞。至是復走入大散關。言復。則見其奔走不一之意。為君至此。則四海雖廣。幾無容足之地矣。夫以尊無二上。臣妾萬國。一旦御失其道。奔迸四出。竄身苟免。其可賤可耻。莫此為甚。人主觀之。其亦親君子。遠小人。宵

衣盱食。彊於政治。毋至自貽伊感。可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二月。至興元。

朱玫。李昌符。使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柵險要。燒郵驛。上由他道以進。山谷崎嶇。邠軍迫其後。危殆者數四。僅得達山南。君涉棄鎮走鳳翔。百官蕭邁等。罪狀田令孜。及其黨韋昭度。請誅之。詔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調其穀十五萬斛以繼國用。重榮表稱令孜未誅。不奉詔。詔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遙領壁州刺史。將帥遙領州鎮。自三泉。唐初析利州綿谷置三泉縣。宋平蜀。先此始。然為泉者三。如小車。質實。山南西道節度使。注見周赧王輪。古盤孟品。列鼎峙。質實。四年漢中。壁州。注見高宗永徽六年。

書法

僖宗於是再走興元矣。前書車駕至興元。此其不書車駕何。散關之走。掖過煙中。夜宿板下。其從者矣。故上書走。下不書車駕。

三月。以孔緯杜讓能同平章事。○陳敬瑄殺東川節度使

高仁厚。

夏。四月。朱玫奉襄王煊權監軍國事。還京師。以鄭昌圖同平章事。

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於蕭邁曰。主上播遷六年。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什減七八。僅能復京城。主上更以勤王之功。為敕使之榮。委以大權。使墮綱紀。騷擾藩鎮。召亂生禍。攻昨奉尊命。來迎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脅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閹寺之手哉。李氏子孫尚多。相公盍改圖以利社稷乎。邁曰。主上無大過惡。正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近月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迫脅以行。足下盡心王室。止有引兵還鎮。拜表迎鑾。廢立重事。邁不敢聞命。玫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遂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煊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帥百官奉煊還京師。使邁為冊文。邁不從。乃使兵部侍郎鄭昌圖。質實。勤王。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為之。以昌圖同平章事。質實。年。綱紀。注見宋文帝元嘉元年。足下。注見秦二世三年。

田令孜自為西川監軍。

田令孜自知不為天下所容。乃薦楊復恭為中尉。自除西川監軍。往依陳敬瑄。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為利州刺史。
質實 西川道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利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葭萌。

五月。朱玫以蕭遘為太子太保。

遘遂辭歸永樂。胡氏曰。天子蒙塵。雖外諸侯。猶當奔問官守。况輔弼大臣乎。田令孜有寵用事久矣。蕭遘未嘗為上極言。令孜敗國致寇之罪。亦安可望帝自寤。而悻悻不從乎。雖不預廢立。辭撰冊文。而亦受其官保之命矣。處君臣之際如此。乃欲質實 永樂縣名。注見代宗大曆九年。悻悻音胡耿反。以辭疾自全。難乎其免矣。
質實 曆九年。悻悻音胡耿反。釋名云。怒也。

書法 朱玫以何罪蕭遘也。昌圖遘澈皆當時大臣也。天子在難。不奔走扈從。而為朱玫所以。其罪大矣。

朱玫自加侍中。以裴澈判度支。高駢兼中書令。呂用之為

嶺南東道節度使。

朱玫承制大行封拜。以悅藩鎮。受其命者什六七。高駢仍奉牋勸進。呂用之建牙開幕。一與駢同。凡駢之腹心及將校能任事者。皆逼以從。已不復吝。駢頗疑之。欲奪其權。而無如之何。用之亦懼。訪於其黨鄭杞。杞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
質實 勸進。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

六月。詔扈蹕都將楊守亮。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朱玫。

初李昌符與朱玫謀立襄王。既而玫自為宰相。昌符怒更通表與元。玫遣王行瑜將兵五萬追乘輿屯鳳州。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興元從官衛士皆乏食。上涕泣不知為計。杜讓能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黃巢。相親善。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上從之。重榮即聽命。表獻絹十萬匹。且請討朱玫以自贖。襄王媼遣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已晏駕。吾為藩鎮所推。今已受册。克用大怒。其大將蓋寓因說曰。鑿與播遷。天下皆歸咎於我。今不誅朱玫。黜李媼。無以自前。洗克用從之。燔詔書。囚使者。遣使上表。移檄進討。詔復恭假子扈蹕都將楊守亮將兵二萬出金州。與重榮克用共討朱玫。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玫合。人

情恟懼。表至上。出示從官。并諭山南諸鎮。由是帖然。然克用表猶以朱全忠為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侯三輔事寧。質實鳳州注見梁武帝大通六年南岐晏駕別有進止。質實注見漢高帝十二年鑿輿注見宋明帝泰始六年移檄注見楚義帝元年金州注見漢後主建興八年西城三輔注見漢武帝太始四年。

秋七月。秦宗權陷許州。殺鹿晏弘。

朱玫遣王行瑜寇興州。詔神策都將李茂貞拒之。**考異**提要

貞下有等字。

茂貞博野人。宋文通也。以功賜姓名。**質實**興州注見晉懷帝永嘉四年博野縣名注見唐穆宗長慶二年。

以周岳為武安軍節度使。

衡州刺史周岳發兵攻潭州。閔勗招淮西將黃皓入城共守。皓遂殺勗。岳攻拔州城。擒皓殺之。詔更其軍號。以岳為節度使。

質實衡州注見宋文帝元嘉十六年衡陽潭州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長沙武安軍節度

注同上文。

八月。盧龍節度使李全忠卒。以其子匡威為留後。

王潮陷泉州。

潮反泉州。殺廖彥若。聞觀察使陳巖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巖表潮為泉州刺史。潮沈勇有智略。招懷離散。均賦繕兵。吏民悅服。王緒自殺。**質實**福州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閩中。

冬十月。朱玫立襄王煊稱帝。改元。

發明僖宗誠為失德。然未至如桀紂之暴也。朱玫既為田令孜所使。又反令孜而逼乘輿。遂至僭立非次。妄干位號。則其罪不可得而逃矣。此綱目所以書其立煊稱帝。以正其叛逆之誅也。

十一月。董昌取越州。

董昌謂錢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鏐遂將兵攻克之。劉漢宏走台州。刺史杜雄執送昌斬之。昌遂徙鎮越州。以鏐**質實**董昌杭州人錢鏐臨安人越州注見知杭州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杭州。注見憲宗元和二年台州。注見晉孝武太元二年臨海。

書法

於是漢宏走。杜雄執宏送昌斬之。曷為不書。非書寇。非牛勗比也。故止書取。綱目之權衡審矣哉。

十二月王行瑜還長安。斬朱玫。焜奔河中。王重榮殺之。傳首行在。

楊復恭傳檄關中曰。得朱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王行瑜戰數敗。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玫首。定京城。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眾從之。遂引兵歸長安。玫怒責之曰。汝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耳。遂擒斬之。并殺其黨數百人。諸軍大亂。裴澈。鄭昌圖。奉襄王奔河中。重榮詐為迎奉。執焜殺之。百官死者殆半。函焜首送行在。刑部請御南門獻馘。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曰。焜為賊臣所逼。正以不能死節為罪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為之素服不舉。今焜已就誅。宜廢為庶人而葬其首。其獻馘稱賀之禮。請俟朱玫首至而行。素服不舉。左傳成五年君為之不舉。注。去盛饌也。質實。靜難節度。帝延熹五年。節鉞。注。見德宗貞元三年。獻馘。注。見梁武帝大通元年。大辟。注。見漢靈帝中平元年。

書法

朱玫前書討矣。此其不書誅何。行瑜不得而誅之也。行瑜玫黨。嘗寇興州。書誅。是子之以義討矣。焜稱名。不成之為帝也。然則曷為不書誅。焜之還。非焜意也。從上鳳翔。適為所得耳。故詔討之也。止書討朱玫。其稱帝也。書朱玫立。綱目之意可見矣。然則焜無罪乎。不能死拒。則其罪也。故例削其爵。

孫儒陷河陽

初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劉建鋒。戍蔡州。拒黃巢。馬殷隸軍中。以材勇聞。及秦宗權叛。儒等皆屬焉。宗權遣儒將兵攻陷鄭州。進陷河陽。儒自稱節度使。張全義據懷州。李罕之據澤州。以拒之。質實。馬殷。許州人。鄭州。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鄭城。河陽。縣名。注。見昭宣帝天祐二年。懷州。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澤州。注。見梁武帝大通六年。建州。

天平牙將朱瑾逐秦寧節度使齊克讓而代之。

瑾將襲兗州。乃求昏於克讓。而盛飭車服。私藏兵甲。以赴之。親迎之夕。甲士竊發。逐克讓而代之。質實。親迎之夕。注。見陳主伯宗光天二年。

三年春正月。以王行瑜為靜難軍節度使。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楊守亮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董昌為浙東觀察使。錢鏐為杭州刺史。

質實浙東觀察使。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

二月流田令孜於端州。**質實**端州。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

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

代北節度使李國昌卒。**考異**一本卒。誤作薨。

三月誅偽宰相蕭邁鄭昌圖裴澈。

時朝士受媢官者甚眾。法司皆處以極法。杜讓能力爭之。免者什七八。胡氏曰。蕭邁之罪。固可以死。然有拒朱攻之言。有罪狀。田令孜之奏。有不撰偽冊。棄官歸永樂之節。若裴鄭則身相襄王。其事有間矣。杜讓能為餘人力爭。而不為邁區別。惜哉。以愚考之。邁之死。由令孜崔昭度也。邁在鳳翔。罪狀令孜。并及昭度。此讓能所以不能。能。能。能。

書法

首蕭邁何罪。邁也。邁亦嘗拒攻矣。其罪之何。守不力也。於是攻逼鳳翔。百官迎媢。而邁則宰相也。使復立異。死為純臣矣。既與俱東。雖不為冊文。亦何及哉。故綱目於其為太子太保也。書朱攻以其誅之也。例書偽宰相而首叙之。所以示天下之大戒也。

車駕至鳳翔。

李昌符恐車駕還京。雖不治前過。恩賞必疎。乃以宮室未完。固請駐蹕府舍。從之。**質實**駐蹕。注見周世宗顯德三年。

鎮海軍亂。節度使周寶奔常州。

寶募親軍千人。號後樓兵。倍其廩給。軍中皆怨。而後樓兵浸驕。不可制。寶溺於聲色。不親政事。有言軍中怨望者。寶曰。亂則殺之。軍將劉浩帥其黨作亂。後樓兵亦叛。寶奔常州。迎度支。催勸使薛朗入為留後。**質實**鎮海軍節度。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常州。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毘陵。

利州刺史王建襲閬州而據之。

唐僖宗光啓三年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材遠略。不能戡濟多難。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刺史楊茂實不脩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遂茂實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部將張處裕說建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行師。部將綦母諫復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建從之。皆從之。觀。集覽。葭萌。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年。六年。綦母。復姓。注見齊明帝建武。閬州。一統志云。禹貢梁州之域。春秋爲巴國地。秦惠王滅巴。置巴郡。漢巴郡治江州。縣。東漢末劉璋改爲巴西郡。晉巴西郡徙治閬中縣。梁爲北巴郡。兼置南梁州。西魏改南梁曰隆州。又改北巴郡曰盤龍郡。隋初復廢州存。大業初復改州爲巴西郡。唐復爲隆州。先天中改閬州。天寶初改閬中郡。乾元初復爲閬州。五代時唐置保寧軍。宋初改安德軍。元至元間陞保寧府。尋改爲保寧路。後復爲府。本朝因之。隸四川道嘉陵江。源出陝西鳳縣嘉陵谷。經廣元昭化。過劍州。至保寧府。其曰閬水。巴水。渝水。漢水。皆此江之異名也。

夏四月。淮南都將畢師鐸等發兵討呂用之。克揚州。用之亡走。師鐸執高駢而幽之。

高駢遣畢師鐸將兵屯高郵。備秦宗權。師鐸與呂用之有隙。疑懼不自安。謀於腹心。皆勸師鐸起兵誅用之。師鐸曰。用之數年以來。人怨鬼怒。安知天不假手於我。誅之邪。懷寧軍使鄭漢章亦素切齒於用之。師鐸乃夜與百騎潛詣之。漢章大喜。發兵千餘人。從師鐸至高郵。與鎮遏使張神劔割臂瀝酒飲之。推師鐸爲行營使。移書境內。言誅用之。及張守一。諸葛殷之意。神劔請留高郵。師鐸漢章前至廣陵。城中驚擾。用之斷橋塞門。爲守備。而不以告駢。駢聞喧譟聲。左右乃以變告。駢驚。急召用之詰之。用之徐對曰。師鐸之衆思歸。爲門衛所遏。適已隨宜區處。儻或不已。止煩立女一力士耳。駢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爲之。勿使吾爲周侍中用之。慙懼而退。師鐸遣孫約詣宣州。乞師於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之日。迎彥爲帥。駢命用之遣一大將。以手札喻師鐸等。用之以諸將皆仇敵。恐不利於已。遣所部許戡往。師鐸始亦望駢遣舊將勞問。得以具陳。用之姦惡。見戡至。大罵。斬之。射書入城。用之焚之。擁甲入見。駢大驚曰。汝欲反邪。命驅出。自是高呂判矣。用之命諸將大索城中。

丁壯驅縛登城。自旦至暮。不得休息。又恐其與外寇通。數易其地。家人餉之。莫知所在。由是城中人亦恨師鐸。入城之晚。駢遣師鐸。師鐸不敢負恩。請以妻子為質。公但斬呂張以示師鐸。師鐸不敢負恩。請以妻子為質。會秦彥遣其將秦稠將兵三千助師鐸。攻羅城。克之。用之亡走。駢保子城。師鐸縱兵大掠。駢命撤備。與師鐸相見。交拜如賓主之儀。署節度副使。承制加左僕射。鄭漢章等遷官有差。都虞候申及說駢曰。逆黨不多。諸門尚未。有守者。令公及此夜出。發諸鎮兵。還取府城。此轉禍為福之計也。若一二日事定。恐浸艱難。及亦不得在左。右矣。駢猶豫不從。明日。師鐸果分兵守諸門。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遣使趣秦彥過江。或說師鐸曰。僕射曷者。舉兵。蓋以用之。輩姦邪暴橫。高令公不能區理。故順眾心。為一方去害。今用之既敗。軍府廓然。僕射宜復奉高公而佐之。但總其兵權。以號令。誰敢不服。用之乃淮南一叛將耳。移書所在。立可梟擒。如此則外有推奉之名。內得兼并之實。雖朝廷聞之。亦無虧臣節。使高公聰明。必知內愧。如其不悛。乃机。上肉耳。柰何以此功業付之他人。不若亟止。秦司空彼必未敢輕進。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為高氏忠臣也。師鐸不從。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求之不復見。既而宣軍焚進奉兩樓。數十間。師鐸獲諸葛殷。杖殺之。迎駢入道院。并收其親

黨十餘人幽之。

集覽

立女一力士。呂用之蓋方士也。常以妖妄人幽之。愚惑高駢。故有立女力士之說。五帝本紀

注。引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誅殺無道。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乃仰天而嘆。天遣立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周侍中。謂周質實。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淮寧軍。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廣陵縣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江都。詰之。注見明宗長興元年。宣州。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呂張。謂呂用之。張守一。猶豫。注見秦孝文王元年。兼并。注見德宗貞元十年。書法。都將幽執主帥。亂也。得書發兵。何高駢昏惑。用之姦邪。罪已大矣。而復受僞官。則賊也。故用之爵。綱目之權衡審矣。

秦宗權攻汴州。朱全忠拒擊。大破之。

秦宗權悉力攻汴州。朱全忠患兵少。以朱珍為淄州刺史。募兵於東道。珍至淄青。旬日得萬餘人。又襲青州。獲馬千匹。還至大梁。朱全忠喜曰。吾事濟矣。時蔡兵數萬環汴城。列三十六寨。全忠謂諸將曰。彼未知朱珍之至。宜出其不意擊之。乃自引兵攻之。連拔四寨。斬萬餘級。蔡人大驚。以為神。宗權自引精兵會之。全忠求救於堯

鄆。朱瑄。朱瑾。皆引兵赴之。義成軍亦至。全忠以四鎮兵攻宗權。大破之。宗權宵遁。全忠深德朱瑄。凡事之。蔡人之守東都。河陽。許。汝。懷。鄭。陝。號者。聞。質實。淄。青。二州名。宗權敗。皆棄去。宗權之勢。自是稍衰。帝泰始三年。青。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大梁郡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兗。鄆。二州名。兗。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鄆。注見肅宗寶應元年。義成軍。注見懿宗咸通十年。許。汝。二州名。許。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汝。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梁。縣。陝。號。二州名。陝。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號。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莘。

書法

宗權賊也。而又僭號。其不書寇。何。據韓簡李可。下。藩鎮多若而人矣。下。書孫儒攻揚州義同。

宣州觀察使秦彥入揚州。廬州刺史楊行密引兵攻之。

初。呂用之詐為高駢牒。署廬州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遣兵入援。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行密從之。至天長。用之及張神劔皆以其眾歸之。會秦彥將兵三萬人廣陵。自稱權知節度事。行密遂帥諸軍抵廣陵。彥閉城自守。遣秦稠出戰。敗死。士卒

死者什七八。行密即。集覽。楊行密。全史提綱注。行。胡孟。行。愍也。高駢改其名。廬江。今無為州屬縣。廬。或

作虞。刑誤。正誤。楊行密。今按。質實。廬州。注見漢景帝五年。廬

統志云。本漢龍舒縣地名。屬廬江郡。晉因之。梁始置廬江縣。及置相州。隋屬廬州。宋割屬無為州。元仍舊。本朝改屬廬州府。天長。縣名。注見梁孝元帝承聖二年。涇州。

八月。李昌符作亂。敗走。以李茂貞為招討使討之。

天威都頭楊守立。與李昌符爭道。麾下相毆。帝命中使諭之。不止。昌符遂擁兵燒行營。守立與戰。昌符敗走。保隴州。詔遣李。質實。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隴

河中軍亂。殺節度使王重榮。詔以王重盈代之。

重榮用法嚴。末年尤甚。牙將常行儒作亂。攻重榮。殺之。制以其弟重盈為護國節度使。執行儒殺之。質實。護國節度。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阪。

以李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為河南尹。

孫儒既去河陽。李罕之召張全義於澤州。與之收合餘眾。罕之據河陽。全義據東都。共求救於河東。李克用表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全義為河南尹。初東都荐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者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為之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質實**。見秦莊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質實**。東都注襄王元年三川。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陽節度使。注見昭宣宗天祐二年。河南尹。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秋八月。李茂貞平隴州。李昌符伏誅。詔以茂貞為鳳翔節

度使。

發明

昌符既聽命闞奴。又反逼車駕。罪未及討。乃復擁兵焚毀行營。故前以作亂書之。至此則正其伏誅之罪也。

○朱全忠取曹州。

全忠欲兼兗鄆。而以朱瑄兄弟有功於已。攻之無名。乃誣瑄招誘宣武軍士。遣其將朱珍。葛從周。襲曹州。拔之。又攻濮州。與兗鄆兵戰於劉橋。殺數萬人。瑄瑾僅以身免。**質實**。宣武軍。注見周顯王。周濮州鄆城人。曹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濟陰。濮州。注見周安王五年。濮陽。劉橋。地名。未詳處所。

秦彥造兵擊楊行密。大敗而還。

秦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數里。行密安卧帳中。曰。賊近告我。諸將以眾寡不敵。欲還。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眾寡。且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為前鋒。保為公破之。行密乃積金帛糧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傍。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

入寨縱掠伏兵四起俘斬殆盡。自是秦彥不復言出師矣。**質實** 俘斬注見梁武帝大通元年。

九月以張濬同平章事。○秦彥殺高駢。

高駢在道院左右無食。秦彥與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駢為厭勝。外圍益急。恐駢黨為內應。乃殺駢。并其子弟甥姪。同坎瘞之。楊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駢之在成都殺突將也。有一婦人臨刑。戟手大罵曰。我必訴于上帝。使汝他日舉家屠滅。如我今日。至是卒如其言。胡氏曰。高駢之事。豈非佛氏所謂輪迴果報者乎。曰。似之而非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若駢所得。猶未足以償數千人之怨。纔足以見天道好還之不差忒耳。若夫輪迴之說。謂死於此。生於彼。今世為人。後世為異物。負怨於陽明之界。而取償於幽陰之府。則無是理也。行密起兵赴難。於義已得。又能舉軍縞素。向城大臨。雖非其誠。亦假仁之舉也。**集覽** 戟手。兩手相擊也。其手注。抵手屈肘如戟形。集

發明 高駢擁兵叛命。信用妖人。自取亡滅。故盡削其官。以正其罪也。然不書伏誅者。秦彥不得而誅

之也。

冬十月朱全忠拔濮州。進攻鄆州。○楊行密克揚州。**質實**

揚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

廣陵城中無食。草根木實皆盡。以葶泥為餅食之。餓死者大半。宣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流血滿市。部將張審威帥麾下登城。啓關納外兵。守者皆不闕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妖尼奉仙。至是問計。奉仙曰。走為上策。乃奔東塘。行密入城。改殯駢及其族。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饑羸非復人狀。行密輦西寨米以賑之。自稱淮南留後。**集覽** 葶泥為餅。通鑑釋文曰。葶草名。爾雅謂之齧苦。今葶菜也。愚謂此說恐誤。案葶當作芡。說文。芡黏土也。徐氏曰。今人謂水中泥黏者為葶。且上文云。草根木實皆盡。則又安得有葶菜在。此必黏土無疑。隋煬帝時。江都民擣棗煮土而食。唐昭宣時。朱全忠圍劉守文於滄州。城中食盡。丸土而食。以此益信非葶菜明矣。

十一月秦宗權遣孫儒攻揚州。屠高郵。

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度淮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為副張佶劉建鋒馬殷及宗權族弟彥暉皆從抵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秦彥畢師鐸引兵與合未幾宗權召宗衡等還蔡拒朱全忠孫儒知宗權勢不能久稱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儒怒殺之傳首於全忠分兵掠鄰州衆至數萬以城下乏食還襲高郵張神劔逃歸揚州儒屠高郵行密殺神劔而阮其衆又恐孫儒乘勝取海陵命鎮遏使高勣帥其兵民悉歸府城凡數萬戶

質實

淮河名注見憲宗元和十一年蔡州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海陵縣名注見周世宗顯德

年五

閏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

朝廷以淮南久亂以全忠兼節度使全忠遣張延範致朝命於楊行密以行密為副使又以李璠為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先進為都統顧不得淮南而全忠得之意甚恨望全忠以書假道於溥溥不許璠至泗州溥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還徐汴始搆怨全忠多權數將佐莫測其所為惟館驛巡官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及全忠大悅自恨得翔晚凡軍機民政悉以咨之

質實

感化節度

注見昭宗景福二年泗州注同上年徐汴一州名徐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汴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蓋謂時溥朱全忠也

王建攻成都不克退屯漢州

王建既據閬州東川節度使顧彥朗畏之數遣使問饋陳敬瑄恐其合兵圖已謀於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遣使召之建大喜留其家於梓州帥麾下精兵一千與從子宗鑑假子宗瑤宗弼宗侃宗弁俱西至鹿頭關西川參謀李又謂敬瑄曰王建虎也奈何延之入室彼安肯為公下乎敬瑄悔遣人止之建怒破關而進拔漢州敬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阿父召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為顧公所疑進退無歸矣令孜登樓慰諭之建與諸軍羅拜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矣彥朗發兵助之急攻成都三日不克退屯漢州敬瑄告難於朝詔遣

集覽

宗鑑人名也鑑呼外反十軍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各為左右焉凡十軍也田令孜為

質實

折簡注見梁孝元帝承聖三年麾下注見漢王

邦三年梓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梓潼鹿頭關一統志云在成都府德陽縣北三十里漢州注見漢成帝

鴻嘉三年廣漢。

楊行密斬呂用之。

呂用之之在天長也。給楊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錠。埋於所居。克城之日。願備麾下。一醉之資。至是行密閱士卒。顧用之曰。僕射許此曹銀。何食言邪。因牽下腰斬之。舉家剝裂立盡。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胸。桎梏而釘之。張守一亦歸行密。復為諸將合仙丹。又欲干軍府之政。行密怒而殺之。胡氏曰。呂用之之罪固大。而楊行密久留不殺。何也。用之嘗詐牒行密為司馬。又以其眾迎之于天長。此行密所以不殺歟。夫天下之惡一也。用之既誤高駢。有如舉城以授行密。行密亦當數其罪惡。肆諸市朝。以謝揚土。乃懷其私惠而容貸之。及責餉不效。然後施刑。向使得金。其勢必將不死。是行密喜怒生殺。皆以利行。夫豈仗大義圖霸業之道哉。桐人桎梏世所謂詛也。或見高駢受誅。必以為驗。彼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又誰詛厭者哉。苟明乎理。則不以此為惑矣。
質實 食言。注見晉穆帝永和十二年。桎梏。刑具。注見宋明帝泰始元年。肆諸市朝。注見隋煬帝大業四年。詛。詛。注見漢武帝征和二年。

書法 高駢書殺。兩下辭也。此其書斬何。罪人也。罪之則曷為不書誅。行密以用之責餉不效殺之。則非義討矣。然用之有罪。非高駢比也。故特書斬。綱目於此。其權衡審矣哉。

十二月秦宗權陷荆南。

張瓌畱其將王建肇守城而去。遺民纔數百家。

錢鏐取潤州。

質實 潤州。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

文德元年春正月孫儒殺秦彥畢師鐸鄭漢章。

彥等之歸孫儒也。其眾猶二千餘人。其後稍稍為儒所奪。裨將唐宏知其必及禍。恐併死。乃誣告彥等潛召汴軍。儒殺彥等。以宏為馬軍使。

以朱全忠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

蔡將石璠寇陳毫。朱全忠遣朱珍葛從周將兵擊擒之。詔以全忠為都統代時溥。諸鎮兵皆受節制。
質實 陳毫。二州名。陳。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毫。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二月。以楊行密為淮南留後。

張廷範至廣陵。楊行密厚禮之。及聞李璠來。怒有不受之色。廷範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軍赴鎮。全忠從之。至宋州。廷範逃歸曰。行密未可圖也。乃奏以為留後。

上至長安。**考異**上。當作帝。○魏博軍亂。逐其節度使樂彥禎。推

牙將羅弘信知留後事。

魏博節度使樂彥禎驕泰不法。築羅城方八十里。人苦其役。子從訓凶險。聚亡命為親兵。牙兵疑之。籍籍不已。從訓逃出。彥禎以為相州刺史。從訓遣人至魏。運甲兵金帛。交錯於路。牙兵益疑。彥禎懼。請避位為僧。眾推牙將羅弘信知留後事。弘信引兵出與從訓戰。敗之。**集覽**籍籍。漢江都王建傳國語之意。又劉屈氂傳事籍籍。如此注。籍籍。猶言紛紛也。**質實**相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羅弘信。魏州貴鄉人。

張全義襲河陽。李罕之奔澤州。

初罕之與全義刻臂為盟。相得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復貪暴。意輕全義。聞其勤儉。力穡。笑曰。此田舍一夫耳。屢求穀帛。全義皆與之。小不如所欲。輒械主吏杖之。河南將佐皆憤怒。全義竭力奉之。罕之益驕。罕之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為資。至是悉眾攻絳州。降之。進攻晉州。王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潛發屯兵夜襲河陽。黎明入城。罕之踰垣走。全義盡俘其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罕之奔澤州。求救於李克用。**質實**絳州。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東雍州。晉州。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東。黎明。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澤州。注見梁武帝大通六年。年。建州。

三月朔。日食。既。質實日食既。注見漢惠帝七年。

書法食既。大變也。綱目書食既十有二。詳漢惠帝七年。自漢惠帝以來。未有無其應者。於是三月食既。未改月而國有大喪。變不虛生。信哉。舍是無書食既者矣。

○立壽王傑為皇太弟。帝崩。太弟即位。**考證**當作太弟。傑即位。

上疾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群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為皇太弟。

監軍國事。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入居少陽院。宰相以下就見之。上崩。遺制太弟即位。更名敏。以韋昭度攝冢宰。昭宗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祚之始。中外忻忻焉。范氏曰。宦者利於幼弱。欲專威權。以長而立。則已無功。故必有所廢置。謂之定策。夫立君以為天下。而宦者以私利已。既以援質實。大漸。注見周世宗立為功。未有不亂國家者也。質實。顯德六年。吉州名。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安成。壽州名。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壽陽。冢宰。官名。注見陳宣帝大建九年。忻忻。喜悅之貌。與欣通。

書法

賀善贊曰。僖宗之篇。非盜賊無書者。然有三事。自唐以來所未有。殺三諫臣是也。即此足以決唐之必亡矣。

夏四月。孫儒襲揚州。陷之。

孫儒陷揚州。自稱節度使。楊行密將奔海陵。袁襲勸行密歸廬州。再為進取之計。從之。

李克用遣兵攻河陽。朱全忠救却之。

李克用以其將康君立督騎七千。助李罕之攻河陽。張全義嬰城自守。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丁會等將兵數萬救河陽。李存孝戰敗。君立懼。引兵還。全忠表會為留後。張全義復為河南尹。全義德全忠出已。盡心附之。給其糧仗。李罕之為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專以寇鈔為事。自懷孟晉絳。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田無麥禾。邑無煙火。質實。寇鈔。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五年。懷孟。者。殆將十年。質實。二州名。懷。注見宋順帝昇明二年。孟。注見昭宗天祐二年。

羅弘信殺樂彥禎及其子從訓。詔以弘信知魏博留後。○以郭禹為荆南留後。

郭禹擊荆南。逐其帥王建肇。詔以禹為留後。荆南兵荒之餘。止有一十七家。禹厲精為治。撫集彫殘。通商務農。晚年殆及萬戶。時藩鎮各務兵力相殘。莫以養民為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久之。朝廷遂質實。華州。注見以禹為節度使。禹奏復姓名為成汭。質實。立宗開元

十年。

五月。朱全忠擊蔡州。克其外城。

全忠既得洛孟。無西顧之憂。乃大發兵擊秦宗權。大破之。克北關門。宗權守中州。全忠分諸將為二十八寨。以環質實。洛州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六月。以韋昭度為西川節度使兼西川招撫使。

陳敬瑄與王建相攻。貢賦中絕。建以成都尚彊。欲罷兵。周庠綦母諫以為不可。請據邛州為根本。建曰。吾在軍中久。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則衆心易離。不若疏敬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為帥而佐之。則功庶可成。乃使周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彥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他鎮。以靖兩川。初黃巢之亂。上為壽王從幸蜀。徒行疲乏。卧礮石上。田令孜自後至。以鞭拂之。使前。上心銜之。及即位。使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上方憤藩鎮跋扈。欲以威制之。會得彥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乃以昭度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徵敬瑄為龍武統軍。跋扈。注見德宗貞元十六年。

集覽

邛州。注見漢帝立更始二年臨邛兩川謂

質實

邛州。注見漢帝立更始二年臨邛兩川謂

東川潼川州。西川成都府。

秋八月。楊行密圍宣州。

楊行密畏孫儒之逼。欲輕兵襲洪州。袁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兵彊食足。未易圖也。趙錙新得宣州。怙亂殘暴。衆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采石濟江。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破錙必矣。行密從之。錙將蘇塘等出戰。大敗。行密遂圍宣州。**質實**鍾傳。萬載人。江西道名。注見梁孝元帝承聖二年。

質實

鍾傳。萬載人。江西道名。注見梁孝元帝承聖二年。

秦秣陵縣地。隋為江寧縣。唐上元初改江寧為上元縣。因年號為名。南唐復析置江寧縣。而上元為縣如故。宋元仍舊。本朝因之。為應天府。治所仍屬焉。采石。山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銅官。山名。在池州府銅陵縣南一十里。又名利國山。有泉源。冬夏不竭。可以浸鐵。烹銅。舊嘗於此置銅官場。

朱全忠遣兵擊徐州。大破其兵。遂取宿州。**質實**宿州。注見

元○冬十月。葬靖陵。**質實**靖陵。一統志云。在西安府乾州城東北一十里。○十二

月。蔡將申叢執秦宗權以降。以王建為永平軍節度使。削

陳敬瑄官爵

陳敬瑄田令孜。聞韋昭度將至。治兵完城以備之。詔割

平。蜀。黎。雅。置永平軍。以王建為節度使。削敬瑄官爵。

〔質實〕蜀黎雅三州名。蜀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崇慶黎

昭宗皇帝龍紀元年春正月以劉崇望同平章事〔質實〕劉

崇望。州城人。政會七世孫。○王建攻彭州。陳敬瑄遣兵救之。大敗。

初感義節度使楊晟為王行瑜所逐。棄興鳳。走據文龍

成。茂。四州。田令孜使守彭州。王建攻之。陳敬瑄使眉州

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壁新繁。以救之。建大破之。晟懼。徙屯三交。

〔質實〕感義節度。注見年興鳳二州名。興注見晉懷帝永嘉四年畧陽鳳注見

梁武帝大通六年南岐。文龍成茂四州。文注見漢後主

炎興元年陰平。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平武。成

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下辨。茂注見漢武帝元鼎

六年冉駝。〔彭州〕注見中宗嗣聖六年眉州注見太宗貞

觀二十二年〔新繁〕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繁。三

交。一統志云。城名。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北四十二里。三

國魏司馬懿與漢諸葛亮相拒於此築城。苻秦武都郡

治此。二月。秦宗權伏誅。○三月。進朱全忠爵東平郡王。〔質實〕東

郡。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書法〕書進某爵何。上命也。漢魏晉末。書某進爵為王

命者。豈反勝於漢魏晉歟。君弱臣強。不得不進之也。

○夏六月。李克用拔磁洛。殺孟方立。

李克用大發兵。遣李罕之。李存孝。攻孟方立。拔磁洛。方

立遣大將馬漑將兵數萬拒之。大敗。克用乘勝進攻邢

州。方立性猜忌。諸將不為用。懼。飲藥死。弟遷。素得士心。

眾舉為留後。求援於宣武。朱全忠遣大將王虔裕將精

甲數百。赴之。〔質實〕孟方立邢州人。磁洛。二州名。磁注見隋文

平。邢州。注見楚義帝元年襄國。以楊行密為宣歙觀察使。

楊行密圍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錕。錕將奔廣陵。田頴追擒之。未幾。城中執進思以降。行密入宣州。諸將爭取金帛。徐溫獨據米。困為粥。以食餓者。錕將周本。勇冠軍中。行密以為裨將。錕既敗。左右皆散。惟李德誠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詔以行密為觀察使。朱全忠與錕有舊。遣使求之。袁襲勸行密斬首還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集覽欲成吾大功邪。何為折吾股肱也。頴名也。音質實。
宣歙觀察使。注見德宗建中元年。田頴。於倫反。
合肥人。米困。困。丘倫反。倉廩之圖者。

秋七月。朱全忠攻徐州。不克。引兵還。

全忠遣朱珍攻徐州。拔蕭縣據之。時溥與相拒。全忠欲自往臨之。珍命諸軍皆葺馬廐。李唐賓部將嚴郊獨惰。慢軍吏責之。唐賓怒。見珍訴之。珍怒。斬之。白全忠云。唐賓謀叛。敬翔恐全忠乘怒倉猝處置違宜。故留使者。逮夜然後自之。全忠果大驚。翔因為畫策。收唐賓妻子繫獄。遣騎往慰撫。軍中始安。七月。全忠至。珍出迎。執而誅之。進攻時溥。會質實大兩。引兵還。蕭縣。注見漢帝立更始二年。倉猝。反。馬廐。廐。居又。反。馬枋也。

冬十月。平盧節度使王敬武卒。

質實

平盧節度。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

軍中推其子師範為留後。

十一月。上更名曄。

考異

上。當作帝。

上祀園丘。

考異

上。當作帝。

上將祀園丘。故事中尉樞密。皆袂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襴笏。至是。又令有司制法服。孔緯及諫官禮官。皆以為不可。上出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當。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於是宦者始服劔佩侍祠。上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張濬。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是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况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壯士為假子。使典禁兵。或為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土心。衛國家。豈反邪。上曰。然則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復恭假子天威。軍使守立。勇冠六軍。上欲討復恭。恐守立為亂。謂復恭曰。朕欲得守立。在左右。復恭見之。上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

徐打進銀...
鑰。不暮年。擢至天武都頭。俄加平章事。及謝日。臺吏申請班見百僚。孔緯判不集。順節不悅。他日語微及之。緯曰。宰相師長百僚。故有班見。相公職為都頭。而於政事堂班見百僚。於意安乎。順節不敢復言。朱全忠求領鹽鐵。緯謂進奏吏曰。朱公須此職。非與兵不可。全忠乃止。胡氏曰。僭亂之事。未有不微而著。故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臯陶曰。五服五章。集覽。襖衫。車服志。馬哉。故亂之所生。則衣服以為階也。周上議。三代深衣。請襪袖襪。為士人上服。開髻者名鞅髻。衫。庶人服之。即今之四襟衫。史紹釋文曰。襖。音際。桂反。衣。裾分也。襪。笏。馬周以三代有深衣。因于其下著襪及裾。名襪衫。以為上士之服。今舉子所衣之服是也。笏。周制也。晉宋以來。謂質實。圖丘。注見梁敬帝太平二年。中尉官名。注之手板。見憲宗元和十五年。潘邸。注見肅宗上元二年。太極殿。注見太宗貞觀十七年。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矍然。注見隋煬帝大業四年。天威軍。注見秦王政十八年。六軍。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管鑰。注見晉明帝太寧三年。天武都頭。天武軍號。都頭。官名。注見乾寧四年。

十二月田令孜殺劉巨容。

戊庚

巨容能燒藥為黃金。田令孜求其方不與。恨之。至是殺巨容。滅其族。

發明

前書令孜流端州。今已三載。尚能殺劉巨容。則是實未嘗流也。闖奴桀黠變詐。一至於此。則當時朝綱國政。從可知矣。若夫巨容養寇遺禍。死有餘罪。故雖書殺而不具其官。

大順元年春正月。群臣上尊號。李克用拔邢州。

王建攻邛州。

王建攻邛州。陳敬瑄遣其大將楊儒將兵三千。助刺史毛湘守之。儒登城見建兵盛。歎曰。唐祚盡矣。王公治衆。嚴而不殘。殆可以庇民乎。遂帥所部出降。建養以為子。更名宗儒。留判官張琳為邛南招安使。引兵還成都。韋昭度營於唐橋。建營於東閭門外。質實。邛州。注見漢帝事。昭度甚謹。簡資。嘉戎。四州皆降。邛。成都府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唐橋。未詳處所。簡資。嘉戎。四州。簡。注見代宗永泰元年。資。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一年。資中。嘉。注見僖宗中和元年。戎。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犍為。

二月。楊行密取潤州。

李克用攻雲州。

克用將兵攻雲州。克其東城。防禦使赫連鐸求救於盧龍。李國威將兵三萬赴之。克用引還。

質實

雲州。

注見秦王政三年雲中。

以楊行密為寧國軍節度使。

質實

寧國節度。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

夏四月。詔削奪李克用官爵屬籍。以張濬為招討制置使。

會諸道兵討之。

赫連鐸、李匡威請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為國患。臣請與河北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為統帥。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復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為已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薄其為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上從容與濬論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彊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募兵。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為不可者十六七。杜

讓能。劉崇望亦以為不可。濬欲倚外勢以擠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為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也。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孔緯曰。濬言是也。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鎮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上以二相言協。僉俛從之。曰。茲事付卿二人。無貽朕羞。乃以濬為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使。孫揆副之。濬奏給事中牛徽為行營判官。徽曰。國家以喪亂之餘。欲為英武之舉。橫挑疆寇。吾見其顛沛也。遂以衰疾固辭。濬發京師。言於上曰。俟臣先除外憂。然後為陛下除內患。楊復恭竊聽聞之。餞濬於長樂坡。屬濬酒。濬辭。復恭戲之曰。相公仗鉞專征。作態邪。濬曰。侯平賊還。方作態耳。復恭益忌之。濬會諸道兵於晉州。**集覽**。僉俛。與龜免通。詩。恭益忌之。濬會諸道兵於晉州。**集覽**。僉俛。與龜免通。詩。堪。心所不欲。而勉彊為之。曰。龜免。龜。又或作閔。漢谷永傳。閔免遁樂。橫挑。去聲。不順理也。挑。土聲。戲弄也。

質實

謝安。晉元帝時人。裴度。唐憲宗時人。從容。注見秦二世三年。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山南。道名。

注見周顯王八年岐。沙陀。處月別種。注見睿宗太極元年。跋扈。注見漢質帝本初元年。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

御批通鑑綱目卷五十三
建安七年。孫揆。博州武水人。逃五世孫。長樂坡。一統志云。在西安府城東北一十二里。澧水西岸。漢長樂官在北。其西。

書法

書削奪李克用官爵會兵討之。其名甚正。然考之當時。克用未見可誅之罪。則朝廷是舉。乃無名之師。爾師既無名而猶書討者。所以存朝廷之體也。若夫張濬以宰臣而為制將。則其為主謀之人明矣。他日僨軍而貶。又誰咎哉。

昭義軍亂。殺留後李克恭。朱全忠取潞州。李克用遣兵圍

之。詔以孫揆領昭義節度使。

考異

舊刊諸本詔以至度使一十字誤作分註。今特

增之。

初李克用巡潞州。以供具不厚。怒節度使李克脩。詔而笞之。克脩慙憤成疾。克用表其弟克恭為留後。克恭驕恣。不曉軍事。潞人素樂克脩簡儉。以其死非罪。憐之。昭義有精兵號後院將。克用將圖河朔。令克恭選五百人送晉陽。克恭遣其將馮霸部送至銅鞮。霸劫其眾以叛。牙將安居受帥其黨作亂。克恭自焚死。霸引兵入潞。

自為留後。朱全忠遣河陽留後朱崇節將兵入潞州。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孝將兵圍之。詔以孫揆領昭義節度使。

集覽

銅鞮。漢地志。上黨有銅鞮縣。今屬沁州。案沁州本銅鞮縣地。括地志云。銅鞮故城在潞州西六

十五里。在太原府東南。鞮。丁兮反。

質實

河朔二州名。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銅鞮縣名。注見高祖武德

八年。沁州。

六月。朱全忠為宣武宣義節度使。

考異

朱上漏以字。

更名義成。軍曰宣義。

質實

宣武軍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宣義軍名。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

秋。八月。李克用執招討副使孫揆以歸。殺之。

七月。官軍至陰地關。朱全忠遣驍將葛從周將千騎。潛自壺關夜抵潞州。犯圍入城。又遣別將攻李罕之於澤州。奏請遣孫揆赴鎮。張濬亦恐昭義遂為汴人所據。使揆將兵二千趣潞州。八月。發晉州。李存孝聞之。以三百騎伏於長子西谷中。擒揆。及中使韓歸範。獻於克用。克用欲以揆為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邪。克用怒。命鋸之。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用板夾。汝豈知邪。乃以板夾而鋸之。至死。

罵不絕聲。**集覽**長子。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質實**陰地關。一統志云。在平

汾水西。壺關。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

書法

於是揆罵賊死。不書死之何。書執殺。所以罪克用也。然身為招討。不備不虞。揆亦不得受其咎矣。故不書昭義節度。書招討。

發明

孫揆死節而不書其死節。克用拒命而不書其拒命。則亦以朝廷是舉。出於無名。其曲在我。故也。然則克用遂無罪乎。既書執招討副使。又書以歸殺之。尚何待於貶絕而後見其惡哉。

九月。朱全忠遣兵圍澤州。李克用養子存孝與戰破之。復取潞州。

汴軍之初圍澤州也。呼李罕之曰。相公每恃河東。今張相公圍太原。葛僕射入潞府。旬日之間。沙陀無穴自藏。相公何路求生邪。及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繞汴寨。呼曰。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得爾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鬪。鄧季筠亦驍將也。引兵出戰。存孝生擒之。餘眾遁去。存孝大破之。復攻潞州。葛從周亦走歸。全忠時軍河

陽。亦引還。克用以康君立為昭義留後。存孝為汾州刺史。存孝以不得昭義。憤恚始有叛志。**質實**張

公。謂張濬。葛僕射。謂葛從周。汾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河。

發明

養子未有書。而此書之者。所以著其他日叛父之罪耳。若夫嗣源亦書于下者。又以志其傳襲之始。其立義之意精矣。

李匡威攻蔚州。李克用養子嗣源擊走之。

嗣源性謹重廉儉。諸將相會。各自詫勇略。嗣源獨默然。徐曰。諸君喜以口擊賊。嗣源但以手擊賊耳。眾慚而止。

質實

蔚州。注見楚義帝元年代國。李嗣源。胡人。名邈。佶烈。為李克用養子。更名嗣源。

王建克邛州。

邛州刺史毛湘。本田令。收親吏。王建攻之急。食盡。救兵不至。湘謂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曰。吾不忍負田軍容。吏民何罪。爾可持吾頭歸王建。乃沐浴以俟刃。可知斬湘以降。建入邛州。以張琳知留後。繕完城隍。撫安夷獠。經營蜀雅。引蜀雅。蜀。即秦蜀郡。唐分益州四縣地立兵還成都。**集覽**蜀雅。今崇慶府是。雅。本秦嚴道縣。漢以

隸蜀郡。西。質實。田軍容。田令孜嘗為觀軍容使故云。蜀魏置雅州。雅。二州名。蜀。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崇

慶。雅。注見僖宗中和二年。

冬十月王建取蜀州。

李克用遣兵拒官軍於趙城。官軍潰。張濬韓建遁還。

官軍出陰地關。克用遣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鎮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其營。存孝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禁軍自潰。河東兵乘勝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戰又敗。靜難鳳翔保大。定難之軍先度河西歸。濬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與韓建閉城拒守。存孝攻晉州三日。語其眾曰。張濬宰相。俘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軍。濬建乃得遁去。存孝取晉絳二州。大掠慈隰之境。先是克用遣韓歸範歸。附表訟寃曰。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麗助。翦黃巢。黜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為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辭。今張濬既已出師。則臣故難束手。已集蕃漢兵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鬪。若其不勝。甘

從削奪。不然。輕騎叫闔。頓首丹陛。訴姦回於宸座。納制救於廟廷。然後自拘司敗。恭俟鈇質。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濬建至河陽。徹屋為楬。以濟師。徒失亡殆盡。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濬至晉州。全忠方連兵。徐鄆鎮魏倚河東為扞蔽。皆不出兵。兵未交而孫揆被擒。楊復恭復從中沮之。故濬軍望風自潰。集覽。易定。易。本秦上谷郡地。漢置涿郡。今州城即涿郡故安縣也。定。本春秋白狄地。戰國為中山國。唐置定州。今改中山府。叫闔。猶言叩門也。丹陛。階也。所由升殿也。杜佑通典曰。以丹朱淹泥塗之。故謂之丹陛。宸座。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斧展。司敗。注見梁武帝天監十四年。鈇質。注見秦二世三年。質實。趙城。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靜難。軍名。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幽。鳳翔。軍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保大。軍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鄜。定難。軍名。未詳沿革。易定。二州名。易。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定。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鄜延。二州名。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延。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統萬。蒲潼。謂蒲津關潼關也。注見梁武帝大同元年。及漢獻帝建安十六年。鎮魏。二州名。鎮。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魏。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書法 書遁還何罪。濬等也。唐之愈弱。濬為之。自是不復。得而不復。克用官爵加中書令矣。自是不得不復。陳敬瑄官爵矣。自是而啓王建逐昭度之謀。自是而成王建專殺敬瑄之威。皆此故也。故書遁還而去其官矣。

發明 書遣兵拒官軍。則見不敢盡銳之意。書官軍潰。則見官軍自潰之意。書濬建遁還。則見二人逃竄幸免之意。夫以藩鎮跋扈。所宜誅討。亦必有詞可執而後可。昭宗當削弱之時。聽謀不審。一舉敗衄。張濬輕儇小人。淺謀誤國。唐祚自是益微。以至滅亡。綱目權其輕重。書之于冊。其是否得失。瞭然在目。皆可考而

知矣。

復置昇州 **質實** 昇州。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二年春正月。朱全忠攻魏博。羅弘信拒之。不克。請和。全忠乃還。

初全忠假道于魏以伐河東。羅弘信不許。乃自黎陽濟河擊魏。丁會葛從周取黎陽臨河。龐師古霍存下淇門。

亥辛

衛縣。全忠自以大軍繼之。弘信軍于內黃。全忠擊之。五戰皆捷。弘信懼。遣使厚幣請和。全忠乃還。魏博自是服

於 **集覽** 黎陽。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臨河。縣名。屬相州。今滑州白馬縣臨河店是。故城尚存。在滑州東

北五十五里。淇門。本朝歌地。今置淇州。屬衛輝路。酈道元云。淇水出河內。共北山東入河。或曰。淇水出林慮西

山。有奧水流入淇水。詩所謂淇奧者也。衛縣。周武王封康叔於衛。即此地。後置衛州。商紂所都。朝歌故城存焉。

內黃。縣名。屬滑州。在 **質實** 臨河。縣名。一統志云。本漢黎州東北百二十里。陽縣地。隋初析置臨河縣。屬

東郡。唐初屬澶州。後屬魏州。五代晉屬鎮寧軍。宋屬開德府。金省之。故址在大名府開州西六十里。淇門。縣名。

未詳沿革。衛縣。未詳沿革。內黃。縣名。漢初所置。屬魏郡。東漢及曹魏皆因之。晉屬頓丘郡。後魏省入臨漳。隋復

置。屬相州。唐初屬黎州。貞觀中還屬相州。天祐中屬魏州。宋屬大名府。金屬滑州。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大

名府。

孔緯張濬罷。以崔昭緯徐彥若同平章事。

貶孔緯張濬遠州刺史。復李克用官爵。 **考異** 濬下漏為字。

李克用上表曰。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溫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各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於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俟指麾。於是再貶緯。濬復克用官爵。使歸晉陽。楊復恭遣人劫孔緯於長樂坡。資裝俱盡。**質實**。河。中。府。名。注。見。周。報。王。十。二。年。蒲。年。三。年。樂。坡。資。裝。俱。盡。

孫儒攻宣州。

孫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轉戰而南。楊行密城戍皆望風奔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行密守備尚未固。衆心危懼。夜使其將臺濛將五百人屯溪西。濛使士卒傳呼。往返數四。從立以為大眾繼至。遽引去。儒前軍至溧水。行密使將李神福帥精兵襲之。俘斬千人。朱全忠遣使與行密約共攻儒。儒恃其疆。移牒藩鎮。數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侯平宣汴。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於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充食。**質實**。東溪。未詳處所。唯徽州府黟縣治東有東溪橋。或疑卽此。明者察之。溧水。未詳處所。藩鎮。注見肅宗上元二年。宣汴。二州名。宣。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汴。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除君側之惡。注見漢

桓帝延熹八年。

二月。加李克用中書令。貶張濬繡州司戶。

考異

濬下漏為字。

張濬奔華州。依韓建。與孔緯密求援於朱全忠。全忠表訟其寃。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范氏曰。李克用有復唐社稷之功。朱全忠欲殺之。而朝廷不詰。全忠與諸鎮以請討克用。則遠從之。有功者見討。有罪者不誅。昭宗所以失政。而海內愈亂者。由張濬為此役也。唐之將亡。譬如人有必死之疾。使和扁救之。未必能起也。而庸醫妄藥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不攻。豈不速其死乎。**集覽**。和扁。皆古良醫也。左傳。昭使醫和視之。扁鵲。注見高祖武德八年。林見漢高帝十二年。**質實**。華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

三月。復陳敬瑄官爵。詔顧彥朗王建罷兵。

韋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陳敬瑄。三年不能克。饋運不繼。朝議欲息兵。故有是命。

以王師範為平盧節度使。

師範初為留後。梓州刺史張蟾不從。起兵討之。至是師範遣其將盧弘擊梓州。弘引兵還攻師範。師範使人迎之。仍請避位。弘以師範年少。信之不設備。師範密謂小校劉鄩曰。汝能殺弘。吾以汝為大將。弘入城。師範伏甲而饗之。鄩殺弘於座。師範慰諭士卒。自將以攻梓州。殺蟾。以鄩為馬步副都指揮使。詔以師範為節度使。師範和謹好學。每本縣令到官。師範輒傳儀衛往謁之。命客將挾令坐聽事。自稱百姓拜之於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也。

質實

梓州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樂陵桑梓二木名。注見漢獻帝建

安十年。

夏四月。彗星見。赦天下。

彗星出三台。入太微。長十丈餘。胡氏曰。天人之際。精稷相盪。善惡相推。天變見乎上。則人事動乎下。人事失於下。則天變作乎上。所以然者。天人一理。上下同流。故也是以為君者。必脩大人之德。以居天位。先天而天不違。則感之者順也。後天而奉天時。則應之者正也。是以三光全。寒暑平。雖有舛戾。亦不為咎。今星孛三台。入太微。三台。宰輔也。太微。帝庭也。其象著矣。其戒明矣。使君相仰而察。俯而思。各正厥事。欲銷去之。禍之來也。庶可禦。

乎。乃徒以赦令禳之。惡人幸焉。良民病焉。於是上帝震怒。不復可解。而姦雄好亂之人。各勵其芒氣。以掃王室。如彗之集覽。精稷注見漢元帝永光二年。大人之德。易為矣。乾卦利見大人。君德也。伊川傳曰。大人。大德之人也。惟在閑邪。邪既閑。則誠存矣。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已而正物也。皆大人之事。先天而天不違。乾卦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謂天理未露。聖人開之。則天亦不可違其理。天理已露。聖人用之。乃所以奉順其時之運行也。先悉薦反。朱氏附錄。問先天弗違。後天奉天。聖人與天為一。安有先後之殊。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釐。

質實

彗星注見周顯王八年。三台星名。注見漢

武帝元封元年。太微星名。注見漢靈帝光和五年。

書法

書譏也。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書彗星十有七。詳周顯王八年。蓋大異矣。昭宗應天之道。如是而已。故

而巳。故書譏之。

王建逐韋昭度。還攻成都。

成都城中乏食。棄兒滿路。餓殍狼籍。吏民多謀出降。敬瑄悉捕其族黨。誅之。王建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柰

何棄之。周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於是建表敬瑄。令攻罪不可赦。願畢命以圖成功。復說昭度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也。相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之。敬瑄疥癢。責建可辦也。昭度猶豫未決。建擒其親吏駱保於行府門。嚮食之。昭度大懼。遽稱疾。以印節授建。即日東還。建送之出劔門。即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急攻成。都。環城烽塹。亘五十里。**集覽**疥癢。以喻小可也。疥。瘡也。齊吳疥癢也。卽此。劔門。關名也。三國漢先主立梓潼郡。時有劔門縣。閣道至險。隋唐置關。宋中興。列關於利州。路十七郡之數。又劔閣。注見秦孝文王元年。嚮食之。注見三國漢後主炎興元年。**質實**狼籍。注見僖宗乾符五年。帝泰始八年。益州。猶豫。注見秦孝文王元年。嚮食之。注見明宗長興元年。嚮炙。劔門。關名。一統志云。在保寧府劔州北境。大劔山至此。兩壁峭聳。有監束之路。蜀漢諸葛亮因立劔門。厥後姜維退守劔門。以拒魏鍾會。卽此處。

五月。孫儒遣兵據滁和。楊行密攻克之。

質實滁和。二州名。見漢冲帝永嘉元年。

帝元嘉二十二年。和。注。○秋。七月。李克用攻雲州。克之。○

王建克成都。自稱西川留後。

陳敬瑄巡內州縣。率爲建所取。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夫曷於公甚厚。何見困如是。建曰。父子之恩。豈敢忘。但朝廷命建討不受代者。儻太師改圖。建復何求。是夕。令孜自攜印節詣建營。授之。建泣謝。請復爲父子如初。敬瑄開城迎建。建下令禁焚掠。自稱西川留後。初。敬瑄之拒命也。令孜欲盜其軍政。謂曰。軍務煩勞。不若盡以相付。兄但高居自逸而已。敬瑄素無智能。忻然許之。自是軍事皆不由已。以至於亡。敬瑄寓居新津。建以一縣租賦贖之。將佐有器幹者。建皆禮而用之。**質實**西川。軍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新津。一統志云。本漢武陽縣地名。屬犍爲郡。後周始置新津縣。徙犍爲郡治於此。隋初郡廢。以縣屬益州。唐屬蜀州。宋屬崇慶府。元屬崇慶州。本朝因之。屬成都府。

九月。以楊復恭爲上將軍致仕。

考異楊上。漏宦官二字。**考證**當加宦者。

於楊復恭之上。

楊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爲節度使。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爲監軍。上舅王瓌求節度使。復恭不

可。瓌怒詬之。復恭奏以爲黔南節度使。至桔柏津。覆諸江中。上深恨之。李順節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爲鳳翔監軍。復恭愠對不肯行。稱疾求致仕。從之。使者致詔命還。復恭潛刺殺之。**質實**黔南節度。未詳沿革。桔柏津。未詳處所。

書法

宦官致仕。前書仇士良矣。於是再見。綱目書以某官致仕四。楊復恭。韋昭度。周玄豹。宋齊丘。皆勒致仕也。宦官致仕。終綱目二而已。仇士良。楊復恭。

冬十月。以王建爲西川節度使。

建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材。謙恭儉素。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

楊復恭謀反。遣天威都頭李順節討之。復恭走興元。與楊守亮等舉兵拒命。

復恭居第近玉山營。假子守信爲玉山軍使。數往省之。或告復恭與守信謀反。上御安喜門。命李順節將兵攻其第。不克。禁軍欲掠兩市。遇劉崇望立馬喻之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汝曹皆宿衛之士。當於樓前殺賊立功。

勿貪小利。自取惡名。衆皆曰諾。遂從而東。守信兵望見潰走。守信與楊復恭挈其族趣興元。與楊守亮等同舉兵拒朝廷。以討李順節爲名。**質實**玉山。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年藍田。

書法

或告之耳。直書謀反何。復恭致書楊守亮。明使訓兵勿貢獻。其反信矣。故下書討。書伏誅。

發明

或告復恭謀反。遂以謀反書之。母乃失之不審乎。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天子遣之監軍。對不肯行。則固已不臣甚矣。至是與其假子弄兵闕下。又與藩臣舉兵拒命。非反而何。直筆書之。蓋亦推原其實耳。夫以宦人之職。在於供洒掃之役。今乃擅兵自恣。一至於此。則以軍權在其掌握。故也有國家者。尚鑒茲哉。

李克用攻王鎔。大破之。拔臨城。**質實**

臨城。縣名。注見周赧王八年房子。

朱全忠取曹州。

全忠取曹州。徐之驍將劉知俊降之。時溥軍自是不振。

十二月。殺天威都頭李順節。

順節恃恩驕橫。出入常以兵自隨。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惡之。白上恐其作亂。誘殺之。百官表賀。

孫儒攻宣州。

孫儒引兵逼宣州。屢破楊行密之兵。旌旗輜重。百百餘里。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質實**。注見周顯王三十六年。

楊守亮執中使寇梓州。王建遣兵救之。

東川節度使顧彥朗薨。以其弟彥暉代之。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楊守亮囚而奪之。使守厚將兵攻梓州。彥暉求救於王建。建遣其將華洪等救之。而密謂諸將曰。汝等破賊。彥暉必犒師。因報宴而執之。無煩再舉也。洪等破守厚走之。彥暉犒師。及將報宴。王宗弼告之。彥暉以疾辭。守亮又欲自金商襲京師。均州刺史馮行襲逆擊大破之。詔以行襲為**質實**。東川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昭信防禦使。治金州。十八年梓潼中使。注見立宗開元十五年。金商二州名。金。注見漢後主建興八年西城。商。注見晉元帝大興元年上洛。昭信。軍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八年西城。

發明

前書守亮拒命。此書守亮執中使。其罪不容誅。然守亮亦宦者耳。凶暴至此。蓋亦反而求其初。噫。乎。

福建觀察使陳巖卒。

巖疾病。遣使召泉州刺史王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卒。都將范暉。諷將士推已為留後。發兵拒潮。

質實

泉州。注見僖宗光啓元年。

景福元年。春。二月。以李茂貞為山南西道招討使。

先是鳳翔李茂貞。靜難王行瑜。鎮國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請出兵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下詔和解之。皆不聽。茂貞行瑜。擅舉兵擊興元。表請不已。遣杜讓能。西門君遂書。陵茂朝廷。上意不能容。召宰相諫官議之。時宦官有陰與二鎮相表裏者。宰相不敢言。給事中牛徽曰。先朝多難。茂貞誠有翼衛之功。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但不當不俟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殺傷至多。陛下儻不以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上乃從。

子任

之。**質實**同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二年。秦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郡。山南西道。注見周赧王四年。

漢中郡。

王鎔李匡威攻堯山。李克用遣兵擊破之。**質實**堯山。縣名。注見漢高

帝八年。相人邑。○朱全忠擊朱瑄。瑄擊破之。孫儒圍宣州。○楊行

密取常潤州。○以時溥為太子太師。溥不奉詔。

朱全忠連年攻時溥。徐泗濠三州民不得耕獲。兗鄆河東兵救之皆無功。復值水災。人死者十六七。溥困甚。請

和於全忠。全忠曰。必移鎮乃可。溥許之。全忠乃奏請移溥他鎮。詔以溥為太子太師。溥恐全忠詐而殺之。據城

不奉詔。**質實**濠州名。注見宋孝武大明五年。北徐。

三月。以鄭延昌同平章事。○李克用王處存攻王鎔。鎔擊

敗之。○夏四月。以錢鏐為武勝軍防禦使。楊行密取楚州。

時溥遣兵南侵至楚州。楊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之于壽河。遂取楚州。**質實**楚州。注見宋

年山陽壽河。未詳處所。武勝軍。注見憲宗元和二年。杭州。

六月。楊行密擊孫儒。斬之。遂歸揚州。

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眾。十倍於我。吾數戰不利。欲退保銅官。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

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

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及自儒軍來降者甚眾。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

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至是屢破儒兵。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

行密縱兵擊之。儒軍大敗。田頴擒斬之。傳首京師。儒眾多降於行密。劉建鋒。馬殷。收餘眾七千南走。比至洪州。

眾十餘萬。行密帥眾歸揚州。表田頴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及經秦

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集覽**秦畢。孫楊。秦彥。畢。師鐸。孫儒。楊行密。**質實**

安吉。一統志云。本漢丹陽郡故鄣縣地名。東漢析其南境置安吉縣。仍屬丹陽郡。晉屬吳興郡。梁陳屬陳留郡。隋省入綏安縣。屬宣州。後復置。唐初屬桃州。尋省入長

城。後復置。屬湖州。宋元縣仍舊。本朝因之。屬湖州府。

王建圍彭州。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者。度諸將惟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以授楊晟。使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獨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司徒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以俟招安。今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恤。彼將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旦出淘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城中萬一有智者為之畫策。伏兵門內。望淘虜者稍遠。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為狀。以白王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諸寨淘虜。三乞置招安寨。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乞招安之事。願帖宗侃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姓。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送招安寨。敢匿者斬。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帖入山。招其親戚。七彭土宜麻。民未入山。多漚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而鬻之。以為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三日。民出山赴寨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暴。稍辭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胡氏曰。古人所以

廣取士之路者。為賢材難知。恐其遺也。取之廣。然後賢材不在下。而皆在上。賢材在上。則下受其賜。而亂無自起矣。王先成走卒也。王建得之。遂不用兵而下一州。然則人材之隱伏於塵土草茅。可勝計哉。是宜表而用之。俾盡見其所長。而建不能。宜所就之狹劣也。夫古人取材之道。惟患其不廣。而或者顧以詞藝任子。欲得天下之士。使有實而無文。地寒而族冷者。何由而進哉。
集覽 陳田。陳敬瑄。田令孜。淘子。注見漢宣帝神。虜。釋文。俘掠。曰淘虜。任爵元年任子弟。注見高祖武德九年。矍然。注見隋煬帝大業四年。

李茂貞取鳳興洋州。質實。洋州。注見德宗興元元年。○秋八月。以楊行

密為淮南節度使。

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選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廩賜。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陳。四隣畏之。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高勗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而隣道所無者。相與貿易。以給軍用。而選守令。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頔聞之曰。

賢者之言。其利遠哉。行密馳射武技。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略。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歛。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

李茂貞取興元。楊復恭守亮等奔閬州。○冬。復以時溥為感化節度使。

書法

譏不能令也。復以為之辭。四有改過之辭。有貳過之辭。有不能令之辭。有因仍之辭。殷仲堪督荆益軍。晉安帝隆安二年。時溥感化節度。是年。王建西川節度。乾寧四年。崔涓同平章事。天復三年。石敬瑭河東節度。五代甲午年。皆不能令之辭也。詳漢文帝十四年。

以李存孝為邢洛磁節度使。

初邢洛磁留後李存孝與存信俱為克用假子。不相睦。存信有寵於克用。存孝欲立大功以勝之。乃建議取鎮冀。存信從中沮之。不聽。許及王鎔圍堯山。存孝救之不克。存信譖之。存孝憤怨且懼及禍。乃潛結王鎔及朱

全忠。上表以三州自歸。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克用。詔以存孝為節度使。不許會兵。胡氏曰。存孝雖非克用真子。因為父子久矣。一旦叛父請兵討之。將何有於君。昭宗宜囚其使。却其表。下詔訓勵。仍責鎮汴以不當結納之義。則一舉而克。用心服。鎮汴內愧。存孝無所容。而綱紀振矣。今雖不許會師。而賜之旌鉞。是教子叛父也。子可以叛父。臣獨不可以叛君乎。
集覽 旌鉞。旌。毛幢也。旆。牛尾以飾節也。鉞。大斧也。行節制者持之以示專斷。書武王左杖。質實。鎮冀二州名。鎮。注見漢光武黃鉞右秉白旄以麾。質實。建武九年常山。冀。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綱紀。注見宋文帝元嘉元年。

十一月。朱全忠遣兵取濠泗濮州。遂擊徐州。質實。泗州。一

禹貢徐州之域。春秋為徐子國。秦屬薛郡。漢初為東海郡地。元鼎中為泗水國。後為碭縣。晉改為宿預縣。屬淮陽國。後魏為宿預郡。尋改東徐州。又為東楚州。陳改安州。後周改泗州。隋為下邳郡。唐仍改泗州。天寶初改臨淮郡。乾元初復為泗州。五代宋元仍舊。本朝因之。以臨淮縣省入。改隸鳳陽府。

十二月初。行景福崇立曆。○王建遣兵擊楊守亮於閬州。

破之。

丑癸

二年春正月。以李茂貞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茂貞不奉詔。

茂貞自請鎮興元。故有是命。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

發明

前書時溥不奉詔。有畏也。此書茂貞不奉詔。跋扈也。何以言之。溥以節鎮為太子太師。則失其權。故為有畏。茂貞以招討得節。則進其職。故為跋扈。然事雖不同。而其所以不臣之意則一。是以綱目亦等而書之也。

李克用擊王鎔。李匡威救之。克用還攻邢州。

李克用圍邢州。王鎔致書解之。克用怒。進擊鎔。大破之。遂下井陘。李存孝將兵救之。又乞師於朱全忠。全忠方與時溥相攻。不能救。李匡威亦引兵救鎔。敗河東兵於元氏。克用引還。攻邢州。

集覽

元氏。注見漢帝立更

始二
質實
井陘。縣名。注見秦王政十八年。

李匡威為弟匡籌所逐。奔鎮州。

匡威之發幽州也。家人會別。以弟匡籌之妻美。醉而淫之。及還。匡籌據軍府。自稱留後。以符追行營兵。匡威眾潰。鎔迎歸鎮州。父事之。

書法

書為所逐何。罪匡威也。匡威不兄。有取逐之道。綱目澄源正本。故書罪之。是故匡威書為弟所逐。仁恭書為子所囚。處直書為假子所囚。皆罪在父兄也。

發明

匡威潰亂。天倫自取奔竄。故書為弟所逐。而不以弟逐其兄為文也。

以柳玭為瀘州刺史。

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為士大夫所宗。玭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宦官惡之。故久謫於外。玭嘗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材。人未之信。小有疵類。眾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入耳。

集覽

玭。蒲眠反。疵。類。疵。才支反。王病也。類。盧對反。絲。節也。

質實

柳玭。華原人。仲郢之子。瀘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江陽。膏梁。注見宋文帝元嘉元年。

夏四月。王建殺陳敬瑄。田令孜。

建屢請殺敬瑄。田令孜。朝廷不許。建使人告敬瑄作亂。令孜通鳳翔書。皆殺之。使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押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已。專殺不行於閩外。先機恐失於穀中。胡氏曰。公道在上。其下服焉。治世也。清議在下。其上惡焉。亂世也。清議者。公道鬱而後有。公道者。清議達而後行。是故賞罰者。人主制世御俗之柄。不可以失焉者也。令孜敗亂國家。敬瑄敗亂藩鎮。置于重典。誰不謂然。朝廷既不得而治之。會王建有請。當亟下詔。獎其為國督奸之志而許之。豈不賢於建專殺而不請哉。而猶且不許。倒授之柄。昭宗宜斷而不斷。**集覽**。開押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孔宣父。孔子也。後魏孝文帝改諡為文宣。尼父。論語。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虎兕出於柙。是誰之過與。蓋冉有季路皆季氏家臣。今乃推道季孫要如此。我二人皆不欲為也。故孔子責之曰。養虎兕者。必用柙以防之。若放之使出。此防守者之罪也。季氏如虎兕。如何放教他出來。非爾二人之責而責之誰耶。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已。注見立宗開元三年。孫叔殺蛇而致福。

書法

陳田元惡也。不書誅何。建殺之也。於是王建累表請殺二人。朝廷不許。建遂殺之。書誅。是予其專殺也。初上懲張濬之役。詔復敬瑄官爵。不從。建請。然則成王建專殺之威。自張濬始矣。

發明

敬瑄令孜罪不容誅。王建屢請殺之。而朝廷不許。今建不俟朝旨而自戮之。反乃抗表露奏。朝廷亦無如之何。故綱目書此。以王建專殺為文。而不書伏誅。正以議當時之失刑也。

朱全忠拔徐州。時溥自殺。

先是朱全忠遣其子友裕圍彭城。時溥數出兵。友裕閉壁不戰。都虞候朱友恭潛友裕於全忠。全忠怒。使龐師古代之。友裕大懼。以二千騎逃入碭山。全忠夫人張氏聞之。使友裕單騎詣汴州。見全忠。全忠將斬之。夫人趨就抱之泣曰。汝捨兵衆。束身歸罪。無異志明矣。全忠悟而捨之。夫人多智略。全忠敬憚之。雖軍府事時與之謀。或將兵出至中塗。夫人以為不可。遣一介召之。全忠立為之返。龐師古攻佛山寨。拔之。自是徐兵不敢出。全忠遂自將如徐州。師古拔彭城。時溥舉族登鷲子樓。自焚死。全忠以宋州刺史張廷範知感化。留後。乞除文臣為節。感化軍號也。懿宗時。彭城郡名。注見秦度使。感化軍。州為感化軍。始皇二十八年。佛

山寨未詳處所。唯兗州府寧陽縣北二十里有佛山。上有洞。內鑄石成佛像。故名。或疑卽此。鷲子樓在徐州城西北隅。唐貞觀中尙書張建封鎮徐州。有妾曰盼盼。爲築此樓以居之。建封旣卒。盼盼樓居十餘年不嫁。卽此

李匡威劫王鎔鎮人殺之。

李匡威爲王鎔完城塹。繕甲兵。訓士卒。潛謀奪鎮州。陰以恩施悅其將士。王氏在鎮。人愛之。不徇匡威。匡威忌日。鎔弔之。匡威素服衷甲。伏兵劫之。鎔趨抱匡威曰。鎔爲晉人所困幾亡矣。賴公以有今日。公欲得四州。此固鎔之願也。不若與公共歸府。以位讓公。則將士莫之拒矣。匡威以爲然。與鎔駢馬入府。會大風雷雨。屋瓦皆振。匡威入門。鎔軍閉之。有屠者墨君和。自缺垣躍出。拳毆匡威。甲士挾鎔登屋。共攻匡威。殺之。鎔時年十七。

幽州將劉仁恭攻李匡籌不克。奔河東。

仁恭將兵戍蔚州。過期未代。會李匡籌立。戍卒奉仁恭爲帥。還攻幽州。不克。仁恭奔河東。李克用厚待之。

五月。王潮取福州。

范暉驕侈。失衆心。王潮以從弟彥復爲都統。弟審知爲都監。將兵攻福州。經年不下。白潮罷兵。潮報曰。兵盡添

兵。將盡添。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彥復等懼。親犯矢石。急攻之。城中食盡。暉棄城走。爲將士所殺。潮入福州。自稱留後。素服葬陳巖。以女妻其子延晦。厚撫其家。汀建州降。群盜皆潰。
質實 汀建二州名。汀注見僖宗光啓元年。建注見晉武帝泰始五年。建安。

閏月。以扈蹕都頭曹誠等爲諸道節度使。

時李茂貞跋扈。上以武臣難制。欲用諸王代之。故誠等四人皆加恩罷兵。令赴鎮。
集覽 扈音質。跋扈注見漢質帝本初元年。

秋七月。王鎔救邢州。李克用敗之。復與連和。○楊行密克

廬州。

先是廬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父祖墓。遣使求救於朱全忠。全忠惡其反覆。牒報行密。行密遣李神福將兵討儔。至是克而斬之。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此儔之罪也。吾何爲效之。胡氏曰。父母冢見發。人子至痛之情也。攻儔斬之。怨可釋矣。儔稱其犯而報之。然後快。是自我爲寇也。行密於是知孝道之輕重矣。宜其能駕馭羣材。

而霸有一方也。

八月以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討李茂貞。

茂貞恃功驕橫。上表曰。陛下貴為萬乘。不能庇元舅之
 一身。尊極九州。不能戮復恭之一豎。但觀強弱。不計是
 非。體物錙銖。看人衡纊。軍情易變。戎馬難羈。唯慮旬服
 生靈。因茲受禍。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上怒。決策討
 之。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
 未夷。茂貞近在國門。未宜構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
 曰。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志士憤痛之秋。朕不能
 坐視。陵夷。卿但為調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
 責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中外大臣。宜協力以成聖
 志。不當獨以任臣。上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
 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願時有未可。勢有不能。恐
 他日徒受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敢不奉詔。以
 死繼之。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崔昭緯
 陰結邠岐為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李
 茂貞使其黨糾合市人數百千人。邀西門君遂馬。及崔
 昭緯鄭延昌肩輿訴之。二相曰。茲事主上專委杜太尉。
 吾曹不預知。市人因亂投瓦石。二相走匿。僅免。上
 命捕其唱帥者誅之。用兵之意益堅。遂有是命。

集覽

楊行密取歙州。以陶雅為刺史。

書法

昭宗憤王室之日卑。欲振綱紀。一失於克
用。再失於茂貞。而唐趨於亡矣。書傷之也。

體物錙銖。體狀物情也。錙。莊持反。銖。容朱反。說文十黍
 為銖。十銖為銖。六銖為錙。二十四銖為兩。又注見下衡
 纊。看人衡纊。衡。權衡也。纊。細緯也。南史梁任昉著廣絕
 交論。以譏舊交。其畧曰。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
 衡。執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
 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曾史。則視若游塵。若衡重。錙銖
 纊微。影穢。雖共工驩兜。皆為折支。砥疇。是曰量交。餘詳
 見本傳。初臨大寶。謂初登大位也。易繫辭下。聖人之大
 寶曰位。國步未夷。猶言國難未平也。詩
 桑柔篇。國步斯頻。文公傳曰。步。猶運也。正誤。體物錙銖
 今按此言
 體量人物。微有重輕。即待人有異也。看人衡纊。言其易
 為輕重也。衡纊之義。本於劉孝標廣絕交論。謂如操衡
 以揣其輕重。執纊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
 則雖有才德之人。亦輕易之。若衡稍舉。纊微動。則雖凶
 惡之人。亦奉承之也。質實。覃州名。未詳沿革。唯懷慶府乃禹貢冀
 州覃懷之地。或疑即此。已注見宋順帝
 昇明元年。甸服。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九服。晁
 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事在漢景帝三年。

行密遣田頌攻歙州。刺史裴樞城守久不下。時諸將為刺史者多貪暴。獨池州陶雅寬厚得民。歙人曰。得陶雅為刺史。請聽命。行密即以雅為刺史。歙人納之。雅盡禮見樞。送之還朝。**質實**歙州。注見漢三年新都。池州。注見後唐閔帝應順元年。

朱全忠遣兵攻交州。○九月。以錢鏐為鎮海節度使。李克用攻邢州。

克用自引兵攻邢州。掘塹築壘環之。存孝時出突擊。塹壘不能成。河東牙將袁奉韜使人謂存孝曰。大王惟俟塹成。即歸晉陽。諸將非尚書敵。咫尺之塹。安能沮尚書之鋒銳邪。存孝以為然。按兵不出。旬日塹壘成。飛走不能越。存孝。**質實**咫尺。注見德宗建中四年。

李茂貞王行瑜合兵拒官軍。官軍逃潰。貶杜讓能雷州司

戶。**考異**能下渥為字。

覃王嗣周帥禁軍三萬。軍于興平。李茂貞王行瑜合兵六萬。軍于盤屋以拒之。禁軍皆新募市井少年。而兩鎮

皆邊兵百戰之餘。茂貞等進逼興平。禁軍皆望風逃潰。茂貞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師大震。茂貞等陳於臨臯驛。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請以臣為解。上涕下不自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再貶雷州司戶。斬西門君遂等三人。**集覽**盤屋。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質實**興平。縣名。帝元年廢丘市井。注見漢順帝永和三年。三橋。即三渭橋。注見漢高后八年。臨臯驛。未詳處所。梧州。注見漢武帝元鼎五年。蒼梧。雷州。注見憲宗元和八年。

以韋昭度崔胤同平章事。

胤慎由之子也。外寬弘而內巧險。與崔昭緯深相結。故得為相。季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刻苦以立門戶。終為緇郎所壞。緇郎。胤小字也。**質實**崔胤。齊州人。

冬十月。殺雷州司戶杜讓能。以李茂貞為鳳翔兼山南西道節度使。

李茂貞勒兵不解。請誅杜讓能。然後還鎮。崔昭緯復從而擠之。遂賜死。自是朝廷動息。皆稟於邠岐。南北司往

往依附二鎮以邀恩澤復以茂貞鎮兩道於

是茂貞盡有鳳翔興元洋隴秦十五州之地

發明 在易屯之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伊川程

頤子傳之曰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名位非有

所損惟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

已也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故小正則吉

若盤庚周宣以道漸致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

也夫僖宗因恬然不為矣若昭宗五犯屯膏之戒而

欲驟正之不知屯難已極遂至于凶是以一敗之餘

歸罪輔臣與之辭訣涕下不禁極而至於屯之上六

泣血漣如者也夫以李茂貞之跋扈固當誅討豈知

智力不逮遂至貽禍益烈綱目於前書討茂貞是居

屯而欲大正之也繼書官軍逃潰殺杜讓能又書以

茂貞兼鎮兩道則其凶可知矣昭宗謀國乖刺一至

於此唐室雖欲不亡其可得哉讓

能之死書殺書官其亦可哀也已

以王潮為福建觀察使

書法 此閩王之基

楊行密取舒州質實舒州注見梁簡文○十一月以王行

瑜為太師號尚父賜鐵券

行瑜求為尚書令韋昭度密奏曰太宗以尚書令登大

位自是不以授人惟郭子儀以大功拜終身避讓行瑜

安敢輕議遂有是命**集覽** 尚父注見肅宗寶應元年鐵

書法 子儀嘗為尚父矣書尊代宗大曆十四年此其

而謂行瑜可稱乎終綱目書尚父四行瑜書號是年

劉守光書推五代庚午年錢鏐書加五代壬申年惟

子儀得書尊綱目書賜鐵券三安

祿山李懷光王行瑜皆終反者也

十二月朱全忠請領鹽鐵不許

朱全忠請徙鹽鐵於汴州崔昭緯以為全忠新破徐

鄆兵力倍增若更判鹽鐵不可復制乃賜詔開諭之

質 鄆州名注見肅宗寶應元年

邵州刺史鄧處訥取潭州殺周岳

初岳殺閔勗。處訥聞而哭之。諸將入弔。處訥曰。吾與公等咸受僕射大恩。今岳殺之。吾欲與公等竭力為僕射報仇。可乎。皆曰善。於是訓卒厲兵八年。乃結朗州刺史雷滿。共攻潭州。斬岳。自稱留後。詔以為節度使。**實**。邵州。注見晉武帝泰始十年。邵陵。鄧處訥。邵州龍潭人。朗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四年。潭州。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長沙。

乾寧元年春正月。李茂貞入朝。

茂貞。人朝。大陳兵。自衛。數日歸鎮。

二月。朱全忠大破兗鄆兵於魚山。**質實**

魚山。一統志云。在兗州府東阿縣西。

八里。一名吾山。漢武帝瓠子河詩。功無已時。今吾山平。注云。吾山。即魚山也。

○以鄭蔡同平章

事。

蔡好詼諧。多為歇後詩。譏嘲時事。上以為有所蘊。手注班簿。命以為相。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蔡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蔡。吏曰。特出聖意。蔡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賀客至。蔡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

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胡氏曰。人當事任。常苦不自知。及臨富貴。常苦不自克。小人敗國。大抵坐此。鄭蔡則自知矣。使其力辭不拜。誰得而笑之。故為利為義。一念之頃。反覆手之殊。雖君子不可不致慎於此也。

集覽

蔡苦禮反。反覆手之殊。句絕。謂反手覆手之間。利義見焉。漢書陸賈傳。如反覆手。師古曰。言易也。杜甫貪交行。翻手作雲覆手雨。

正誤

反覆手之殊。今按此言為利為義。一念之頃。如反手覆手之不同。且

言其易也。實兼二義。**質實**

鄭蔡。滎陽人。詵諧。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

發明

按黃震曰。大臣之事君。未有進退之迹。不明而用。及其得之也。又相率植黨。與以持之。蔡之初相。獨

驚怪而固辭。其進甚明也。既相。未幾。又獨致仕。而速去。其退甚明也。使世之仕者。人人如蔡。豈有欺君誤國。貪權固寵之患哉。吁。人皆曰。彼必不能。而彼獨曰。已必能。汲汲於求。而戀戀不能去者。皆蔡之罪人也。

李克用克邢州。殺李存孝。

邢州城中食盡。存孝出見克用。泥首謝罪。克用囚之以歸。車裂於牙門。存孝驍勇。軍中莫及。常將騎兵為先鋒。

身被重鎧。腰弓髀槊。獨舞鐵搥。陷陳萬人。辟易。克用惜其才。意臨刑。諸將必為之請。既而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者。既死。克用為之不視事者旬日。又有薛阿檀者。其勇與存孝相侔。諸將疾之。常不得志。密與存孝通。恐事泄。遂自殺。自是克用兵勢浸弱。而朱全忠獨盛矣。**集覽**泥首以物蒙頭為刑人。卻貌。漢書項籍傳。楊喜追羽。羽瞋目叱之。人馬俱驚。辟易數里。師古曰。辟。頻亦反。辟易。謂開張而易其舊處也。

質實車裂。注見晉元帝大典三年。轅之。

夏五月。劉建鋒馬殷入潭州。殺鄧處訥。

劉建鋒馬殷引兵至醴陵。鄧處訥選其將蔣勛。將步騎三千守龍回關。殷遣使說勛曰。劉龍驤智勇兼人。將十萬眾。精銳無敵。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鄉里。不亦善乎。勛謂眾曰。東軍許吾屬還矣。士卒皆懽呼。棄旗幟。鎧仗遁去。建鋒令前鋒衣其甲。張其旗。趨潭州。殺處訥。自稱留後。**質實**醴陵。注見晉懷帝永嘉五年。龍回關。未詳處所。

王建克彭州。殺楊晟。

王建攻彭州。克之。殺楊晟。獲其馬步使安師建。欲使為將。師建泣謝曰。師建誓與楊司徒同死生。不忍復戴日月。惟速死為惠。再三論之。不從。乃殺之。**質實**彭州。注見中宗嗣聖六年。司徒。官名。注見陳宣帝大建九年。六年。卿。

鄭延昌罷。六月。以李谿同平章事。尋罷之。

以翰林學士李谿為相。方宣制。知制誥劉崇魯出班。掠麻慟哭。上召問之。對曰。谿姦邪。依附宦官。得在翰林。無相業。恐危社稷。谿竟罷為太子少傅。上師谿為文。崔昭緯恐分已權。故使崇魯沮之。谿十表自訟。醜詆崇魯嘗庭拜田令孜。為朱玫作勸進表。慟哭正殿。為國不祥。詔停崇魯見任。**集覽**掠麻。掠奪取也。德宗貞元十一年。白麻。上師谿為文。句絕。**質實**社稷。注見上。謂主上也。上每作文。必師李谿而為之。**質實**見新莽元年。天鳳元年。

李克用大破吐谷渾。殺赫連鐸。**質實**吐谷渾。西羌種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

秋七月。李茂貞克閬州。

鄭蔡致仕。

蔡自以不合衆望。累表避位故也。

書法

書予之也。當是時。內則宦官專恣。外則藩鎮跋扈。強弱皆禍也。鄭蔡於是可謂自知審矣。

發明

歌後鄭五作宰相。世俗指爲口實。意謂唐朝傾敗之禍。蔡實爲之。今觀蔡自二月命相。累辭不獲。至七月遂致仕。則其爲相僅及半載。然且自知甚審。力辭而去。則亦未可厚非者。若當時誤國之人。則孔緯。崔昌遐。崔昭緯。韋貽範。裴樞。柳璨之徒。是已。求其如蔡之自量。殆亦未易多得。且世固有如蔡之類甚衆。一旦柄用。則悻悻然自以爲人莫已若。不至於敗乃公事而不止。又何蔡之敢望哉。此綱目所以方書以蔡平章事於前。卽書蔡致仕於後。以見用蔡者。昭宗之過。而審於量已者。鄭蔡之明也。噫。

徐彥若同平章事。

考異

徐上漏以字。

八月。楊復恭等伏誅。

李茂貞旣拔閬州。楊復恭帥其黨出走。韓建獲之。獻于闕下。斬于獨柳。茂貞獻復恭與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

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范氏曰。小人無功。猶不可長。况其有功。何以堪之。故小人而有非常之功者。國之不幸也。復恭姦臣。至與天子爲敵。昭宗親戰。用大師而後克之。其言不臣如此。由其恃援立之功故也。豈不足爲戒哉。胡氏曰。中臣憑恃近君。又有兵柄。是以恣橫。謂人無如已何。然未有不自屠者。曷若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之爲美歟。此可以爲中人之**集覽**。獨柳地名。其地獨有柳一株。因名焉。

冬十一月。楊行密取泗州。

朱全忠遣使至泗州。陵慢刺史張諫。諫舉州降行密。行密遣押牙唐令回。持茶萬餘斤如汴。宋貿易。全忠執令回。盡取其茶。**質實**。揚汴謂楊行密。朱全忠。

十二月。李克用攻幽州。克之。李匡籌走死。

劉仁恭數因蓋寓獻策於克用。願得兵萬人取幽州。克用方攻邢州。分兵數千納仁恭不克。匡籌益驕。數侵河東之境。克用怒。大舉兵攻匡籌。拔武州。進圍新州。匡籌遣將救之。李克用逆戰破之。新州降。匡籌復發兵出居

庸關克用使精騎夾擊之。幽兵大敗。匡籌奔滄州。義昌節度使盧彥威遣兵攻殺之。克用進軍幽州。其大將請降。**質實**。武州。注見梁太祖乾化三年。新州。注見秦王政三年。上谷。居庸關。注見武宗會昌元年。滄州。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義昌節度。注同上文。

黃連洞蠻圍汀州。王潮遣兵擊破之。**質實**。黃連洞。一統志云。在汀州府寧化縣東五里。縣舊以此得名。

閩地畧定。潮遣僚佐巡州縣。勸農桑。定租稅。交好鄰道。保境息民。閩人安之。

以劉隱為封州刺史。

封州刺史劉謙卒。其子隱居喪。賀江士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召補押牙。表刺封州。**質實**。劉隱。上蔡人。封州。注見隋文帝仁壽元年。成州。賀江。或疑縣名。未詳沿革。嶺南節度。注見秦始

皇三十二年。南海。

二年春正月李克用入幽州。

卯乙

幽州軍民數萬。以麾蓋歌鼓迎李克用入府舍。克用命符存審。劉仁恭。將兵畧定巡屬。

以陸希聲同平章事。**質實**。陸希聲。蘇州吳人。景融四世孫。○護國節度使

王重盈卒。

王重盈薨。軍中請以重榮子珂知留後。重盈之子保義節度使琪。晉州刺史瑤。舉兵擊珂。表言珂非王氏子。珂上表自陳。且求援於李**質實**。王重盈。太原人。保義節度。克用上遣中使諭解之。

二月董昌僭號於越州。

昌為政苛虐。加歛數倍。以充貢獻。由是寵命相繼。求為越王。未許。昌不悅。曰。朝廷欲負我矣。有諂之者曰。與為越王。曷若為越帝。於是民間訛言。相率填門。請昌為帝。昌大喜。集將佐議之。副使黃碣曰。今唐室雖微。天人未厭。大王興於畝畝。受朝廷厚恩。位至將相。富貴極矣。柰何一旦忽為族滅之計。昌族誅之。又問會稽令吳鐔。鐔曰。大王不為真諸侯。以傳子孫。欲為假天子。以取滅亡。那。昌亦族誅之。山陰令張遂曰。浙東雖領六州。王若稱帝。彼必不從。徒守孤城。為天下笑耳。昌又殺之。遂稱皇。帝。錢鏐遺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

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邪。**質實**越州。注見漢和帝末。及今後悔。尚可及也。昌不聽。鏐以狀聞。**質實**元元年會稽黃碭。閩人。會稽縣名。注見隋文帝開皇九年。山陰縣名。注見晉安帝元興二年。九族。注見梁武帝天監十年。

復以李谿同平章事。三月罷。

上重谿文學。復以為相。崔昭緯與邠岐相結。得天子過失。朝廷機事。悉以告之。谿再入相。昭緯使告行瑜曰。鄙者尚書令之命已行矣。而韋昭度沮之。今又引李谿為同列。相與熒惑聖聽。恐復有杜太尉之事。行瑜乃與茂貞表谿姦邪。昭度無相業。宜罷居散秩。上報曰。軍旅之事。朕則與藩鎮圖之。至於命相。當出朕懷。行瑜等論列不已。谿復罷。**集覽**邠岐。二州名。邠。指王行瑜。岐。指李茂貞。邠。注見漢桓帝延熹四年。幽岐。注見周顯王八年。**質實**杜太尉。謂杜讓能。軍旅。注見梁武帝大通二年。

書法

前書同平章事。尋罷之矣。於是二月復相。而繼書三月罷。何用人之不堅哉。蓋是時藩鎮益強。雖宰相用舍。亦由其意矣。是故行瑜於李谿。克用於張濟。全忠於崔胤。茂貞於蘇檢。皆綱目所深悲也。

以劉仁恭為盧龍節度使

從李克用之請也。

崔胤罷。以王搏同平章事。○以王珂為護國留後。

珂。李克用之婿也。克用表重榮有功於國。請賜珂節鉞。王拱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更上表稱珂非王氏子。請以珂為陝州。琪為河中。上**質實**陝州。注見周顯報曰。先已允克用之奏矣。王四十五年。

楊行密取濠州。

行密攻濠州。拔之。掠得徐州人李氏子。生八年矣。養以為子。其長子渥。憎之。行密謂徐溫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於人。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賜汝為子。溫名之曰知誥。知誥勤孝。過諸子。溫愛之。使掌家事。家人無違言。及長。喜書善射。識度英偉。行密謂溫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

夏四月。罷諸王將兵。

上以郊畿多盜。至有踰垣入宮。侵犯陵寢者。欲令宗室諸王將兵巡警。又欲使之四方撫慰藩鎮。南北司用事。

之臣。恐其不利於已。交章論諫。上不得已罷之。胡氏曰。昭宗欲使諸王將兵。雖非上策。然亦足以外備藩鎮。內制中官矣。北司不便可也。而南牙亦請罷之。此必崔昭緯與邠岐為腹心耳。小人姦邪。視人主昏明。剛柔而作止者也。李克用有勞。則伐之。杜讓能忠計。則殺之。李順節出死力。去叛奄。則戮之。然則人臣何所恃於君父哉。昭緯。崔胤。孔緯。張濬。各倚藩鎮。以為外援。蓋懼此也。諸臣之罪固大矣。致其如此者。誰歟。故君不君。則臣不臣。春秋之義。所以**集覽**南牙。即南司。注見文宗開成元年。端本而清源也。北司。去叛奄。去。上聲。除去之也。叛奄。謂楊復恭等。事在大順二年。奄。與閹同。注見漢靈帝光和元年。閹尹。

陸希聲罷。楊行密取壽州及漣水。

行密圍壽州不克。將還。其將朱延壽請試往更攻。一鼓拔之。以延壽權知壽州。未幾。汴兵數萬攻之。延壽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將斬之。厚稱眾寡不敵。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延壽悉眾乘之。**集覽**黑雲隊。景福元年。楊行密選勇。汴兵敗走。健者以皂衣蒙甲。號曰黑雲都。**質實**漣水。一統志云。古地名。後魏為襄賁縣。置東海郡。東魏改曰海安。隋初郡廢。改為漣水縣。唐置漣州。貞觀初州廢。以縣屬泗州。宋置漣水軍。尋改為縣。屬楚州。元祐初復為軍。紹興中廢為縣。沒於金。歸宋。屬寶應州。端平初復為漣水軍。景定初改安東州。治漣水縣。元省縣。以州屬淮安路。本朝改為縣。屬淮安府。朱延壽。舒城人。

以韋昭度為太保致仕。以劉建鋒為武安節度使。

建鋒以馬殿為內外**質實**武安節度。注見漢獻馬步軍都指揮使。帝興平二年長沙。

五月制削奪董昌官爵。委錢鏐討之。王行瑜李茂貞韓

建舉兵犯闕。殺韋昭度李谿。

行瑜以不得尚書令。怨朝廷。畿內有八鎮。兵隸左右軍。邵陽鎮近華州。韓建求之。良原鎮近邠州。王行瑜求之。宦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王珂。王珙。爭河中。行瑜建。及茂貞。皆為珙請。不能得。恥之。珙使人語三帥曰。珂與河東昏姻。必為諸公不利。請討之。行瑜使其弟同州刺史行約攻河中。而自與茂貞建各將精騎兵數千人入朝。市人竄匿。上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上詰之曰。卿輩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為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述入朝之由。上與之宴。三帥奏稱

南北司互有朋黨。曠紊朝政。韋昭度討西川失策。李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上未之許。行瑜等輒殺之。及樞密使康尙弼等數人。請除王珙河中。徙王行約於陝。王珂於同州。上皆許之。李克用聞三鎮犯關。即日遣使發北部兵。期以來月度河入關。始三帥謀廢上。立吉王保及聞克用起兵。行瑜。茂貞。各留兵三千人宿衛京師。與建皆還。**集覽**。帝大業十三年。隋之良原鎮。一統志云。本郡。唐宋俱屬涇州。元省爲鎮。故址在平涼府靈臺縣西北九十里。

六月。錢鏐遣其將顧全武討董昌。

以孔緯同平章事。張濬爲諸道租庸使。

上以崔昭緯等外交藩鎮。朋黨相傾。思得骨鯁之士。故驟用緯濬。既而朱全忠薦濬。上欲復相之。李克用表請發兵擊全忠。且言濬朝爲相。臣夕至關。詔和解之。**集覽**。骨鯁之士。注見晉

發明。緯濬淺謀誤國。僥倖逃死。今三鎮犯關。克用方才智可取。則無前日之敗矣。即綱目之所書。比而觀之。則昭宗用人之失。不言可知。其何以成扶顛持危

之功乎。

李克用舉兵討三鎮。秋七月。王行約李繼鵬作亂。上如石

門鎮。**考異**。上。當作帝。

李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關。賊害大臣。請討之。又移檄三鎮數其罪。行瑜等大懼。克用軍至絳州。攻拔之。斬刺史王瑤。至河中。王珂迎謁于路。王行約棄同州走。弟行實時爲左軍指揮使。奏請幸邠州。樞密使駱全瓘請幸鳳翔。上口。克用已駐軍河中。就使至此。朕自有以枝梧。卿等但各撫本軍。勿令搖動。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謀劫上幸鳳翔。中尉劉景宣與王行實知之。欲劫上幸邠州。孔緯面折景宣。以爲不可。輕離宮闕。向晚。王行約引左軍攻右軍。鼓譟震地。上聞亂。登承天樓。欲諭止之。捧日都頭李筠。將本軍於樓前侍衛。李繼鵬以鳳翔兵攻筠。矢拂御衣。左右扶上下樓。繼鵬復縱火焚宮門。煙燄蔽天。時有鹽州六都兵屯京師。素爲兩軍所憚。上急召令入衛。既至。兩軍退走。上幸李筠營。護蹕都頭李居實帥衆繼至。或傳行瑜茂貞欲自來迎車駕。上懼爲所迫。以筠居實兩都兵自衛。幸石門鎮。克用遣判官王環奉表問起

居遣兵攻華州。韓建登城呼曰。僕於李公未嘗失禮。何為見攻。克用使謂之曰。公為人臣。逼逐天子。公為有禮。孰為無禮者乎。會聞邠岐欲迎車駕。乃移兵營渭橋。遣其將李存貞為前鋒。又遣史儼將三十騎詣石門侍衛。遣李存信。存審。會保。大節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梨園寨。擒其將王令陶等獻於行在。李茂貞懼。斬李繼鵬。傳首行在。上表請罪。且遣使求和於克用。上復遣延王戒不諭克用。令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集覽**枝。史記項羽本紀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悟。枝梧猶言枝捍也。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梧邪柱是。**質**三鎮謂邠寧岐同華三藩鎮。鼓譟。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鹽州。注見德宗貞元三年。石門鎮。未詳處所。唯西安府淳化縣北六十里有石門山。山有石如門故名。又平涼府靜寧州南一百五十里有石門峽。山石如門。其路斬截。即隴山北垂。此二處未知孰是。姑錄之以備攻焉。梨園寨。或疑即梨園。注見憲宗元和二年。以崔胤同平章事。

制削奪王行瑜官爵。以李克用為招討使討之。

詔李克用討王行瑜。克用遣其子存勗詣行在。年十一。上奇其狀貌。撫之曰。兒方為國之棟梁。他日宜盡忠於

五言家。

車駕還京師。

李克用表請車駕還京師。從之。時宮室焚毀。未暇完葺。上寓居尚書省。百官往往無袍笏僕馬。

崔昭緯罷。○九月。孔緯卒。○王建遣兵赴援。屯綿州。**質實**

綿州。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涪縣。

書法 援不書地。書地。譏也。綿州。緩辭也。是故書次于白帝。見武陵之慢。梁戊辰年。書屯綿州。見王建

之詐。是年終綱目書援十五。詳晉愍帝建興四年。書地者二而已。

楊行密遣兵救董昌。

發明 董昌僭于位號。朝廷方委錢鏐討之。而楊行密反遣兵救賊何耶。小人不知大義。一至於此。是以通鑑載行密表。昌引咎願修職貢等語。綱目皆削而不錄。而直書行密遣兵救昌以罪之也。

冬。十月。貶崔昭緯為梧州司馬。**質實** 梧州。注見漢武帝元鼎五年蒼梧。

孫偓同平章事。○十一月李克用克邠州。王行瑜伏誅。

河東將李存貞敗邠寧軍於梨園北。李罕之李存信等又急攻之。王行瑜約行實遁去。行瑜以精甲五千守龍泉寨。李克用攻拔之。行瑜走入邠州。克用引兵逼之。行瑜登城號哭。謂克用曰。行瑜無罪。脅迫乘輿。皆茂貞繼鵬所為。請移兵問鳳翔。行瑜願束身歸朝。克用曰。王尚父何恭之甚。僕受詔討三賊臣。公預其一。束身歸朝。非僕所得專也。行瑜挈族出走。克用入邠州。封府庫。撫居人。行瑜尋為部下所殺。傳首。**質實**龍泉寨所。唯鳳翔府沂陽縣東一十五里有龍泉山。山有泉出。其下。或疑卽此。乘輿。注見漢安帝延光四年。王尚父。謂王行瑜。

朱全忠圍兗州。

朱全忠遣葛從周擊兗州。自以大軍繼之。圍其城。朱瑄遣其將賀瓌。柳存。薛懷寶。將兵萬餘人襲曹州。以解兗州之圍。全忠自中都引兵夜追之。比明。至鉅野南。及之。屠殺殆盡。擒三將。俘三千人。會大風晦冥。全忠曰。此殺人未足耳。命所得俘皆殺之。縛三將狗於兗州城下。謂朱瑾曰。卿兄已敗。何不早降。既而殺存及懷寶。聞瓌名。

禮而用之。瑄瑾告急於河東。李克用遣大將史儼。將數千騎以救之。

質實

中都縣名。注見周安王十二年。

十二月王建遣兵擊東川。

王建奏顧彥暉不發兵赴難。而畧奪輜重。請與兵討之。

進李克用爵晉王。

詔李克用進爵晉王。李罕之蓋寓諸將佐進官有差。克用性嚴急。左右小有過輒死。無敢違忤。惟蓋寓敏慧。能揣其意。婉辭裨益。無不從者。克用或以非罪怒將吏。寓必陽助之怒。克用常釋之。有所諫諍。必徵近事為喻。由是克用愛信之。朱全忠數使人間之。克用待之益厚。**質實**晉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東。

李克用還晉陽。

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吉入謝。請乘勝勢遂取鳳翔。上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太盛。朝廷危矣。上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款。且言不臣之狀。行瑜為甚。茂貞韓建自知其罪。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既

而私謂詔使曰。觀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異心也。然不
 去茂貞。關中無安寧之日。又詔免克用入朝。將佐或言
 今掃清關庭。豈可不入見天子。克用猶豫未決。蓋寓曰。
 天子還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引兵渡渭。竊恐復驚
 駭都邑。人臣盡忠。在於勤王。不在入覲。願熟圖之。克用
 笑曰。蓋寓尚不欲吾入朝。况天下之人乎。乃表曰。臣總
 帥大軍。不敢徑入朝覲。表至京師。上下始安。克用遂引
 兵歸。而茂貞驕橫如故。河西州縣多為所據。胡氏曰。克
 用於三鎮。非有父兄之怨。特為王室雪耻。故仗義而來。
 昭宗不明。又在術數。陰疑克用。而黨茂貞。他日困辱凶
 終。蓋始乎此謀矣。又曰。克用所與謀者。蓋寓而已。而寓
 於此。有失策焉。當此時也。止當勸克用入覲。力陳茂貞
 不誅。必為後患之意。不然。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蕩清
 岐華。駐師郊畿。釋戎服以見天子。身輔朝政。修明紀律。
 使東寇不得西畧。王室安矣。釋此不為。而區區疲力於
 幽州。爭地於慈隰。遂使全忠先手。遂移唐祚。晉陽岌岌。
 幾不自保。此豈非集覽郊畿。注見德宗貞元九年郊圻
 初謀不遠故歟。慈隰皆在河東。屬平陽。慈。本漢蒲
 秋。屈邑。漢為北屈縣。唐置慈州。今吉州是也。隰。本漢蒲
 子縣。後魏置汾州。隋改隰州。禿手。注見德宗興元元年。
 先人有奪人之心。岌岌。孟子天下殆哉。
 岌岌乎注。岌岌。傾危之狀。岌。逆及反。
正誤全忠先手。今按先手

一本作束手。誤。蓋謂朱全忠破李茂貞。迎車駕都洛陽。
 挾天子令諸侯。李克用不知出此。遂為全忠所先。如奕
 碁之先手也。質實李襲吉。洛陽人。沙陀太盛。謂李克用。渭水
 貞。韓建。慈隰。二州名。慈。注見陳宣帝大建
 五年定陽。隰。注見晉懷帝永嘉二年蒲子。

書法

於是詔使還鎮。不書詔何。嘉克用也。奉詔討賊。
 賊既討矣。奉詔而還。克用於是知有臣節矣。不
 書詔還。深予之也。然則克用不能遂討茂貞。輕聽蓋
 寓以貽後患。非失計歟。車駕初還。人心岌岌。蓋寓蓋
 深知之。使綱目於寓有所不可。他日必不以押牙而書卒矣。

發明

前書李克用舉兵討三鎮。則見克用狗國之忠矣。次
 又書克用克邠州。王行瑜伏誅。則見克用討逆之績
 矣。至是遠乃使之還鎮。何耶。夫三叛連衡。脅制天子。
 殺戮大臣。至謀廢立。罪不容誅。四方征鎮。未聞一人
 有勤王之舉。獨克用投筋而起。舉兵赴急。亦既振揚
 天討。功績顯著。正宜乘機剪除。盪平凶逆。而唐朝君
 臣。曾無遠略。反形疑忌之心。遂使河東之旆方旋。而
 鳳翔之勢愈熾。是皆為謀不審之咎也。然則綱目何
 以不書詔克用還晉陽。曰。還鎮之舉。固唐朝之失。然

是時權在克用。使其能力陳大計。進兵岐隴。掃除李茂貞等。一正王室。豈不甚美。今乃亂根未絕。泯默而去。則非大臣正國之義。故綱目書之以克用自還。為文者。又所以譏其不知大義。失於討賊者也。

三年春正月。蔣勛據邵州。劉建鋒遣馬殷擊之。

勛求邵州。劉建鋒不許。勛乃起兵。質實湘潭一統志云。本秦之湘南縣。

漢屬長沙郡。晉屬衡陽郡。梁改湘南曰湘潭。因昭潭為名。隋以建寧。陰山。攸水。茶陵。四縣省入。屬衡州。唐屬潭州。宋因之。元陞為州。本

朝復為縣。改屬長沙府。

閏月。李克用遣李存信將兵救兗鄆。羅弘信襲之。存信軍潰。

李克用遣李存信將萬騎。假道于魏以救兗鄆。軍于莘縣。朱全忠使人謂羅弘信曰。克用志吞河朔。師還之日。貴道可憂。存信戢眾不嚴。侵暴魏人。弘信怒。發兵三萬夜襲之。存信軍潰。委棄資糧兵械萬數。弘信自是與河東絕。專志汴州。全忠方圖兗鄆。畏弘信議其後。弘信每有贈遺。全忠必對使者北面拜受之。曰。六兄於予。倍年

以長。固非諸鄰之比。弘信信之。全忠以是得專意東方。

質實

魏謂羅弘信。兗鄆謂朱瑄。朱瑾。莘縣。注見

中宗嗣聖五年。

二月。以通王滋判侍衛諸軍事。質實

質實

通州名。注見肅宗上元二年。

朱全忠遣龐師古擊鄆州。○夏四月。河漲。

河漲。將毀滑州。朱全忠決為二河。夾城而東。為害滋甚。

書法

綱目書河溢十。詳晉高祖天福三年。未有書河漲者。漲者何。未溢也。未溢也何以書。志患始也。

於是河漲將毀滑州。全忠決為二河。夾城東注。自是為害滋甚。二十二年。河決者九。詳漢文帝十二年。故

謹志之。終綱目書河漲一而已。是年。

李克用攻魏州。○武安軍亂。殺劉建鋒。推馬殷為留後。

建鋒嗜酒不親政事。長直兵陳贍妻美。建鋒私之。贍殺建鋒。諸將迎行軍司馬張佶為留後。佶將入。馬忽踉齧傷髀。時馬殷攻邵州未下。佶謂諸將曰。馬公勇而有謀。寬厚樂善。吾所不及。真乃主也。乃以牒召之。殷至。佶肩

輿入府。坐受殷拜謁已。乃命殷升聽事。以留後讓之。即趨下。帥將吏拜賀。復為行軍司馬。代殷將兵攻邵州。

集覽 借其吉反。

書法 馬楚之基始于此。

五月董昌去僭號

董昌使人覘錢鏐兵。有言其強盛者。輒怒斬之。言兵疲食盡。則賞之。顧全武進兵越州。昌出戰而敗。全武圍之。昌始懼。去帝號。

楊行密取蘇州

常熟鎮使陸郢。以城應楊行密。虜刺史成及。行密闕及家貲。惟圖書藥物。賢之。歸署行軍司馬。及泣曰。及百口在錢公所。失蘇州不能死。敢求富貴。願以身易百口之死。引佩刀欲自刺。行密遽止之。錢鏐急召顧全武使備行密。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柰何垂克。而棄之。請先取越州。後復蘇州。鏐從之。**質實** 常熟縣名。帝大業九年。成及。錢塘人。貞國之子也。蘇州。注見漢獻帝建興三年吳國。

崔昭緯伏誅

昭緯既貶。復求救於朱全忠。詔遣中使賜昭緯死。及於荆南斬之。中外咸以為快。**質實** 荆南道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

荆南將許存降于王建

成汭與其將許存。沂江畧地。盡取濱江州縣。以趙武為黔中留後。存為萬州刺史。知存不得志。使人謂之曰。存不治州事。日出蹴鞠。汭曰。存將逃。先勻足力也。遣兵襲之。存棄城走。降于王建。建忌存勇畧。欲殺之。掌書記高燭曰。公方總攬英雄。以圖霸業。彼弱來歸我。柰何殺之。建使成蜀州。陰使知蜀州王宗綰察之。宗綰密言存忠勇謙厚。有良將材。建乃捨之。更其姓名曰王宗播。而宗綰竟不使宗播知其免已也。宗播元從孔目官柳修業。每勸宗播慎靜。以免禍。後遇彊敵。諸將所憚者。宗播以身先之。及有功。輒稱病不自伐。由是得以功名終。**集覽** 竟不使宗播知其免已。以言王宗綰長者也。終不令宗播知。因我密言而得免。王建見殺之禍。不自伐。易乾卦。善世而不伐。伊川傳曰。不有其善也。論語。孟之反不伐。饒氏曰。伐如伐木之伐。凡人矜誇自己之能。乃所

以自戕其能。故謂之自伐也。老子曲則全章。不自伐故
有功。不自矜故長。莊子山水篇。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
伐者無功。**質實**。黠中。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四年。武陵
無功。蹴鞠。劉向別錄曰。黃帝所作也。或曰。起于戰
國時。蹋鞠。兵勢也。所以練武事。
知有材。皆因嬉戲而講陳之。

錢鏐克越州。董昌伏誅。

全武攻越州。克其外郭。董昌猶據牙城拒之。鏐遣給昌
云。奉詔令大王致仕歸臨安。昌乃送牌印而出。全武斬
之。昌在圍城中。貪吝益甚。口率民間錢帛。減戰士糧。及
城破。庫有金帛雜貨五百萬。倉有糧三百萬斛。錢鏐散
金帛以賞將士。**集覽**。牙城。即內城也。注見漢
開倉以振貧乏。**質實**。臨安。縣名。
注見僖宗
乾符五年。

六月李克用攻魏博。朱全忠遣其將葛從周救之。還擊兖

鄆。破之。

李克用攻魏博。朱全忠召葛從周於鄆州。使將兵營洹
水以救魏博。克用引兵擊之。汴人多鑿坎於陳前。戰方

酣。克用馬躓。幾為汴人所獲。顧射其將一人斃之。乃得
免。引軍還。從周復擊兖鄆。兵破之。兖鄆屬城皆為汴人
所據。克用發兵赴之。輒為魏人所拒。不得前。兖鄆由是不振。
集覽。洹水。注見周顯王
三十六年。馬躓。躓
陟利反。路也。字與寔通。詩載
寔其尾。說文曰。寔礙不行也。

秋七月李茂貞舉兵犯關。上如華州。考異

上。當
作帝。

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禮甚恭。克
用去。二鎮貢獻漸疎。表章驕慢。上自石門還。置殿後四
軍。選補數萬人。使延王戒丕等將之。茂貞遂表言延王
無故稱兵討臣。臣今勒兵入朝請罪。上告急於河東。茂
貞遂引兵逼京畿。單王嗣周與戰敗績。七月。茂貞進逼
京師。戒丕曰。今關中藩鎮無可依者。不若自鄜州濟河
幸太原。上至渭北。韓建奉表請幸華州。不許。既而上復
憚遠適。至富平。復遣人召建面議去留。建至。頓首言。今
藩臣跋扈者。非止茂貞。陛下若遠巡邊鄙。臣恐無復還
朝。今華州兵力雖微。亦足自固。西距長安不遠。願陛下
臨之。以圖興復。上乃從之。至華。
質實。華。鎮。注見肅宗上
州。茂貞遂入長安。燔燒俱盡。
漢獻帝建安十七年。太原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
并州。富平。縣名。注見憲宗元和六年。長安。縣名。注見漢

惠帝五年

崔胤罷。

上以胤崔昭緯之黨故罷之。

以陸扆同平章事。質實

陸扆嘉興人。

○八月李克用發兵入援。

韓建移檄諸道令供輸資糧詣行在李克用聞之歎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又曰韓建天下癡物為賊臣弱帝室是不為李茂貞所擒則為朱全忠所虜耳因奏將與鄰道發兵入援。

書法

於是奏將發兵入援耳即書入援何予義也。

發明

昭宗失謀再貽播越茂貞兩犯京闕逼逐乘輿是時克用雖有奏請猶未出兵而綱目已書其發兵入援者予其有勤王之心也向使昭宗早從克用之言克用早伸正國之義又安有覆出之禍哉吁

王搏罷以朱朴同平章事。

水部郎中何迎表薦國子博士朱朴材如謝安道士許巖士亦薦朴有經濟材上連日召對朴有口辯上悅之

曰朕雖非太宗得卿如魏徵矣上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朴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上以為然以朴為相朴庸鄙迂僻中外大驚尋兼判戶部凡軍旅財賦一以委之

質實

朱朴襄陽人謝安晉

元帝時人。

九月以王潮為威武軍節度使。質實

威武節度

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閩中。

○以馬殷判湖南軍府事。

殷以高郁為謀主而畏楊行密成汭之彊議以金帛結之郁曰成汭不足畏也行密公之讐雖以萬金賂之安肯為吾援乎不若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訓卒厲兵以修霸業則誰與敵矣殷從之。

質實

湖南軍注見宋

以崔胤崔遠同平章事貶陸扆為硤州刺史。

胤之罷相韓建之志也胤密求援於朱全忠且教之營東都宮闕表迎車駕全忠從之仍請以兵迎駕且言崔胤忠臣不宜出外建懼復奏召胤為相遣使諭止全忠胤恨宸代已誣以黨於茂貞而貶之。

質實

硤州

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夷陵。

冬十月。以孫偓為鳳翔四面行營招討使討李茂貞。

茂貞上表請罪。仍獻助脩宮室。錢韓建復佐佑之。竟不出師。

書法

不行矣。何以書。病昭宗也。勃焉而興兵。忽焉而罷之。書所以著其無成命也。

發明

克用請討茂貞。乃疑而不用。孫偓何為者哉。乃以任招討之職。書之于冊。失可知矣。

以王搏同平章事。

以錢鏐為鎮海鎮東節度使。

鏐令兩浙吏民上表。請兼領浙東。朝廷不得已從之。改威勝曰鎮東。

質實

鎮海軍名。注見憲宗元和二年。

杭州鎮東軍名。注見昭宣帝天祐三年。

以劉隱為清海行軍司馬。

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瑒據境拒之。封州刺史劉隱襲廣州。斬瑒。具軍容迎知柔入視。

事。知柔表隱為行軍司馬。

質實

清海節度。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薛州名。未詳沿革。廣州。注見秦始皇

皇三十三

書法

行軍司馬耳。何以書。予劉隱也。清海軍變。據境拒命。隱討平之。而能迎帥視事。自僖昭以來。未

之有也。特書美之。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十二

吏部尚書加二級 臣 宋 犖 謹 奉

敕校刊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十三

起丁巳唐昭宗乾寧四年。○凡十年。盡丙寅唐昭宣帝天祐三年。

四年春正月詔罷諸王所領兵及殿後四軍。

韓建奏睦濟韶通彭韓儀陳八王謀殺臣劫車駕幸河中。上大驚召建諭之。建稱疾不入。令諸王詣建自陳。建不之見。表請勒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上不得已。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建又奏所置殿後四軍。顯有厚薄偏黨。乞皆罷遣。詔亦從之。於是天子之親軍盡矣。捧日都頭李筠。石門扈從功第一。建復集覽。捧日都頭。捧日軍號也。都頭。猶言部將。石門扈從。扈衛也。前年王行約等作亂。上以李筠兵自衛。幸石門鎮。

立德王裕為皇太子。

建既幽諸王於別第。上意不悅。乃奏請立德王為太子。欲以解之。

書法

唐自武宗四宗。無書立太子者。於是復書。亦自是終矣。

朱全忠克鄆州。執朱瑄。進襲兗州。克之。朱瑾奔淮南。

龐師古。葛從周。并兵攻鄆州。朱瑄兵少。食盡。不復出戰。瑄引水為深壕。以自固。師古等為浮梁。夜濟。瑄棄城走。野人執之以獻。全忠入鄆州。以龐師古為天平留後。朱瑾留大將。康懷貞守兗州。自與河東將史儼。李承嗣。掠徐境。以給軍食。全忠遣從周將兵襲兗州。懷貞降。從周入兗州。獲瑾妻子。瑾及儼等帥其眾奔淮南。全忠納瑾之妻。引兵還。張夫人請見之。瑾妻拜。夫人答拜。且泣曰。兗鄆與司空約為兄弟。以小故。恨望起兵相攻。使吾奴辱於此。他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奴之今日乎。全忠乃出瑾妻而斬瑄。於是鄆。齊。曹。棣。兗。沂。密。徐。宿。陳。許。鄭。滑。濮。皆入于全忠。惟王師範。保淄。青。亦服於全忠。淮南舊善水戰。不知騎射。及得河東兗鄆兵。軍聲大振。

王建遣華洪將兵攻東川。

建更華洪姓。名曰王宗滌。

孫偓朱朴罷。

朴既秉政。所言皆不效。外議沸騰。故罷。

張佶克邵州。擒蔣勛。

質實

邵州。一統志云。唐初所置。治邵陽縣。天寶初改為邵陽郡。乾元初復為邵州。五代時晉改為敏州。宋仍為邵州。後陞寶慶府。元改為寶慶路。本朝改路為府。隸湖廣道。○三

月。朱全忠以葛從周守兗州。朱友裕守鄆州。龐師古守徐

州。○夏四月。遣使和解兩川。

書法

漢獻之篇。書遣馬日磾趙岐和解關東矣。於是再見。衰世之政一轍也。終綱目書遣使和解二。

○六月。貶王建為南州刺史。以李茂貞為西川節度使。覃

王嗣周為鳳翔節度使。

王建將兵五萬攻東川。李茂貞表其罪。故貶之。徙茂貞鎮西川。覃王鎮鳳翔。建克梓州南寨。執其將李繼寧。宣諭使李恂至梓州。建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茂貞亦不受代。圍覃王於奉天。韓建移書茂貞。覃王乃得歸。

秋八月。韓建劉季述殺通王滋等十一人。

韓建奏諸王罷兵。尚苞陰計。願陛下聖斷不疑。制於未亂。上不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被髮升屋呼曰。宅家救兒。建盡殺之。以謀反聞。胡氏曰。御得其道。則昆蟲草木無札。瘡天闕之患。不然。一身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况妻子哉。古之明君。所以不敢不敬德。不敢不教子。不敢用小人。不敢失大柄。為易世之後。未流之若此也。唐室至。**集覽**宅家。稱天子也。義取此。豈非祖宗詒謀有未孫歟。**宅家**。稱天子也。義取此。豈非祖宗詒謀有未孫歟。李濟翁資暇集曰。至尊以天下為宅。四海為家。故曰宅家。札瘥天闕。左傳札瘥天昏注。大疫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天。未名曰昏。莊子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疏云。天折也。闕者。壅塞無生氣也。瘥。才何反。闕於葛反。祖宗詒謀有未孫歟。詩文王有聲。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文公傳曰。詒。遺也。武王以善謀遺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此云未孫者。謂未能遠謀。**正誤**按讀未孫為子孫之孫。及孫。故致未流之若此也。孫。固是。但胡氏不成文理。朱子詩傳以貽厥孫謀為子孫固是。但胡氏則本舊註。以孫為孫順之義。音遜。集覽之泥而不達。如此。可笑也。

發明

韓建。藩臣也。季述。闖奴也。通王滋等。皇子也。以皇子之貴。而臣僕殺之。如斃犬豕。禍亂至此極也。

九月。李克用攻幽州。劉仁恭與戰。敗之。

矣。比而觀之。則知昭宗不用克用討賊之策。尤可恨也。

初。李克用取幽州。表劉仁恭為節度使。留戍兵及腹心將千人。典其機要。租賦供軍之外。悉輸晉陽。及上幸華州。克用徵兵於仁恭。以入援。仁恭辭以契丹入寇。不出兵。克用移書責之。仁恭抵書慢罵。囚其使者。克用大怒。自將擊之。仁恭遣其將單可及引兵逆戰。克用方飲酒。前鋒白賊至矣。克用醉曰。可及輩何足為敵。亟命擊之。是日大霧。幽州將楊師侃伏兵於木瓜澗。河東兵大敗。克用醒而後知之。責諸將曰。吾以醉廢事。汝曹何不力爭。仁恭奏討克用。詔不許。仁恭又遣使謝克用。克用復書。畧曰。公仗鉞控兵。理民立法。擢士則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酬恩。已尚不然。人何足信。僕料猜防出於骨肉。嫌忌生於屏帷。持干將而不敢授人。捧盟盤而何辭著誓。**集覽**干將。注。見玄宗天寶六載。盟盤。禮記泣牲曰盟。成。乃歃血讀書。敦。音堆。孟也。**質實**木瓜澗。一統志云。在蔚州南一百五十里。廣昌縣境內。今屬大同府。**冬十月。以韓建為鎮國匡國節度使。質實**鎮國。一統志云。唐之軍名。治華

州。五代梁改威化軍。唐復為鎮國軍。宋改為鎮潼軍。金改為金安軍。元復為華州。本朝因之。屬西安府。匡國。唐之軍名。治同州。五代梁改忠武軍。後唐復為匡國軍。宋改定國軍。屬永興路。金屬京兆府。元仍為同州。本朝因之。屬西安府。

○詔削奪李茂貞官爵姓名。發兵討之。復以王建為

西川節度使。○王建克梓州。顧彥暉自殺。
初建與彥暉五十餘戰。蜀州刺史周德權言於建曰。東川羣盜多據州縣。彥暉皆啗以厚利。恃其救援。故堅守不下。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來者賞之。以官。不服者威之以兵。則彼反為我用矣。建從之。彥暉勢益孤。至是建攻梓州益急。彥暉自殺。建入梓州城。中兵尚七萬人。建以王宗滌為留後。

朱全忠擊楊行密。戰于清口。全忠大敗。

朱全忠既得兗鄆。甲兵益盛。乃大舉擊楊行密。遣龐師古壁清口。葛從周壁安豐。全忠自將屯宿州。行密與朱瑾將兵三萬拒之。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不聽。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以為惑眾。斬之。瑾以五千騎引度。趣其中軍。士卒倉黃拒戰。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督大軍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

古。從周奔還。行密瑾乘勝追擊之。殺溺殆盡。還者不滿千人。全忠亦奔還。行密大會諸將。謂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先趣壽州。副使云不知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表領鎮海節度。行密待承嗣史儼甚厚。第舍姬妾。咸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皆為行密盡力。屢立功。行密由是遂保據江淮。全忠不能與之爭。**質實**清口。一統志云。清河口也。在淮安府城西五十里。安豐。漢之縣名。屬六安國。東漢屬揚州。晉屬淮南郡。宋齊梁隋皆因之。唐屬壽春府。五代唐廢之。今為安豐鄉。故址在鳳陽府壽州南六十里。

立淑妃何氏為皇后。

書法

唐自代宗始無書立后者。於是復書。亦自是終矣。

○十二月。威武節度使王潮卒。

王潮以弟審知為觀察副使。有過猶加捶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捨其子。命審知知軍府事。

南詔驃信舜化上書。

南詔土書。朝廷欲以詔書報之。王建言小夷不足辱詔書。臣在西南。彼必不敢犯塞。從之。黎雅間有淺蠻三部。

歲賜繒帛使覘南詔而蠻反受南詔賂詞成都虛實陰與大將相表裏節度使或失大將心則教者蠻紛擾建絕其賜斬押牙山行章以懲之邛崃之南不置障戍蠻亦不敢侵盜**集覽**驃信舜化驃信也舜化其君之名黎雅俱屬成都黎古筰都也漢武置沈黎郡後周置黎州雅注見大順元年詞休正反伺侯采察黎雅二州名按一統志黎州後周之所置治之名**質實**沈黎縣尋廢隋復置縣及登州大業初廢州以縣屬臨邛郡後省之唐復置黎州五代時前後蜀繼有其地宋屬成都路元屬吐蕃等處宣慰司本朝改爲黎州安撫司隸四川道雅州西魏之所置治嚴道縣隋改爲臨邛郡唐初復爲雅州尋改盧山郡後復爲雅州屬劔南道五代時孟知祥置永平軍宋復爲雅州屬成都路元初屬嘉定路尋屬吐蕃宣慰司本朝省嚴道縣入州改屬四川道

貶張道古施州司戶

考異施上漏爲字

右拾遺張道古上疏言國家有五危二亂陛下登極十年而曾不知爲君馭臣之道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爲姦臣所弄終爲賊臣所有也上怒貶之仍下詔罪狀宣示諫官

午戊

光化元年春正月詔復李茂貞姓名官爵罷諸道兵

書法

書詔病昭宗也其病之何茂貞之跋扈昭宗有以甚之也一犯闕矣以謝罪免之故至於再犯闕既命孫匡致討矣已而又以請罪免之藩臣而敢於一再犯闕其請罪豈真誠哉乃欲移之西川使軍王代其任此令果能行於茂貞乎其不受代可知也則又悻悻然削奪官爵發兵討之未及秦功而尋有復爵罷兵之詔矣舉措如此宜茂貞有以易而侮之也故綱目備書之

○以韓建爲修宮闕使

初李茂貞以數出兵救東川不暇東逼乘輿詐稱改過又聞朱全忠營洛陽宮累表迎駕與建皆懼請脩復宮闕奉上歸長安詔以建爲修宮闕使建及茂貞皆致書於李克用請和仍乞丁匠助修宮室克用許之

三月以朱全忠爲宣武宣義天平節度使

質實宣武一統志云唐之

軍名治汴州五代梁都於此號東京開封府唐晉漢周及宋皆因之金初改爲汴京後復遷都焉元初改爲汴梁路本朝仍改爲開封府隸河南道宣義軍名注見懿宗咸通十年義成軍天平軍名注見憲宗元和七年

朱全忠遣副使韋震入奏。求兼鎮天平。朝廷未之許。震爭之力。不得已從之。

以馬殷知武安留後。

時湖南管內。多為羣盜所據。殷得潭邵二州而已。

劉仁恭取滄景德州。

義昌節度使盧彥威性殘虐。與仁恭爭鹽利。仁恭遣其子守文將兵襲之。彥威奔汴州。仁恭遂取滄。景德。三州以守文為留後。兵勢甚盛。有并吞河朔之志。為守文求旌節未許。會中使至范陽。仁恭語之曰。旌節吾自有之。但欲得長安本色爾。何為見拒。其悖慢如此。

質實

義昌軍名。注見隋恭帝義寧二年景城郡。

夏四月。朱全忠會幽州魏博兵擊李克用。敗之。拔洛邢磁

州。○秋八月。車駕至長安。○遣使宣慰河東宣武。

上欲藩鎮輯睦。以太子賓客張有孚為河東。汴州宣慰使和解之。克用欲奉詔。全忠不從。

九月。錢鏐克蘇州。

錢鏐使顧全武攻蘇州。城中食盡。淮南所署刺史棄城走。獨秦裴守崑山不下。全武帥萬餘人攻之。裴屢出戰。復斬傷全武。全武怒。益兵攻城。引水灌之。城壞乃降。裴兵不滿百人。鏐怒曰。單弱如此。何敢久為旅拒。對曰。裴義不負楊公。今力屈而降爾。鏐善其言。顧全武亦勸宥之。時人稱全武長者。

集覽

裴斬傷。左傳。莊十一年。

質實

崑山。一統志云。

宋公斬之。杜預曰。戲而相愧曰。斬服虔曰。梁之縣名。屬會稽郡。以山為名。隋屬吳郡。唐屬蘇州。宋屬平江府。元陞為崑山州。本朝初仍為崑山縣。改屬蘇州府。

魏博節度使羅弘信卒。

軍中推其子紹威為留後。

以王審知為威武節度使。○冬十月。王珙殺前常州刺史

王祝。

祝性剛介。有時望。詔徵之。時人以為且入相。過陝。節度使王珙延奉甚至。請叙子姪之禮。祝固辭。珙怒。使送者

殺之。以覆舟聞。**集覽** 祝昌六反。

十一月。以羅紹威為魏博節度使。○十二月。李罕之據潞州。朱全忠表為節度使。

李克用之平王行瑜也。李罕之求帥邠寧。克用曰。行瑜恃功邀君。故吾與公討而誅之。昨破賊之日。吾首奏趣蘇文建赴鎮。今遽二三朝野之論。必謂吾輩復如行瑜所為也。侯還鎮。當更為公論功爾。罕之不悅。復求小鎮。養疾。克用亦不許。罕之鬱鬱。及昭義節度使薛志勤薨。罕之擅引澤州兵。夜入潞州據之。克用怒。遣人讓之。罕之遂請降於朱全忠。克用遣李嗣昭將兵討之。嗣昭先取澤州。收罕之家屬送於晉陽。全忠表罕之為昭義節度使。

紀

二年。春。正月。崔胤罷。以陸扆同平章事。○劉仁恭屠貝州。三月。朱全忠遣兵擊敗之。遂攻河東。大敗而還。

仁恭發幽滄等十二州兵十萬。欲兼河朔。攻拔貝州。城中萬餘戶盡屠之。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仁恭進攻魏

州。節度使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李思安將兵救魏。仁恭遣守文及單可及將精兵五萬擊之。思安伏兵逆戰。陽卻守文逐之。伏發。大敗之。斬可及。殺獲三萬人。守文僅以身免。可及驍將也。燕軍由是喪氣。時葛從周將精騎已入魏州。仁恭攻館陶門。從周出。顧門者闔扉死戰。仁恭復大敗。燒營而遁。仁恭自是不振。而全忠益橫矣。從周乘勝攻河東。拔承天軍。別將氏叔琮拔遼州。李克用遣周德威擊之。叔琮有驍將陳章。號陳夜叉。請於叔琮曰。河東所恃者周楊五。請擒之。求一州為賞。克用聞之。以戒德威。德威曰。彼大言爾。戰于洞渦。德威微服往挑戰。謂其屬曰。汝見陳夜叉即走。章果逐之。德威奮鐵搥擊之。墜馬。生擒以獻。因擊叔琮。大破之。從周亦引。顧門者闔扉為句。門者闔也。闔閉也。扉戶。有進無卻。氏叔琮。氏。姓也。叔琮。其名也。氏。上紙反。琮。祖宗反。**質實** 洞渦。按一統志云。原府樂平縣西四十里。徙泉嶺。至平定州合浮化水。西流至壽陽縣界入黑水。經榆次合涂水。又西至徐溝縣入汾水。

夏。六月。以丁會為昭義節度使。

從朱全忠之請也。

保義軍亂。殺節度使王珙。

珙性猜忌。雖妻子親近。常不自保。至是為麾下所殺。推都將李璠為留後。都將朱簡復殺璠而代之。附於朱全忠。改名友謙。預於子姪。

秋七月。馬殷拔道州。

殷遣李唐攻道州。賊帥蔡結伏兵于隘。擊破之。唐曰。蠻所恃者山林爾。乃因風燔林。光燭天地。羣蠻驚遁。遂拔道州。擒結斬之。

八月。李克用拔潞州。

先是克用遣李君慶圍潞州。朱全忠遣張存敬救之。君慶解圍去。克用誅君慶。以李嗣昭代之。李罕之死。全忠使賀德倫守潞州。嗣昭日以鐵騎環其城。捕芻牧者。附城三十里。禾黍皆刈之。德倫宵遁。克用表孟遷為留後。

九月。以李茂貞為鳳翔彰義節度使。

庚申

三年。春二月。李克用治晉陽城。

李克用大治晉陽城。塹。押牙劉延業諫曰。大王聲振華夷。宜揚兵以嚴四境。不當近治城塹。損威望而啟寇心。克用謝之。賞以金帛。

夏四月。朱全忠遣兵圍滄州。

全忠遣葛從周將兵擊劉仁恭。拔德州。圍滄州。仁恭復遣使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周德威將五千騎以救之。

六月。以崔胤同平章事。殺司空同平章事王搏。

王搏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橫。崔胤日與上謀去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以相傾。搏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弼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姦變。胤聞之。潛搏為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搏排已。恨之。遺朱全忠書。使表論之。上不得已。召胤復相之。貶搏崖州司戶。流道弼驩州。務脩愛州。皆賜自盡。於是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胡氏曰。昭宗在位十有二載。其人才可知已久矣。王搏為相累

年未聞有所匡益。獨此數言。足以抹其急促之禍。已為
崔胤所擠。置之死地。然則搏亦暗於度君。而冒於居位
矣。當是時也。惟貴戚之卿。與世受國
恩者。無潔身之義。自餘去之可也。
集覽 搏。徒官反。暗
昧也。度。昏
謀也。

秋七月。李克用遣兵攻邢洺。以救滄州。汴軍敗還。○九月。

以徐彥若為清海節度使。**質實** 清海節度。注見晉武
帝太康元年交州。

崔胤以彥若位在已上。惡之。彥若亦自求引去。時藩
鎮皆為疆臣所據。惟嗣薛王知柔在廣州。乃求代之。

崔遠罷。以裴贇同平章事。○朱全忠攻鎮州。

朱全忠以王鎔與李克用交通。伐之。鎔懼。遣判官周式
詣全忠請和。曰。鎮州密邇太原。困於侵暴。王公與之連
和。乃為百姓故也。今明公果能為人除害。則天下誰不
聽命。若但窮威武。則鎮州雖小。城堅食足。明公雖有十
萬之眾。未易攻也。全忠笑曰。與公戲爾。乃
遣使入見鎔。鎔以其子為質。全忠引還。

朱全忠取瀛景莫州。

成德判官張澤言於王鎔曰。河東。勅敵也。今雖有朱氏
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乎。彼幽滄。易守。猶附
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兼服之。使河北合而為一。則可
以制河東矣。鎔復遣周式往說全忠。全忠喜。遣張存敬
擊劉仁恭。拔瀛景莫三州。胡氏曰。張澤為王鎔謀。若智
而愚。舍近附遠。一愚也。舍忠功附姦賊。二愚也。反覆棄
信。三愚也。說朱公合河北之勢。則於成德何私焉。四愚
也。澤之意。特以朱彊李弱為向背爾。以彊弱為向背。而
不論義理。非守
國之善計也。

馬殷取桂州。

靜江軍節度使劉士政。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嶺。以備
馬殷。殷遣李瓊等將兵擊之。可璠掠縣民耕牛宰犒軍。
縣民怨之。為瓊鄉導。以襲秦城。擒可璠。遂
圍桂州。士政出降。桂宜巖柳象五州皆降。**集覽** 靜江軍。
始皇三十三年。**質實** 秦城。一統志云。在桂林府興安縣
西南四十餘里。秦始皇所築。以限

百越。宜。唐之州名。治龍水縣。天寶初改為龍水郡。屬嶺
南道。乾元初復為宜州。五代時為楚馬氏所有。後屬南
漢。宋平嶺南。仍為宜州。屬廣西路。宣和初置慶遠軍節
度。咸淳初改慶遠府。元至元中改置慶遠路。本朝初

復為慶遠府。直隸廣西道。柳州。唐之州名。治馬平縣。天寶初改龍城郡。乾元初復為柳州。光化後為楚馬氏所據。五代時屬南漢。宋初仍為柳州。屬廣南西路。咸淳初徙治柳城縣之龍江。元至元中改置柳州路。本朝初改為柳州府。徙治馬平縣。直隸廣西道。象。隋之州名。治馬平縣。大業中廢州。別置象縣。屬始安郡。唐初復置象州。治陽壽縣。天寶初改為象郡。乾元初復為象州。元初改置象州路。後復為象州。本朝因之。以陽壽縣省入。屬柳州府。

朱全忠遣兵攻定州。義武節度使王郜奔晉陽。

張存敬攻定州。王郜遣兵馬使王處直將兵數萬拒之。處直請依城為柵。俟其師老而擊之。孔目官梁汶曰。昔幽鎮合兵三十萬攻我。于時我軍不滿五千。一戰敗之。今存敬兵不過三萬。我軍十倍於昔。奈何示怯。欲依城自固乎。郜乃遣處直逆戰。大敗。郜奔晉陽。軍中推處直為留後。存敬進圍定州。朱全忠至城下。處直登城呼曰。本道事朝廷盡忠。於公未嘗相犯。何為見攻。全忠曰。何故附河東。對曰。封疆密邇。且婚姻也。今請改圖。全忠許之。處直以繒帛十萬犒師。全忠乃還。仍為處直表求節鉞。劉仁恭遣其子守光將兵救定州。全忠遣張存敬襲

之。殺六萬餘人。由是河北諸鎮皆服於全忠。

十一月。中尉劉季述幽上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

考異

述

漏等字。上

考證

中尉當作宦者。上當作帝。

自宋道弼。景務脩死。宦官皆懼。中尉劉季述。王仲先。樞密王彥範。薛齊偓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變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官。吾輩終罹其禍。不若奉立太子。引岐華兵。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至是上獵苑中。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日。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帥禁兵千人破門而入。具得其狀。出謂崔胤曰。主上所為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為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不敢違。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廷。作胤等狀。請太子監國。胤及百官皆署之。將士大呼入思政殿。上驚起。季述等出狀白之曰。此非臣等所為。皆南司眾情。不可遏也。即扶上與何后同輦。嬪御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搗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兵圍之。穴牆以通飲食。上求錢帛紙筆。皆不與。公主嬪御無衣衾。號哭聞于外。季述迎太子入宮。矯詔立之。以上為太上皇。加百官爵秩。將士優賞。凡宮人左右。為上所寵信者。

皆榜殺之。胡氏曰：在易困有亨道。苟有剛中之德，致其誠意，求在下之賢，必有應者。故困厄于前而受福于後也。昭宗德非剛中，心無誠意，卞急譙譙，昧徐有說之義，是以終於困而已也。當是時，國家之勢如積薪在炎火之上，累卵在頽石之下，尚何心於馳騁田獵、樂飲而沈醉也。左右宦官，伺釁日久，又以曩怒促之，能無少陽之辱乎。○崔胤密致書朱全忠，使與兵圖返正。進士李愚客游華州，上韓建書曰：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欲求自安，其可得乎。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此者。建雖不能用，厚待之，愚堅辭而去。胡氏曰：李愚自為進士時，已有遠見忠謀，宜終為世用也。惜其所告非所當告爾。韓建前日肆其凶悖，今日豈能率義乎。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愚於是為不知矣。○全忠在定州，聞亂而還。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全忠猶豫未決，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霸者之資也。公為唐桓文，安危所屬，宦豎囚廢，天子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全忠大悟，即囚希度，遣親吏蔣玄暉如京師，與崔胤謀之。

集覽

榜殺。榜，通作榜。漢書劉伯莊注：榜，蒲庚反。笞擊也。在易困有亨道。易困亨。

注。困，窮也。窮必通也。處窮而不能自通者，小人也。卞急譙譙，春秋魯莊公卞急而好潔注。卞，躁疾也。言性躁急也。譙，音茲消反。字當作焦。荀子以已之焦焦受人之域。域注。焦，音焦。焦，明察也。域，與惑通。昏迷也。昧，徐有說之義。昧，不明了也。易困卦九五，困于赤紱，乃徐有說。注。致物之功，不在於暴，故曰徐也。困而後乃徐，徐則有說矣。伊川傳曰：人君之困，由上下無與也。赤紱，臣下之服，取行來之義，故以紱言。人君之困，以天下不來也。天下皆來，則非困也。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德，下有九二剛中之賢，道同德合，餘必相應而來，共濟天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喜說也。人君之在困時，宜念天下之困，求天下之賢，若祭祀然，致其誠敬，則能致天下之賢。濟天下之困矣。曩，怒。曩，皮器反。亦怒也。詩蕩篇內曩于中國注云：不醉而怒曰曩。連衡，衡，讀與橫同。注見周安王十五年從橫。

發明

唐自憲宗以來，為宦官所殺者二君，所立者七君。昭宗輕佻狷急，固足取禍。然此輩視置君如

弈棋，已非一日。是時昭宗手殺黃門侍女數人，至於日加辰巳，宮門不開，皆憲敬兩朝之所無者。萬一羣闖舉行，陳弘志、劉克明故事，則將若何。惟二人不免於前，故季述等猶有所畏於後，遂用傳授之說，行其

幽廢之謀。綱目特揭中尉書之。所以見宦人之禍。一至於此。而唐朝公卿百執。亦無一人敢與之抗者。豈不深可歎哉。

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神策指揮使孫德昭等討劉季述等。皆伏誅。上復于位。黜太子裕為德王。**考異**上當作帝。于字

年書帝復位無于字。

神策指揮使孫德昭自季述等廢立。常憤惋不平。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晉說之曰。今反者獨季述仲先爾。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他人之手矣。德昭曰。相公有命。不敢愛死。遂結右軍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正旦。仲先入朝。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何后不信。曰。果爾。以其首來。德昭獻其首。上乃與后毀扉而出。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上曰。裕幼弱。非其罪。黜為德王。賜德昭姓名李繼昭。承誨姓名李繼誨。

彥弼亦賜姓。皆以使相留宿衛。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上寵待胤益厚。朱全忠由是亦益重李振。**集覽**使相唐制節度使兼平章事者曰使相。

書法太子書廢多矣。未有書黜者。此其書黜何。季述所帝也。以為有罪。則季述迫之。以為無罪。則為逆臣。所立也。故特書黜。綱目之權衡審矣。終綱目書廢太子十一。廢書以者一。書黜者一。詳周赧王十六年。為臣所廢者不與焉。晉太子單。

發明季述之逆。公卿在位。既不能為有無。至於討賊。亦將焉用彼相哉。觀之綱目所書。則可見矣。

進朱全忠爵為東平王。李茂貞為岐王。○以韓全誨張彥

弘為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考異**以字下漏宦者二字。

敕近年宰相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撓權亂政。自今並依大中舊制。俟宰相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崔胤陸辰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辰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上召李

繼昭等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歸之北司，為便。於是復以宦者為中尉，又徵前樞密使嚴遵美為兩軍中尉，觀軍容，處置使，遵美曰：一軍猶不可為，况兩軍乎？固辭不起。肩以宦官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會李茂貞入朝，肩諷茂貞留兵宿衛，以假子繼筠將之，諫議大夫韓偓以為不可，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則家國兩安。昭宗不能因天下讐疾之心，窮治逆黨，奪其兵柄，歸之將相，而以亂易亂，復任宦者，既赦而不問，又稍以法誅之，至使反側不安，外結藩鎮，以致劫遷之禍，由絕惡不除其本，而大信不立故也。昔陽虎作亂於魯，囚季桓子，劫其國君，春秋書之曰：盜。若季述等，家臣賤人，不得曰廢立為唐史者，宜書曰：盜。則名實正矣。胡氏曰：崔胤之言，其心雖私，其策則是，豕宰六卿之長，於事無所不統，况兵權有國之司命，而可不預知乎？然不當分為左右，通掌可也。彼三武夫固北司之隸也，夫豈足以謀乎？

集覽

撓權，撓擾亂也。漢書撓字或從木，陽虎作亂於魯，左傳定五年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十月，殺公何藐。

書法

中尉樞密綱目間書之矣，未有如此其備也。此其備書何惜之也，曷為惜之，於是四逆既誅，崔

陸獻策，可以從之矣。而謀於武卒，復用宦者，此機一失，激為南北角立之勢。卒之崔胤外，召朱溫而唐遂亡矣。故備書惜之。

二月，朱全忠取河中，晉絳等州，執王珂以歸，殺之。

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取河中，以制河東。遣張存敬將兵三萬襲之，而自以中軍繼其後。晉絳不意其至，皆降。全忠留兵守之，以扼河東援兵之路。珂告急於李克用，克用兵不得進，報曰：不若舉族歸朝。珂又遣李茂貞書言天子詔藩鎮無得相攻，今朱公不顧詔命，首與兵相加，河中若亡，則同華、邠、岐俱不自保。天子神器，拱手授人矣。公宜亟帥關中諸鎮兵固守潼關，赴救河中。關中安危，國祚脩短，繫公此舉。茂貞不報，存敬圍河中。王珂欲奔京師，而人情離貳，不復能出。遂請降。全忠馳赴之。至虞鄉，哭重榮墓，盡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全忠止之，曰：太師舅之恩，何可忘？若郎君如此，使僕異日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全忠表張存敬為留後，珂舉族遷于大梁。後全忠竟殺之。

質實

虞鄉，一統志云：西魏之縣名，屬蒲州。隋、唐、宋、金俱仍舊。元省之。故址

以王溥裴樞同平章事。○三月朱全忠遣兵攻河東。取沁澤潞遼等州。

李克用遣使請好於全忠。全忠忿其書辭蹇傲。遣氏叔琮等分道攻之。沁澤潞遼等州皆降。別將白奉國會成德兵自井陘入。拔承天。叔琮等兵抵晉陽城下。克用登城備禦。不遑飲食。時大雨積旬。芻糧不給。士卒瘡痍。全忠乃召兵還。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騎躡之。殺獲甚衆。

夏五月以朱全忠為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節度使。

全忠奏乞除河中節度使。而諷吏民請已為帥。

書法

前書為宣武宣義天平節度矣。於是兼帥河中。則其再序三鎮何。譏也。兼領四鎮。惟子儀足當之。以授全忠。尾大甚矣。故備書譏之。

李茂貞入朝。

初楊復恭借度支賣麩之利一年以贍軍。而不復歸。至是崔胤欲抑宦官。罷之。令酤者自造。而月輸錢度支。并

近鎮亦禁之。李茂貞惜其利。表乞入朝論奏。韓全誨請許之。茂貞至京師。全誨深與相結。崔胤始懼。益厚朱全忠。而與茂貞為仇敵矣。

六月解崔胤鹽鐵使。

上之返正也。中書舍人令狐渙給事中韓偓皆預其謀。拔擢為翰林學士。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宦官側目。胤欲盡除之。韓偓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上獨召偓問之。對曰。東內之難。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為崔胤言之。對曰。陛下詔書云。四家之外。餘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已為不少。此其所以恟恟不安也。今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有善則獎。有罪則懲。則咸自安矣。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况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取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矣。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胤復請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宦

官乃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訶察其事。盡得肩密謀。日夜謀所以去肩者。時肩領三司。全誨等教禁軍對上誼諫。訴肩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肩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肩知謀泄。事急。遺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集覽**。令狐。複姓。元和姓纂云。周狐。因氏焉。左傳。文七年。晉敗秦師于令狐。卽此地。注。令狐在河東。正義曰。令。音零。括地志云。故城在蒲州猗氏縣。處之當在正旦。正旦。日孫德昭殺劉季述等。今韓偓謂何不於彼時一就處置之。理絲而焚之。焚。符分反。亂也。左傳。夫治亂國。猶治絲而焚之。

書法

特筆也。自是崔肩始懼而召全忠矣。故特書之。

冬十月。朱全忠舉兵發大梁。

初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繼誨。彥弼。及神策指揮使李繼筠。深相結。繼昭獨不肯從。他日韓偓因對及之。上曰。是不虛矣。令狐渙欲令朕召肩及全誨等於內殿。置酒和解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獨有顯罪數人。速加竄逐。餘者許其自新。庶幾可息。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益不自安。事終未

了爾。上曰善。既而宦官自恃黨援已成。稍不遵敕旨。或使監軍守陵。皆不行。上無如之何。朱全忠得崔肩書。自河中還。大梁發兵。上聞之。急召韓偓謂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茂貞共其功。恐兩帥交爭。則事危矣。卿語崔肩速飛書兩鎮使合謀。又謂偓曰。繼誨彥弼輩驕橫益甚。對曰。茲事失之於初。當其立功之時。但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應聽其出入禁中也。且崔肩本留岐兵。欲以制敕使也。今敕使衛兵相與爲一。汴兵若來。必與鬪於闕下。**集覽**。或使監軍守陵。本臣竊寒心。十月。全忠兵發大梁。**黜守**。諸陵。

發明

全忠是時已有移國之勢。然崔昌遐召之。欲誅宦官。故綱目亦止書其舉兵發大梁。而不書其

向闕之罪也。

楊行密遣兵攻杭州。擒其將顧全武。

楊行密遣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全武等列入寨以拒之。神福聲言還師。所獲杭俘走還者皆不追。暮遣羸兵先行。而伏兵青山。全武追之。伏發被擒。錢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旣而久攻不拔。神福欲歸。恐爲鏐所邀。乃

遣人守衛鏐祖考丘壟。又使顧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受其犒賂而還。旣而行密遣全武歸以易秦裴。

集覽以易秦裴。先是錢鏐攻秦裴降之。**質實**長興縣南六十里。山有石

寶。通太湖及洞庭山。冬月常暖。色如黛青。故名。

十一月。韓全誨等劫帝如鳳翔。朱全忠取華州。

韓全誨等聞全忠將至。令李繼誨李彥弼等勒兵劫上。請幸鳳翔。上密詔崔胤曰。我爲宗社大計。勢須西行。卿等但東行也。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復侍側。同議政事。李繼筠遣兵掠內庫寶貨法物。全誨遣人密送諸王宮人。先之鳳翔。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師大駭。上遣中使召百官。皆辭不至。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拔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李彥弼卽於御院縱火。上不得已。與后妃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而出。李茂貞出迎。上下馬慰接之。遂入鳳翔。全忠議引兵還。張濬說之曰。韓建。茂貞之黨。不取之。必爲後患。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以建爲忠武節度使。以兵送之。車駕之在華州也。商賈輻輳。建重征之。得錢九百萬緡。至是全忠盡取之。是時京師無天子。

行在無宰相。崔胤等列狀請朱全忠西迎車駕。全忠復書曰。進則懼脇君之謗。退則懷負國之慚。然不敢不勉。范氏曰。崔胤本與韓全誨有隙。故各倚彊藩以爲外援。而岐汴亦憑宦官宰相以制朝廷。故胤召全忠。而全誨劫帝西幸。唐室之亡。由南北司相吞滅。而人主受其禍。豈不足爲將來之永鑒哉。

發明田令孜劫上如寶雞。韓全誨劫帝如鳳翔。其書法先後如一。然僖宗失之昏淫。昭宗失之輕躁。

爲失不同。同歸于亂。要皆出於宦人亂國之禍。誠後王之龜鑑也。

朱全忠引兵至鳳翔城東而還。

朱全忠至長安。宰相帥百官班迎。至鳳翔。軍于城東。李茂貞登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讒人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劫遷天子。今來問罪。迎扈還宮。岐王若不預謀。何煩陳論。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移兵北趣邠州。節度使李繼徽請降。復姓名楊崇本。李茂貞以詔命徵兵河東。李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趣晉州。與汴兵戰于平陽北。破之。昭戎節度使馮行襲亦遣使聽命于全忠。韓全誨遣中使二十餘人分道徵兵。皆爲所殺。全誨又徵兵於王建。建使王崇信等將兵五萬。聲言迎駕。實襲山南諸州。

質實昭戎軍名。

按一統志。唐乾元初所置。治金州。王建據蜀。改為雄武軍。宋初改為昭化軍。紹興以後屬利州路。元初廢軍入州。屬興元路。本朝因之。屬漢中府。

書法

還者何。順辭也。全忠為肩所召。稱兵西向。以致全誨劫遷。綱目曷為不以犯闕書。恕之也。其恕之何。奉詔而還。則猶知有王命矣。是故其發也書舉兵。其還也書還。

以盧光啟參知機務。崔胤裴樞罷。○十二月。清海節度使徐彥若卒。

彥若遺表薦劉隱權留後。

江西節度使鍾傳取撫州。

傳圍撫州。天火燒其城。士民譴驚。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危。非仁也。刺史危全諷聞之。謝罪聽命。

實

撫州。一統志云。隋初所置。治臨川縣。唐初因之。後改臨川郡。尋復為撫州。五代時楊吳置昭武軍節度。宋仍為撫州。隸江南西路。元置撫州。本朝改為撫州府。隸江西道。

戊子

二年。春。正月。以韋貽範同平章事。○二月。李克用遣兵攻

慈隰。逼晉絳。朱全忠還河中。遣兵擊之。

考異

提要攻作取。

先是朱全忠移軍武功。嗣昭等攻慈隰。以分其兵勢。全忠遂還河中。嗣昭等克二州。進逼晉絳。全忠遣兄子友寧。會氏叔琮擊之。

盜發簡陵。質實

簡陵。注見僖宗乾符元年。

○三月。汴兵圍晉陽。

氏叔琮。朱友寧。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時汴軍橫陳十里。而河東軍不過數萬。德威戰敗。叔琮友寧乘勝攻河東。取慈隰。汾。三州。圍晉陽。攻其西門。克用召諸將議。走保雲州。李存信欲入北虜。嗣昭德威及李嗣源皆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王勿為此謀。搃人心。劉夫人亦曰。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於人手。奈何效之。且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耶。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嗣昭。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叔琮營。斬首捕虜。汴軍驚擾。會大疫。引兵還。嗣昭與德威追之。復取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克用以貯糧繕兵。脩城利害。問於幕府掌書記李襲吉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彊不由眾寡。霸國無貧主。彊將無弱兵。

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禮者選文吏。錢穀有司。刑法有律。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譖謗之憂。如此則國不求富而自富。不求安而自安矣。至於率閭閻。定間架。增麩粟。檢田疇。恐非開國建邦之切務也。克用以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今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為沮喪。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劉夫人無子。克用寵姬曹氏生存最幼。警敏有勇畧。劉夫人待曹氏加厚。集覽。率閭閻。率。斂門也。德宗時行借錢令。於諸道津會置吏。閱富商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分之一。定間架。德宗時行稅間架法。每屋兩架為一間。上屋稅錢二千。中屋稅一千。下屋稅五百。遵養時晦。注見憲宗元和十二年。發明。克用自前攻邢洛救滄州之後。遂不復見。雖以少陽之變。亦不能舉兵赴難。至是遂困於汴。不克復振。他時大盜移國。拱手熟視。蓋已兆於此矣。直書于策。蓋亦歎惜之也。

以楊行密為行營都統。賜爵吳王。

上遣金吾將軍李儼宣諭江淮。書御札賜楊行密。令討朱全忠立功。將士聽承制遷補。然後表聞。

回鶻遣使入貢。

回鶻請發兵赴難。上命韓偓答詔許之。偓曰。戎狄獸心。不可倚信。彼見國家人物華靡。而甲兵凋弊。必有輕中國之心。且自會昌以來。為國家所破。恐其乘危復怨。宜喻以小小寇竊。不須赴難。虛愧其意。實沮其謀。從之。

夏四月。盧光啟罷。○五月。朱全忠至東渭橋。

質實。東渭橋。一統志。

云。在西安府城東北五十里。漢高祖造以通櫟陽之道。

崔胤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請以時迎奉。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歌。以侑酒。全忠乃將兵五萬發河中。集覽。侑酒。侑。勸也。侑。通作宥。左傳。王享醴。命之宥。注。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也。

韋貽範罷。

初。上嘗與李茂貞及宰相中尉宴。酒酣。茂貞及韓全誨亡去。上問韋貽範。朕何以巡幸至此。對曰。臣在外不知。上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當以公事如法。若有不可。必准故事。因怒。日視之。微言曰。此賊當杖之二十。貽範屢持大盃獻上。上不卽持。貽範舉盃直及上頤。至是遭母喪而罷。

進錢鏐爵為越王。○以蘇檢同平章事。

宦官薦翰林學士姚洎為相。洎謀於韓偓。偓曰。若圖承久之利。則莫若未就為善。儻出上意。固無不可。且汴軍日夕合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洎乃移疾。李茂貞及宦官恐上自用。人協力薦檢。遂用之。**集覽**移疾。以病而移居也。漢書楊敞傳。移病卧注。移文稱病而卧也。唐書姚崇病居移告注。移就于外。休假日告。

正誤 移疾。今按移文稱病為是。

昇州刺史馮弘鐸襲宣州。敗走。楊行密取昇州。

馮弘鐸介居宣揚之間。自恃樓船之彊。不事兩道。至是帥眾襲宣城。田頔帥舟師逆擊破之。弘鐸收餘眾將入海。楊行密遣使招之。署節度副使。館給甚厚。初弘鐸遣牙將尚公迺詣行密求潤州。行密不許。公迺大言曰。公不見聽。但恐不敵樓船耳。至是行密謂公迺曰。頗記求潤州時否。公迺謝曰。將吏各為其主。但恨無成耳。行密笑曰。爾事楊叟如馮公。無憂矣。**質實** 宣州。注。見代宗大曆元年。潤州。注。見肅宗上元元年。昇州。注。同上年。

朱全忠圍鳳翔

李茂貞自將與朱全忠戰于號縣之北。大敗而還。全忠攻鳳州。拔之。進軍鳳翔城下。朝服向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宮耳。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為五寨環之。**質實** 號縣。一統志云。隋初所置。屬翔州。唐改屬岐州。五代及宋。金。俱仍舊。元省之。故城在鳳翔府寶雞縣東六十里。

書法 書圍何。悖辭也。全忠至是始不可得而怨矣。

發明 去年十一月。書韓全誨劫帝如鳳翔。至是已歷三時。宦官挾岐兵以劫天子。崔昌遐召汴軍以逼乘輿。厥罪惟均。人主寄命其間。朝不謀夕。四海亦不聞有勤王之師。蓋以羣閹濁亂。眾所忿嫉。故雖朱

溫兇暴。反以奉迎車駕為辭。天討亦不得而加之。此綱目所以止書全忠圍鳳翔者。亦此意也。然天子既在圍中。則全忠之罪。又自不言可知矣。

楊行密攻宿州。不克。

楊行密發兵討朱全忠。欲以巨艦運糧。徐溫曰。運路久不行。請用小艇。庶幾易通。軍至宿州。會久雨。重載不能

進。士有饑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奇温。始與議軍事。攻宿州。竟不克。乃引兵還。

秋八月兩浙軍亂

初孫儒死。其士卒多奔浙西。錢鏐愛其驍悍。以為中軍。號武勇都。杜稜諫曰。狼子野心。他日必為深患。請以土人代之。不從。鏐如衣錦軍。命指揮使徐綰帥其眾以治溝洫。眾有怨言。謀殺鏐。不果。鏐命綰將所部先還杭州。及外城。縱兵焚掠。左都許再思與之合。進逼牙城。鏐聞變。微服乘小舟夜歸。踰城入。杜建徽自新城入援。質。狼子野心。左傳昭二十八年。晉叔向欲娶申公巫臣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不視。

起復韋貽範同平章事

貽範之為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以喪罷去。日為債家所課。故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上命韓偓草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之。以為此必駭物聽。傷國體。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為戲。偓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中使奏之。上命罷草。明日班定。無白麻。可宣。宦官喧言韓侍郎不肯草麻。

茂貞入見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上曰。學士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悅而出。語人曰。我實不知書。生禮數。為貽範所誤。貽範乃止。至是竟起復貽範。使姚洎草制。貽範不讓。即表謝。明日視事。

集覽

草麻。文藁曰。草。草。草。起草。注。見德宗貞元二十一年。麻。注。見十一年。白麻。

發明

貽範姦邪小人。昭宗深惡之。而不能去之。又不相之者。制在宦人也。是時汴兵圍逼乘輿。李茂貞韓全誨欲與之角。而所用之人。乃如此。則是不戰自屈矣。於貽範乎何誅。

王建取興元

西川軍請假道於興元。節度使李繼密遣兵拒之。戰敗。奔還。西川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先登克之。繼密請降。得兵三萬。騎五千。詔以王宗滌鎮之。宗滌有勇畧。得眾心。王建忌之。王宗佶等疾其功。搆以飛語。建召詰責之。宗滌曰。三蜀畧平。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建縊殺之。成都為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建以王宗賀權興元。留後。

九月李茂貞攻朱全忠營敗績

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議引兵歸河中。指揮使高季昌
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已困。奈何
捨去。全忠患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募人為謀。入城誘
致之。騎士馬景請行。會朱友倫發兵於大梁。將至。當出
兵逐之。全忠命諸軍秣馬飽士。偃旗幟。潛伏營中。寂如
無人。景乃詐為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
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請速擊之。茂貞開門。悉眾攻全
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
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
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矣。茂貞盡出騎
兵於鄴州。就芻糧。全忠穿蚰蜒壕。**集覽**犬鋪鈴架。犬鋪
圍鳳翔。設犬鋪鈴架以絕內外。猶今言狗鋪也。
軍中列置吏卒巡徼所止處。設架懸鈴其間以絕行人。
五代晉高祖與契丹主會圍唐晉安寨。置營於寨南。長
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卽此。

王建取洋州。○以李茂貞為鳳翔靜難武定昭武節度使。

質實

鳳翔府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州靜難軍名。注見漢桓帝延熹四年武定昭武二軍名。未詳沿革。

田頽攻杭州。

或勸錢鏐渡江。東保越州。以避徐許之難。杜建徽按劍叱之曰。事或不濟。同死於此。豈可復東度乎。顧全武曰。聞縮等謀召田頽。頽至則淮南助之。不可敵也。建徽曰。孫儒之難。王嘗有德於楊公。今往告之。宜有以相報。鏐命全武告急。楊行密且以子傳瑋為質。縮等果召頽。頽引兵赴之。鏐謂之曰。軍中叛亂。何方無之。公為節帥。乃助賊為逆乎。全武至廣陵。說行密。行密許之。以女妻傳瑋。**集覽**徐許之難。徐縮與許大順二年。傳瑋錢鏐之子名。瑋力弔反。

冬十月。楊行密建制敕院。

李儼至揚州。楊行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儼。於紫極宮。玄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

王建取興州。

質實

興州。注見晉懷帝永嘉四年畧陽。

○朱全忠遣使奉表

迎車駕。

朱全忠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獻食物繒帛。復遣使請與茂貞連和。脩宮闕。迎車駕。上亦遣使齎詔賜之。鳳翔軍夜絕。降汴軍者甚眾。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增兵防衛。汴軍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詬城上人。

云劫天子賊。乘城者。詭城下人云奪天子賊。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餓死者不可勝計。或卧未死。肉已為人所副。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五百。茂貞儲侍亦竭。以犬彘供御膳。上嚮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克用。

書法

獻帝之遷。李催書劫。張濟書迎。予濟也。韓全誨書劫遷矣。此書奉表迎。其予全忠乎。罪全忠也。

曷為罪之。表迎之使。當於五月至鳳翔時也。圍之六月。內外阻絕。人至相食。自天子以下。不免困阨。而後奉表請迎。心乎勤王者固若是乎。綱目先書圍。後書奉表迎。罪之也。故王師範得書討。

發明

汴兵圍鳳翔。已四閱月。乃始表迎車駕。何哉。是時鳳翔已困。全忠知其可取。故假是以欺當時耳。然則綱目何以書之。曰。綱目前書圍鳳翔。既已見其圍逼之罪。故此書迎車駕。以著其欺偽之詞也。不然。來春還闕。何不書全忠奉車駕還京師乎。

十一月。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引兵救鳳翔。朱全忠遣兵取

鄆坊。茂勳降。

質實

保大軍名。注見肅宗乾元二年。鄆州。鄆坊。二州名。注同。見上年。

書法

華州之厄。克用書入援。此但書救鳳翔何。誅意也。茂勳此舉。非心乎王室者。為茂貞而已矣。

○韋貽範卒。

蘇檢數為韓偓經營入相。言於茂貞及中尉樞密。且遣親吏告偓。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為。乃欲以此相汙邪。

書法

唐臣不書官者四十。舍是無卒不書官者矣。

錢鏐拒擊田頵破之。

田頵急攻杭州。錢鏐拒擊破之。楊行密亦使人召頵曰。不還。吾且使人代鎮宣州。頵取鏐次子傳瓘為質。將妻以女。與徐縮許。再思同歸宣州。

十二月。李繼昭詣朱全忠降。

茂貞山南州鎮皆入王建。關中州鎮皆入全忠。坐守孤城。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以弊甲彫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上召李茂貞。蘇檢李繼誨等食。議與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解。

耳。鳳翔兵十餘人。遮韓全誨罵之曰。闔城塗炭。正為軍容輩數人耳。李繼昭謂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邪。慢罵之。遂出降於朱全忠。復姓符。名道昭。**集覽**。陳力。陳試其容之名。始自肅宗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正誤**。陳力。今按陳力猶効力。朱子論語註。陳布也。

三年春正月。平盧節度使王師範發兵討朱全忠。克兗州。

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為治有聲迹。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師範見之。泣下霑衿曰。吾屬為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為貢獻及商賈。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諸州。西至陝華。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泄。被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時泰寧節度使葛從周將其兵屯邢州。鄩帥精兵自水竇入據府舍。拜從周母。待其妻子以禮。全忠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賫書至大梁。見迪色動。迪問知之。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人東巡。**質實**。平盧軍名。注見代兗鄆。召從周於邢州。共攻師範。**質實**。宗大曆十年。邢州。注見楚義帝元年襄國。

發明。全忠圍逼天子。綱目書之無貶詞。蓋以茂貞與宦者亦有劫遷之罪。由是兩不直之。至王師範入援。始書發兵討全忠。則賊温之惡著矣。此曲直之繩墨也。

李茂貞殺韓全誨等。帝幸朱全忠營。遂發鳳翔。復以崔胤為司空同平章事。

李茂貞獨見上。請誅全誨等。與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即收全誨等斬之。又斬李繼筠。繼誨。彥弼等十六人。而以第五可範仇承坦為中尉。王知古。楊虔朗為樞密使。遣韓偓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囊全誨等首以示之。曰。曷來。脇留車駕。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眾憤。全忠遣判官李振奉表入謝。而圍猶未解。茂貞疑崔胤教全忠必欲取鳳翔。白上急召胤令帥百官赴行在。賜詔六七。胤竟不至。全忠亦以書召之。胤始來。鳳翔乃啟城門。茂貞請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蘇檢女為景王妃。以自固。上皆從之。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全忠又密令京兆捕誅九十人。車駕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頓首流涕。上亦泣。親解玉帶以賜之。少休即行。全忠命朱友寧將兵扈從。駕至興平。崔胤始帥百官迎謁。復以為相。領三司如

御此通監綱目卷五十三 唐昭宗天復三年 三

故質實

興平注見楚義

書法

全誨劫遷天子大惡也於是茂貞有請上喜收

發明

全誨劫辱天子擢髮不足以盡其罪然茂貞初

車駕至長安大誅宦官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

車駕入長安崔胤奏以宦官典兵預政傾危國家不剪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全忠遂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入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司馬公曰宦者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公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儂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忤之

患使令則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悲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脇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其手東西出其意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蓋其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為國家者可不慎其始哉夫寺人之官所以謹閨闈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眾之辭賞呂彊之直諫曹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胤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集覽省寺三公所居曰寺應劭曰省府署也寺嗣也理事者嗣續其中六軍十二衛注見立宗開元十三年儂利儂慧利銛也儂馨

緣反。徐廣曰。儼謂察慧輕薄小才。荀子。鄉曲之儼子。依
憑城社。容齋遁筆曰。城狐不灌。社鼠不燠。謂其所棲定
者得所憑依。此古語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
為城狐社鼠。予嘗讀劉向說苑所載孟嘗君之客曰。狐
人之所攻。鼠人之所燠。臣未見城狐見攻。社鼠見燠。何
則。所託者然也。巷伯之疾惡。巷伯詩曰。取彼譖人。投畀
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寺人孟
子作是詩也。文公傳曰。巷是宮中道名。秦漢所謂永巷
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蓋以譖被宮而
為此官。孟子其字也。投棄畀與之而不食不受。言譖讒
之人。物所共惡。投畀昊天。使制其罪。此皆設言以見欲
其死亡之甚也。故記緇衣篇。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
巷伯。寺人披之事。君。寺人。內小臣也。名披。春秋作勃鞞。
韋昭曰。晉獻公寺人披字伯楚。於文公時為勃鞞。史記
晉世家作宦者履鞞。索隱注。履鞞。即春秋勃鞞也。晉獻
公子重耳遭驪姬之譖。走保蒲。獻公命寺人披伐蒲。重
耳乃踰垣而走。寺人披追之。斬其衣袪。後重耳立。是為
文公。寺人披請見。文公讓之。披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
也。鄭眾之辭賞。漢和時。鄭眾首謀誅竇憲。以功遷大長
秋。策勳班賞。每辭多受少。呂彊之直諫。漢靈時。呂彊諫
止封賞。諫導行費。諫選舉法。曹日昇請與十騎。冒圍入城。宣慰賊不敢
圍。南陽甚急。曹日昇請與十騎。冒圍入城。宣慰賊不敢

逼。城中大喜。馬存亮之弭亂。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
者蘇元明為變。存亮遣神策騎兵射韶。及元明皆死。楊
復光之討賊。僖宗時。帥八都將以敗朱溫。嚴遵美之避
權。昭宗時。歷軍容使。嘗嘆曰。北司供奉官。以騰衫給事。
今執笏過矣。後隱青城山。張承業之竭忠。僖宗時。宦者
後唐莊宗將即位。承業諫求前唐之後立之。莊宗不聽。
遂不食卒。草薙而禽獮之。欲剪除其根之義。記月令篇。
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注。薙。他計直履二反。芟草也。
獮。息淺反。殺也。說文。
秋獵曰獮。應殺氣也。
正誤。草薙而禽獮之。今按韓昌黎
怨以變。至紛不可治。乃草薙
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

書法

東漢嘗誅宦官矣。書曰。袁紹捕宦者悉誅之。此
崔盾也。曷為不書。書車駕上意也。然則漢書悉

誅此其書大何。悉。盡辭也。大。眾辭也。於是稍留黃衣
幼弱者。故不書。悉。綱目之權衡審矣。然何進召董卓
以亡漢。崔盾召全忠以亡唐。則一而已。或曰。董卓之
兵。綱目直書進召。盾召全忠。則曷為不書。綱目上書
解崔盾鹽鐵。則繼書全忠舉兵。上書大誅宦官。則繼
書崔盾判六軍十二衛事。罪固有所在矣。故於其殺
也。削其官。

以輝王祚為諸道兵馬元帥。朱全忠守太尉以副之。進爵

梁王。崔胤為司徒兼侍中。

上議褒崇全忠。欲以皇子為元帥。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為之。上曰。漢王長。胤承全忠密旨。利於幼冲。固請之。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刑賞繫其愛憎。中外畏之。李克用聞之曰。胤外倚賊勢。內脇其君。權重則怨多。勢侷則釁生。破國亡家。在目中矣。

貶韓偓為濮州司馬。

上嘗謂偓曰。崔胤雖忠。然頗用機數。對曰。凡為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目。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上欲用偓為相。偓薦趙崇王贊自代。胤惡其分已權。使朱全忠白上曰。趙崇輕薄。王贊不才。韓偓何得妄薦。上不得已貶偓。上與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向來之比。臣得貶死為幸。不忍見篡弑之辱。胡氏曰。主暗國危。韓偓久於近密。而不去。何也。昭宗多與之謀議。君臣之分。有所不忍也。宰相人所願欲。而偓終不拜。甘心斥逐。其去雖晚。其志操可尚矣。

梁王全忠辭歸鎮。

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朱友倫為宿衛使。張廷範為宮苑使。王殷為皇城使。蔣玄暉為街使。乃辭歸鎮。上餞之於延喜樓。全忠奏曰。克用於臣本無大嫌。乞厚加撫慰。克用聞之笑曰。此賊欲有事淄青。畏吾掎其後耳。

以裴樞同平章事。

朱全忠薦之也。

三月。梁王全忠遣朱友寧葛從周擊王師範。

朱全忠還至大梁。王師範遣兵圍齊州。全忠遣友寧擊郟之。劉鄩由是援絕。葛從周引兵圍之。友寧進攻青州。全忠引兵十萬繼之。

夏。五月。馬殷襲江陵。陷之。

楊行密遣使詣馬殷言。朱全忠跋扈。請絕之。湖南大將許德勳曰。全忠雖無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不可絕也。

殷從之。先是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節度使杜洪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兵屯澠口。令荆南成汭、武真、雷彥威與殷出兵救之。汭畏全忠，且欲侵地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掌書記李廷諫曰：「今每艦載甲士千人，稻米倍之，緩急不可動也。吳兵剽輕，難與角逐。武陵長沙皆吾讐也，豈得不為反顧之慮乎？不若遣驍將屯巴陵，堅壁勿戰，不過一月，吳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汭不聽而行。殷果遣許德勳將舟師襲江陵，陷之。大掠而去。將士聞之，皆無鬪志。神福聞汭將至，自乘輕舟覘之，還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易制也。逆擊破之，汭赴水死。」彥威狡獪殘忍，常泛舟焚掠鄰境。荆鄂之間，殆至無人。**集覽**：澠口，地名。澠水之口。澠，書涉反。水名。在西場。**質實**：澠水，一統志云：在漢陽府城北四十餘里。自黃陂入漢陽縣界，與淪索二水合流南入大江。

王師範以淮南兵擊朱友寧，斬之。秋七月，梁王全忠擊師範，破之。遣楊師厚攻青州。

朱友寧圍博昌。月餘不拔。全忠怒，遣使督之。友寧驅民丁十餘萬築土山，并人畜木石，排而築之。冤號聞數十

里，俄而城陷，盡屠之。進拔臨淄，抵青州城下。遣別將攻登萊，師範求救於楊行密。行密遣將王茂章救之。六月，汭兵拔登州，師範拒友寧於石樓。友寧攻之，破其一柵。師範趣茂章出戰，茂章按兵不動。比明，度汭兵已疲，乃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寧馬仆，斬之。乘勝逐北，俘斬殆盡。全忠聞友寧死，自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七月，至臨朐，命諸將攻青州。師範出戰，大敗。茂章閉壘，伺汭兵稍懈，毀柵出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至晡，汭兵乃退。茂章度眾寡不敵，引兵還。全忠留楊師厚攻**集覽**：博昌，注見周赧。臨朐，一統志云：漢青州而歸。**質實**：之縣名，屬齊郡。晉省入東莞縣。隋改為逢山縣，後復舊，屬北海郡。唐宋並屬青州。金屬益都府。元省入益都縣，後復置。本朝因之，改屬青州府。

八月，進王建爵為蜀王。○楊行密遣兵擊宣潤州。

初，田頔破馮弘鐸，請廣陵謝楊行密，求池歙為巡屬。行密不許。頔怒而歸。頔兵彊財富，好攻取。行密欲保境息民，每抑止之。頔陰有叛志。李神福言於行密曰：「頔必反，宜早圖之。」行密曰：「頔有大功，反狀未露，今殺之，諸將人

人自危矣。顏有良將曰康儒。與顏謀議多不合。行密知之。擢儒為廬州刺史。顏以儒為貳於已。族之。儒曰。吾死公亡無日矣。顏遂與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同舉兵。行密使李神福討顏。王茂章討仁義。茂章攻潤州不克。行密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如茂章兵。仁義不知。出戰。溫奮擊破之。壽州節度使朱延壽。行密妻弟也。行密素狎侮之。延壽怨怒。陰與顏通謀。行密乃詐為目疾。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以報延壽。行密又自遣人召之。延壽至。行密執而斬之。初延壽赴召。其妻王氏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僮僕授兵。闔門捕騎至。乃焚府舍。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為讐人所辱。赴火而死。顏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遣使謂神福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為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顏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烏足與言乎。斬使者而進。士卒皆感勵。顏遣王檀。汪建。將水軍逆戰。神福因風縱火焚之。檀建大敗。顏聞之。自將水軍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兵斷其歸路。行密遣臺濛將兵應之。

楊師厚逼青州。王師範降。

楊師厚進逼青州。師範請降。時朱全忠聞李茂貞將起兵。恐其復劫天子而去。欲迎車駕詣洛陽。乃受之。

冬十月。王建取夔忠萬施四州。

集覽 夔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巴東。

實 忠州。一統志云。唐初所置。治臨江縣。以巴臣蔓子及郡守嚴顏。皆著忠烈。故名。天寶初。改南賓郡。乾元初。復為忠州。隸山南道。宋陞為咸淳府。元為忠州。併臨江縣入焉。

本朝因之。改屬重慶府。萬州。唐初所置。治南浦縣。天寶初。改南浦郡。乾元初。復為萬州。宋因之。元以南浦縣省入。

本朝初。改州為縣。屬夔州府。施州。隋末所置。治清江縣。唐初。以州隸江南道。開元間。改清江郡。天寶初。改清化郡。乾元初。復為施州。宋屬四川夔路。元以清江縣省入州。屬夔州路。

本朝初。仍置施州。屬夔州府。及置施州衛。後省州入衛。改置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屬湖廣道。

議者以瞿唐蜀之險要。**集覽** 瞿唐。唐本作塘。寰宇記。夔建乃棄歸峽。屯軍夔州。州。瞿塘在州東一里。杜甫

瞿塘懷古詩。西南萬壑注。勅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此四句。備述瞿塘之險要。

峽名。一統志云。在夔州府城東。舊名西陵峽。乃三峽之門。兩崖對峙。中貫一江。灩澦堆當其口。

葛從周取兗州。

葛從周急攻兗州。郭使從周母登城謂從周曰。劉將軍事我。不異於汝。從周攻城為之少緩。郭簡婦人及民之老疾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堅守以捍敵。及師範使者至。始出降。全忠表郭為保大留後。

宿衛使朱友倫卒。

友倫擊毬墜馬而卒。全忠疑崔胤為之。殺同戲者十餘人。遣兄子友諒代典宿衛。

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取荆南。表其弟匡明為留後。質

實山南東道節度。注見齊和帝中興元年雍州。

時天子微弱。諸道多不上供。惟匡凝兄弟。委輸不絕。胡氏曰。忠孝至行也。有所利而為之。外行雖美。心內則惡。是時唐室垂滅。藩鎮奉上。非有賞可冀。有罰可懼。而二趙勉勉輸貢。是無所利而為之者。可不謂之忠乎。

覽委輸。漢有三輔委輸官。漢書音義曰。謂輸送委積者也。委輸。並去聲。

李茂貞李繼徽舉兵逼京畿。

朱全忠之克邠州也。執靖難節度使楊崇本妻於河中而私焉。崇本怒。使謂李茂貞曰。唐室將滅。父忍坐視之。

乎。遂相與連兵。侵逼京畿。復姓名李繼徽。全忠恐其復有劫遷之謀。乃發兵屯河中。

十一月。楊行密克宣州。斬田頔。

初。頔聞臺濛將至。自將步騎逆戰。濛以楊行密書徧賜。頔將皆下馬拜受。濛因其挫伏。縱兵擊之。頔兵遂敗。奔還城守。濛引兵圍之。頔帥敢死士數百出戰。濛擊斬之。遂克宣州。初。行密與頔同里相善。約為兄弟。及頔首至。視之泣下。與諸子以子孫禮事其母。以李神福鎮宣州。神福以杜洪未平。固讓不拜。宣州長史駱知祥善治金穀。牙推沈文昌善為文。嘗為頔草檄罵行密。行密皆擢用之。遣錢傳瓘歸杭州。

以獨孤損同平章事。裴贄罷。○張全義殺左僕射張濬。

王師範之舉兵。濬預其謀。朱全忠謀篡奪。恐濬扇動藩鎮。諷全義殺之。

書法

張濬輕易反覆。有餘罪矣。其具官何。濬之存。能使全忠畏忌。則濬亦有過人者矣。故特具官以

罪全義。

天祐元年春正月。梁王全忠殺崔胤。以崔遠柳璨同平章

事。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為之備。六軍十知其意。曲從之。密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之。胤不之知。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友倫死。全忠益疑。至是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密表胤等專權亂國。請并其黨鄭元規等誅之。詔皆貶之。而以裴樞獨孤損。分判六軍三司。全忠密令朱友諒殺胤及元規等數人。胡氏曰。人見崔胤深結宣武。疑其有輪唐社稷之意。胤非敢爾。直惡閹豎。疾茂貞爾。不然。何用區區召補六軍諸衛為王室壯形勢哉。是則胤自謂能制全忠。而不知其在全忠之度內也。故不擇交。不慎始。終必傾。胤張濬之事。亦可鑒矣。

書法

殺胤者。全忠也。相遠璨者。亦全忠也。大而宰相。生殺予奪。皆出其手矣。唐有不為梁乎。

發明

崔昌遐挾賊以為重。至於不赴召命。凌蔑天子。自謂泰山可倚。豈知復有今日。綱目書全忠殺昌遐。以崔遠柳璨同平章事。則大臣生殺除拜。皆在全忠掌握。其威靈氣燄。已不復有唐室矣。然昌遐為

司空平章之日。綱目已書於帝幸全忠營之下。至於為司徒兼侍中之日。又書於全忠進爵梁王之下。皆以見其憑附賊臣之實。至是反死於憑附者之手。則昌遐比之匪人。適足自殞其軀而已。然昌遐有罪。而綱目止書曰殺者。全忠專殺不得為誅也。昌遐實為宰臣。而不書其官者。已實有罪。不得為大臣也。權其輕重。寓諸筆削。則姦臣逆賊之罪。與夫唐室滅亡之跡。隱然俱見於書法之間矣。吁。

梁王全忠屯河中。表請遷都。上發長安。二。月至陝。**考異**上。當

帝作。

朱全忠引兵屯河中。遣牙將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時上御延喜樓。及下。裴樞已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上遂發長安。全忠以張延範為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遂墟。上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詔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于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至陝。以東都宮闕未成。留止。全忠來朝。上延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

自今大家夫婦

集覽

畿甸禮大司馬九畿方千里曰國

委身全忠矣。畿鄭玄注夏曰縣內殷周曰畿內

天子所居州界名。詩殷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記王

制篇千里之內曰甸。鄭玄注為天子服治田。出穀稅。紇

干山頭凍殺雀。紇干山。未詳所在。適披輿地要覽。見雲

中郡有紇真山。注云。胡語紇真。華言千里也。其山積雪。

春夏不消。疑昭宗指此山而言也。或者訛傳于為真耳。

胡致堂曰。昭宗之自比凍雀。蓋居不可如何之勢也。大

家。注見肅宗。質實。紇干山。一統志云。即紇真山也。在大

寶應元年。同府城東北五十里。紇真。猶漢言千

里。其山冬夏積雪。故諺曰。紇真

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

書法

書表請。予之歎。上書屯河中。則與劫遷無異矣。

所以著全忠之威也。

發明

書表請遷都。本無貶詞。然上書全忠屯河中。則

見其親將大兵。脇遷天子明矣。下書上發長安。

二月至陝。則見天子不敢違。有即日就道之意矣。夫

遷都大事。必臣主合謀。龜筮協吉。卜日而行。今全忠

屯兵近畿。迫脇乘輿。乃以遷都為說。殆與董卓逼遷

長安無異。綱目書之。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唐室至

是其亦未如之何也已。哀哉。

王建遣兵迎車駕。

上遣間使以御札告難于建。建遣王宗祐將兵會鳳翔。

兵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建始自用墨制除官。云

俟車駕還。長安表聞。

書法 遣迎何。譏也。天子在難。躬迎事未可知。而遣兵

迎。以為是為恭而已。故譏之。是故其赴援書屯

綿州。其迎駕書遣兵。皆所以深譏之也。

發明 王建之兵。實未嘗得進。而以迎車駕書之者。予

其勤王之意也。然天子在難。建不能躬走奔問

官守。以致其赴援之力。則為義有所未盡。故止書

遣兵。以見其若急而實緩。此又輕重之權衡也。

三月。以梁王全忠判六軍諸衛事。

梁王全忠赴洛陽。

全忠置酒私第。邀上臨幸。遂赴洛陽。督脩宮闕。上與之

宮人或附上耳語。建躡全忠足。全忠不飲。陽醉而出。

發明

書全忠殺崔昌遐。相崔遠柳璨。則朝廷在其掌握。書全忠表請遷都。上發長安。則天子在其掌握。全忠赴洛陽。言赴。則見其飄忽震蕩。如水之赴壑。莫之能遏。此固特筆表其篡弒之急者也。不然。何以不書曰詣曰朝而書曰赴哉。

遣間使以密詔告難于四方。

上復遣間使以緝詔告急于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為全忠所幽閉。詔勅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

發明

嗚呼。昭宗至是無可言者矣。然書遣間使告難于四方。則見其倒垂之急。猶有望於救解之意。而遠近諸鎮漠然未聞。有一人惻然哀憫。奔赴君父之厄者。則是全忠凶威虐酷。足以脇制天下。而忠臣義士亦且束手無策。莫之救也。主危如此。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諸人。奉頭鼠竄。各自封植。其亦可愧也已。其亦可誅也已。人主觀此。可不兢兢業業也哉。

楊行密遣兵擊杜洪。

楊行密復遣李神福將兵擊杜洪。朱全忠遣使詣之。請捨鄂岳。復脩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長安。始敢聞命。

夏四月。上至洛陽。

考異

提要上作帝。

考證

論史者皆言唐亡於

藩鎮。亡於宦官。皆非也。唐亡者宰相也。朱溫在汴時。不有宰相誘之。豈能遽為曹孟德哉。昭宗憤天下之亂。思用奇傑之士。而卒得悖逆之臣。始於張濬。終於崔昭緯。皆求救於溫。終於崔胤。求援於溫。不特求援。且教其營東都宮闕。表迎車駕。效尤孟德。而唐祚去矣。嗚呼。為人臣者。欲固位而毀其國。猶欲安居而毀其家也。哀哉。

朱全忠奏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上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怒甚。謂牙將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閏月。車駕發陝。全忠迎於新安。殺上左右及宮人數人。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餘內園小兒二百餘人。從上而東。全忠盡殺之。預選二百人。大小相類者。衣其服而代之。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上之左右使令。皆全忠之人矣。至洛陽入宮。以蔣玄暉。王殷。為宣徽南北院使。張廷範。為街使。韋震。為河南尹。又召朱友恭。氏叔琮。為左右龍武統軍。典宿衛。

以梁王全忠為護國宣武宣義忠武節度使。**質實**護國軍名。注見周赧十二年蒲阪。宣武軍名。注見昭宗光化二年。宣義軍名。注見懿宗咸通十年義成軍。忠武軍名。注見秦二世二年。

更封錢鏐為吳王。

鏐求封吳越王。朝廷不許。乃更封吳王。

命魏博曰天雄軍。進羅紹威爵為鄴王。**質實**

魏博軍名。注見漢成帝綏

和二年。天雄軍。注同上年。

五月梁王全忠還鎮。

帝宴全忠等既罷。復召全忠宴於內殿。全忠疑不入。帝曰。然則可使敬翔來。全忠慥翔使去。曰。翔亦醉矣。乃還。

趙匡凝攻夔州。不克。

匡凝遣水軍上峽攻夔州。知渝州王宗阮擊敗之。萬州刺史張武作鐵絙絕江中流。立柵於兩端。謂之鎖峽。

集覽

鐵絙。絙音居。登反。大索也。團鐵為之。立柵樹立木為寨柵也。

質實

渝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

九年。巴陵。

六月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中。

西川諸將勸王建乘茂貞之衰取鳳翔。建以問判官馮涓。涓曰。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為一。舉兵向蜀。雖諸葛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無事則務農訓兵。有事則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曰善。乃與茂貞脩好。與茂貞及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中。建賦歛重。人莫敢言。涓因建生日獻頌。先美功德而後言之。建愧謝。自是賦歛稍損。

書法

茂貞繼徽再逼京畿。王建不急王室。皆罪人也。其得書討何。全忠強盛。唐祚且移。苟有能抗之者。綱目所予也。於是全忠削不書爵。

發明

三鎮合兵。不能損全忠之毫毛。然綱目亦予其討者。所以勸狗義之人。且以正逆賊之罪也。

秋八月全忠弒帝於椒殿太子祝即位

考異

全上漏梁王二字。○按安

漢公莽弒帝宋公劉裕弒帝並書爵

初全忠見德王裕眉目疎秀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胤言於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臣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何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悲泣全忠使蔣玄暉伺帝動靜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等移檄來往皆以興復為辭全忠方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玄暉選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殺宮人裴貞一帝在椒殿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追弒之昭儀李漸榮以身蔽帝呼曰寧殺我曹勿殺大家太亦殺之玄暉矯詔稱貞一漸榮弒逆立輝王祚為皇太子更名祝於柩前即位時年十三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全忠聞之陽驚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殺友恭叔琮友恭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全忠遂辭赴鎮范氏曰唐末藩鎮惟李克用最為有功雖嘗跋扈

而終不失臣節若倚為藩扞使太原之勢常重則諸鎮未敢窺唐也而唐以其戎狄之人疑而不信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彊吞噬諸鎮卒滅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而所信者不忠豈有不亡者乎集覽德王帝位奸犯非禮也先劉季述曾幽昭宗而立德王裕故全忠云然也左傳襄十四年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

書法

弒君之賊或書爵或書姓恒也此其并不書姓何全忠六月書討既削其爵矣於是弒君不可不以不重貶也故再削其姓賀善贊曰昭宗即位首務強兵志張王室而性失下急不審事宜是以三命出師不惟無功益以長亂雖唐亡已決亦其處之不善祇以速之也○普王儼不書太子中尉立之也此亦玄暉矯立耳其書太子何幸之也當是時唐旦暮亡君弒而有正統在固君子之所幸也故不得以從恒也

發明

弒逆之罪罪不容誅然陰為其事而陽避其名如全忠驚哭投地之類是也夫以主謀者李振圖事者元暉揮刃者史太而歸惡乃在全忠若其手自為之者求其實也不然亂臣賊子接跡於世皆可

以文欺天下矣。

以張全義為河南尹。○楊行密以劉存為招討使。子渥為宣州觀察使。

李神福臺濛卒。楊行密以存渥代之。徐溫謂渥曰。王寢疾而嫡嗣出藩。此必姦臣之謀。他日相召。非溫使者。及王令書。慎無亟來。渥泣謝而行。

九月。尊皇后為皇太后。○冬。十月朔。日食。○十二月。楊行

密遣馬賓歸長沙。

賓性沈勇。事行密屢有功。行密從容問其兄弟。乃知為馬殷之弟。大驚曰。吾嘗怪汝器度瓌偉。果非常人。遣歸長沙。賓固辭。行密固遣之。賓至長沙。殷議入貢。賓曰。楊王地廣兵彊。不若與之結好。殷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將及吾。汝置此論。勿為吾禍。

以劉隱為清海節度使。

清海節度使崔遠赴鎮。畏隱不敢前。隱以重賂結朱全忠。故有是命。
質實清海節度。注見晉武帝太康元

州。年交。

昭宣帝天祐二年。

書法君立踰年改元。恒也。昭宣於是踰年矣。而不改先君之舊號。則臣子之罪也。其畏全忠甚矣。綱

目非元年不書號。於是特書昭宣帝天祐二年。所以表其為新君之初年。以正始也。

發明凡人君即位必書元。此春秋之法也。亦古先帝王之法也。後世以來。則有改號之事。故人君繼

統踰年。亦必改元。歷代莫之廢也。昭宗既終。嗣君踐祚。今已踰年。乃止。以先君舊號紀歲月。考之唐史。蓋

自昭宗去年四月乙巳大赦。改元天祐。至八月壬寅。昭宗遇弒。太子即位。因仍不改。固見賊溫無道。恣行

狠愎。盡廢故典。舉朝畏甚。亦無有敢告之者也。綱目凡改元。次年。則不書其號。而此獨舉之者。所以表嗣

君之始耳。世變愈下。賊亂恣行。一至於此。可畏也哉。

春正月。楊行密克潤州。殺安仁義。

仁義勇決得士心。王茂章攻之。踰年不克。至是城陷見殺。

二月。朱全忠殺德王裕等九人。

全忠使蔣玄暉邀德王裕九人。置酒九曲池。悉縊殺之。投尸池中。皆昭宗之子也。

書法

昭宗諸子。於是皆死。而唐祚之移決矣。故全忠削不書爵。

發明

全忠兇暴。無復人理。然綱目亦不為之廢法。故凡用兵等事。皆舉其爵。至於見討則削之。殺諸

王則削之。弒太后則削之。甚至於弒逆。則又并其姓氏俱削之。皆所以行天討。正王法。以誅其桀逆之罪。豈以其無足誅責之故。而遂廢討賊之法哉。

劉存拔鄂州。執杜洪。○葬和陵。

質實

和陵。一統志云。在河南府偃師縣南。○

三月。以王師範為河陽節度使。

質實

河陽。古地名。一統志云。東周為畿內地。春

秋時屬晉為河陽。戰國時屬魏為河雍。漢為河陽縣。元魏始築城於此。北齊置河陽關。隋仍為河陽縣。屬懷州。唐初改大基縣。後復為河陽縣。屬河南府。後又陞為孟州。為河陽節度治所。宋初改置三城節度。金仍為孟州。元屬懷慶

路。本朝降州為縣。以河陽縣省入。改屬懷慶府。

師範舉族西遷大梁。全忠客之。使鎮河陽。

獨孤損裴樞崔遠並罷。以張文蔚楊涉同平章事。

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為相。性傾巧。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為憾。張廷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奏以為太常卿。樞曰。廷範勳臣。幸有方鎮。何籍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嘗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譖遠損於全忠。故三人皆罷。以張文蔚楊涉為相。涉為人。和厚恭謹。聞當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

集覽

性傾巧。傾。謂奇表也。巧。謂黠慧也。優人。為汝累。

正誤

樂卿。今按此指太常卿也。

河東押牙蓋寓卒。

寓遺書勸李克用省營繕。薄賦。歛求賢俊。

書法

押牙未有書卒者。卒蓋寓何。錄賢也。克用之克終臣節。寓有力焉。押牙書卒者。終綱目一人而

已矣。

發明

蓋寓一押牙而書卒書爵者。寓有忠於克用之謀。其志不忘本朝故也。彼有身為大臣而名爵

俱削者。視此蓋亦少愧哉。

夏四月。彗星出西北。長竟天。

書法

綱目書彗十有七。未有書長竟天者。彗長竟天。甚大異也。間一歲而唐亡。變不虛生。信哉。終綱

目書長竟天三。長星竟天而晉亡。恭帝元熙二年。彗星竟天而唐亡。惟李竟天則兵禍而已。漢武帝建元

六年。

○六月。殺裴樞。獨孤損。崔遠。陸辰。王溥等三十餘人。

考異

殺上漏全忠二字。

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為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因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貶獨孤損。裴樞。崔遠。陸辰。王溥。趙崇。王贊等。官有差。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以名檢自處者。皆指以為浮薄。貶之。六月朔。聚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自汴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謂之鴟梟。范氏曰。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脩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是不然。昭宗返自鳳翔。全忠篡奪之勢成矣。樞乃被其薦引。以為宰相。全忠之劫遷也。昭宗未及下樓。樞受賊旨。已率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弒。殞而唐遂亡。由此觀之。樞為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弒。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以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廷範。不恤國亡。君弒。而恤流品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

唐昭宣帝天祐二年

心能為社稷者也。不勝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弑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為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未必拂全忠之心。欲微以示人。至公而不意全忠之怒。至此也。全忠以為此小事也。猶不從已。其肯聽已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為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向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端委而受刃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為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弑。而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為國慮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然自古如此。而死於昭宗者多矣。貪躁之士。亦可少戒哉。

集覽 因疏。疏所據反。條陳以記之。腹非。漢食貨志。張湯奏。顏異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又漢武時有腹誹之法。比注。誹。讀曰非。非議也。名檢。檢。謂檢飭也。名教。禮法之士。端委。東漢蔡邕傳。端委。緝。注。端委。禮衣也。左傳。吾與子弁冕。端委。杜預注。弁冕。皆冠也。端。立。端服也。委。未祥。恐是委貌。則亦冠類也。又按禮象云。有立端而而章甫。如公西赤。端章甫。願為小相焉。是也。有立端而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是也。鄭玄云。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冠與委貌。又有不同者焉。有朝服而冠者。有朝服而委貌者。殺之者。全忠也。不書主名何。全忠之惡。至於弑君。以及太后。則其殺唐臣者常也。無足深貶者。

書法

樞輩皆負國之臣。綱目而書曰全忠殺之。則是專罪全忠矣。然則蔣玄暉輩。非負國者歟。其殺之也。曷為主全忠。蒙上文全忠之名。以書殺。又以見賣國於人者。卒不享其利。以為後世戒也。或書或不書。綱目之旨深矣。

發明

彗出西北。是殆陰方殺氣之應歟。其長竟天。是借是以屠戮。誣天罔人甚矣。綱目書殺樞等於彗出之下。則其矯誣濫殺。固自可見。然此徒諂附逆賊。斷喪唐室。自謂得其所依。一旦禍出不圖。駢首受戮。投尸濁河。遺誚千古。故綱目於樞等之死。累數而不書其官。所以深貶之也。其不書全忠殺者。則以樞等自取殺戮。故反恕全忠。以甚樞等之罪也。嗚呼。唐之亡也。無智賢。愚不肖。皆知之。樞等名為縉紳。不幸而處危亂之朝。當賊徒弑逆劫遷之際。力能誅則誅之。不能誅則死之。又否則削跡去之。可也。失身賊手。去就不明。生死皆辱。雖微彗出之變。詎能免書法若此。後之貪榮躁進之士。盍亦以是少警哉。

秋八月。王建取金州。質實

金州。注見漢後主建興八年西城縣。○徵前禮部

員外郎司空圖詣闕尋放還山

初圖棄官居虞鄉王官谷。昭宗屢徵之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入見。陽為衰野。墜笏失儀。璨復下詔曰。養高釣名。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可放還山。胡氏曰。唐末進退不汙者。惟司空圖一人。其猶在韓偓之右乎。迹近而意遠。情疏而罪微。此蔡邕。伍瓊。周忠之所難也。詳味其事。想見其人。嗚呼。其可謂賢矣哉。**集覽**。衰。精力耗也。野。少禮節也。**質實**。虞鄉。縣名。注見周赧王二十一年。解十里。以王官廢壘為名。唐司空圖嘗隱此。

書法

書前官何。美圖也。圖自僖宗時棄官歸隱。蓋智士也。於是詣闕。則陽為衰野失儀以去。可謂潔身亂世者矣。故特書之。綱目書徵士二十有一。而不至者八。不出者一。不就者一。不食而卒者一。不受者一。遣歸者一。放還山者一。詳漢光武建武五年。

發明

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山之亂。兩京既復。綱目先書追贈死節之士。繼書制陷賊官六等定罪。今朱温之亂。先書殺裴樞等三十

餘人。繼書召前禮部員外郎司空圖尋放還山。夫以陷賊而比死節。裴樞等大臣累數不書官。而比司空圖之書前官。其善惡。堯桀也。其得失。天淵也。其榮辱。則華袞之贈。市朝之撻也。士君子行已出處。審於命義。固非有所為而為之。然而筆削之嚴。則不可以不分臧否。此綱目所以比書于冊。勸懲斯世。庶幾人道有立。不為夷狄禽獸之歸。其有補於世教也多矣。故曰麟筆絕而後綱目作。

九月。梁王全忠遣楊師厚取襄陽。趙匡凝奔廣陵。

朱全忠以匡凝與楊行密王建交通。遣師厚將兵擊之。自將大軍繼之。攻下七州。大破其兵。匡凝奔廣陵。楊行密戲之曰。君在鎮。歲以金帛輸朱全忠。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諸侯事天子。歲輸貢賦。乃其職也。豈輸賊乎。今日歸公。正以不從賊耳。行密厚遇之。

楊師厚取江陵。趙匡明奔成都。○冬。十月。以梁王全忠為

諸道兵馬元帥。○梁王全忠擊淮南不利。

朱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敬翔諫曰。今師出未踰月。平兩大鎮。闢地數千里。遠近震

懾。此威望可惜。不若且歸息兵。俟釁而動。不聽。至棗陽。遇大雨。抵光州。道險塗潦。人馬疲乏。士卒逃亡。十一月。度淮而北。光州刺史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躁忿尤甚。**質實**。棗陽一統。志云。隋初縣名。屬春陵郡。因棗陽村為名。唐初屬唐州。後改屬隋州。宋陞為棗陽軍。元復為縣。屬南陽府。本朝因之。改屬襄陽府。

改昭宗諡號。

起居郎蘇楷素無行。嘗登進士第。昭宗覆試黜之。至是建議昭宗諡聖穆景文多溢美。請改之。太常卿張廷範奏改為恭靈莊愍。廟號襄宗。

發明

改諡之事。倡其議者蘇楷。和其說者張廷範。然舉朝亦無有一人能正之者。大書于冊。舉皆罪也。

十一月。吳王楊行密卒。子渥代為淮南節度使。

質實

淮南節度

注見漢後主建興二年廣陵。

行密長子渥。素無令譽。軍府輕之。行密寢疾。命判官周隱召渥。隱性蠢直。對曰。司徒輕易信讒。喜擊毬。好飲酒。非保家之主。餘子皆幼。未能駕馭諸將。廬州刺史劉威從王起細微。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俟諸子長而授之。行密不應。徐溫。張顥。密言於行密曰。王出萬死。冒矢石。為子孫立基業。安可使他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行密使溫與幕僚嚴可求。詣隱取謀。遣使召渥。以王茂章代守宣州。渥至。行密薨。諡武忠。李儼承制以渥為節度使。**集覽**。蠢直。蠢。愚。直。正也。記表記篇。其民之傲蠢。而愚注。蠢。傷容反。又陽江丁絳二反。荀子曰。是謂是非。謂非曰直。

以梁王全忠為相國。封魏王。加九錫。全忠不受。

先是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譖之曰。玄暉。璨等欲延唐祚。故留其事。以須變。玄暉聞之。懼。詣全忠言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閒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玄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但以晉。燕。岐。蜀。皆吾勅敵。王遽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玄暉等欲為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

叱曰。奴果反矣。玄暉歸。與璨議加全忠九錫。朝士多竊懷憤悒。禮部尚書蘇循。楷之父也。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曆數有歸。朝廷宜速行揖讓。朝士無敢違者。乃以全忠為相國總百揆。進封魏國。加九錫。全忠怒不受。璨遂奏請傳禪。請大梁白全忠。全忠拒之。**集覽**九錫。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又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勅敵**左傳勅敵之人。注。勅。渠京反。強也。

書法

晉宋之初。書自加某官復辭不受。譏詐也。惟司馬懿不書自書不受為無譏。此亦非自加也。其不受亦幾乎誠也。然則予之歟。譏也。何譏。欲速也。篡奪之臣。未有如全忠之欲速者矣。綱目拜官書不受十九。惟王仙芝。朱全忠。閩王昶。為嫌辭。

發明

凡前代篡奪之人。綱目書其自為相國。自加九錫。復辭不受者。所以見其矯偽欺世之罪。至於賊温之事。則書以全忠為相國。封魏王。加九錫。若真出於唐朝之命者何哉。全忠急於篡奪。肆其暴怒。唐朝恐懼。亟行封爵。故綱目變文。不以自為自加書之耳。若夫全忠不受。亦不書其辭者。言辭則猶有委曲之意。而直言不受。則直暴怒峻却之而已。此書法所以異於前代也。嗚呼。亂臣賊子。至於篡奪極矣。孰知

於篡奪之中。又有已甚焉者。其視晉宋齊梁為愈下矣。世變至此。可嘆也哉。

十二月。朱全忠弒太后何氏。殺蔣玄暉。柳璨。張廷範。

初柳璨與玄暉廷範相結。為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使宮人達意。求傳禪之後。子母生全。王殷。趙殷衡。譖玄暉。云與璨廷範等。以殷權知樞密。殷衡權判宣徽院事。殷等遂誣玄暉私侍太后。全忠令殷等弒太后于積善堂。斬柳璨於上東門。車裂廷範於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三代以後。蓋有不仁而得天下者。全忠是也。雖為天子。數年而不免其身。子孫殄戮。靡有餘類。是以一族易一身之富貴也。五代之際。起匹夫而為天子。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或一二年。皆宗族夷滅。世絕不祀。亂臣賊子。曾莫懲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豈不信哉。

發明

春秋書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則以孔父能為有無。故書字書及。所以予之也。綱目書太子劬弒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徐淑。僕射徐湛之。尚書江湛。則以淑等忠於其主。故書官書及。亦以

予之也。未溫凶暴肆逆。一以無道行之。此固盜賊之
靡。然上書弑后。而下書殺元暉等。不以及書者。蓋以
三人實為禍首。黨附逆賊。圖滅唐祚。故綱目書殺以
正其迷國之罪。不得與孔父。徐淑。徐湛之。江湛為比
也。然元暉等既有其罪。而不書誅者。則以賊溫不得
而誅之耳。權其輕重而為之書法。此綱目之所以為
綱目也。歟。

罷謁郊廟。

先是禮院奏皇帝登位。應祀南郊。敕用十月行之。既習
儀。朱全忠怒曰。柳璨。蔣玄暉。欲郊天以延唐祚。璨等懼。
改用來年正月。至是全忠弑太
后。誅璨等。敕以宮禁內亂罷之。

書法

罷之矣。何以書。譏欲速也。謁郊廟。常祀也。而全
忠以為欲延唐祚。怒竟罷之。篡奪之臣。未有如
全忠之欲
速者矣。

發明

郊廟常禮。何害於篡竊。而全忠猶
怒而罷之。特書于冊。餘可知矣。吁。

三年春正月。宣州觀察使王茂章奔杭州。

寅丙

羅紹威殺其牙軍八千家。

楊渥之去宣州也。欲取其幄幕及親兵以行。茂章不與。
渥怒。既襲位。遣李簡等將兵襲之。茂章帥眾奔兩浙。錢
鏐以為鎮東節度。鎮東節度。一統志云。唐乾寧中
副使。更名景仁。所置。治越州。五代錢氏以越州
為東都。宋仍為越州。紹興初。陞為紹興府。元
改紹興路。本朝復為紹興府。隸浙江道。

質實

鎮東節度。一統志云。唐乾寧中
所置。治越州。五代錢氏以越州

初田承嗣鎮魏博。選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千人為牙軍。
厚其給賜。以自衛。自是父子相繼。親黨膠固。日益驕橫。
小不如意。輒族舊帥而易之。自史憲誠以來。皆立於其
手。羅紹威惡之。力不能制。密告朱全忠。欲借兵以誅之。
全忠乃發兵屯深州。聲言擊滄州。會全忠女適紹威子
者卒。全忠遣將實甲兵於橐中。選兵千人為擔夫。入魏。
詐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繼其後。云赴行營。牙軍不之
疑。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夜率奴客數百人與
沐將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合
營殪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詰旦全忠引兵入城。
甲。甲之系也。

集覽

發明

惡不積。不足以滅身。魏之牙軍。世濟其惡。故一
旦禍發。嬰孺無遺。此天理昭昭之報。不可誣者。

然紹威亦太慘矣。故書殺八千家以甚之也。

以梁王全忠為三司都制置使。

三司之名始于此。全忠辭不受。

夏四月朔日食。○天雄軍亂。梁王全忠討平之。

羅紹威既誅牙軍。魏之諸軍皆猜懼。牙將史仁遇聚眾數萬據高唐。巡內州縣多應之。全忠攻拔屠之。李克用遣兵救。質實。天雄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高唐州名。註見周顯王十四年。

鎮南節度使鍾傳卒。

子匡時為留後。

秋七月。梁王全忠還大梁。

全忠留魏半歲。羅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蓄積為之一空。紹威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為此錯也。范氏曰。自天寶已後。燕趙魏之俗。安於悖逆。不復知

有君臣。歷十五世。然後夷滅。靡有遺類。而其俗猶不改也。其後梁唐之得國與失之。皆始於魏。由其習亂易動也。而燕人至晉氏遂淪於左衽。豈非諸夏之禮。其亡有漸乎。趙居二寇之間。或逆或順。不若燕魏之甚也。故其禍有淺深。論者或謂紹威誅牙軍以弱魏。而全忠無後顧之慮。因以篡唐。夫唐與魏離亦久矣。牙軍適足亂魏而已。豈能為唐室之輕重乎。集覽。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為此錯也。今俗謂事差誤亦曰錯。魏博藩鎮所部有州六。縣四十三。今羅紹威謂合此州縣中鐵。亦作不成這一箇大錯。蓋自悔前所為大差也。

九月。梁王全忠攻滄州。劉仁恭救之。

全忠以幽滄湘首尾為魏患。欲先取滄州。引兵度河圍滄州。劉仁恭救之。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臂曰。一心事主。得兵十萬。軍于瓦橋。畏汴軍彊不敢戰。城中食盡。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為之緩攻。

楊渥取洪州。

楊渥遣秦裴將兵擊洪州。軍于蓼洲。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鍾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耳。若帥眾守城。不可猝拔。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破寨執楚。遂圍洪州。拔之。

楊崇本攻夏州。

質實

夏州。注見唐明宗長興四年。

書法

崇本之降全忠也。嘗自去其賜姓名矣。既而討全忠。則復其舊焉。綱目亦以李繼徽書之。而予之以討。以其未忘李氏也。此其復書楊崇本何。削之也。君弑賊不討。而內自相攻。知有李氏者。不如是矣。故削之。而下書人。

○冬十月。王建立行臺。

王建始立行臺於蜀。建東向。舞蹈號慟。言曰。自大駕東遷。制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李晟鄭畋故事。承制封拜。仍以榜帖告諭所部。

李克用遣兵攻潞州。

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數百輩。李克用恨其反覆。未之許。存勗諫曰。天下之勢。歸朱温者什七八。自河以北。能為温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不與之併力。非我之利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為然。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則可以解圍。於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仁恭遣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周德威李嗣昭等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梁王全忠遣劉知俊救夏州。邠人大敗。

夏州告急於全忠。全忠遣知俊等救之。崇本將六鎮之兵五萬軍于美原。知俊等擊敗之。乘勝攻下鄜延等五州。西軍自是不振。

集覽

美原。耀州美原縣。屬京兆府。今安西路輝州。古耀州也。

質實

一統志云。

梁王全忠以高季昌為荆南留後。

武貞雷彥恭屢寇荆南。留後賀瓌閉城自守。朱全忠以為怯。使季昌代之。

十二月。昭義節度使丁會降于河東。梁王全忠引兵還質

實

昭義節度注見周報
王五十三年上黨

初昭宗凶計至潞州。會帥將士縞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會舉軍降之。李克用以嗣昭為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凌虐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恩。誠不忍其所為。故來歸命耳。克用厚待之。位於諸將之上。全忠將攻滄州。聞潞州不守。引兵還。芻糧山積。命悉焚之。在舟中者鑿而沈之。劉守文使遺全忠書曰。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為煙。沈之為泥。願乞所餘以救其命。全忠留數困以遺之。滄州賴以濟。

書法

會全忠所舉也。外降矣。書官何。予會也。先是昭宗凶問至潞。會帥將士縞素流涕。及嗣昭攻潞。會有梁王陵虐唐室之言。則知有唐室者也。當是時能如會者鮮矣。故書官予之。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十三

吏部尚書加二級 臣 宋 犖 謹 奉

敕校刊

										<p>御批通鑑綱目卷五十三</p>
--	--	--	--	--	--	--	--	--	--	-------------------

